

总第56期

2

1957

中国語文

1957年2月号(总第56期)目录

本刊常务編輯委員、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主任赵卓同志于1957年2月10日下午4时20分因腦溢血症在北京海淀医院逝世，享年41岁。2月15日在嘉兴寺公祭后已安葬于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

关于赵卓同志的生平事迹，本刊下期發表。

本刊編輯部

北京話里究竟有多少音節？

—— 一个初步的調查統計 ——

刘澤先

一

要想知道北京話里有多少音节，都是哪些，本来是很簡單的事。打开字典，翻一翻，数一数，答案也就出来了。

可惜我們还沒有一本合适的字典或其他材料替我們解答这个問題。有些大字典或参考材料是以北京話作中心內容的，可是这些字典和材料都是老掉了牙的。不是里面攙杂着大量北京話里实际上不說的、沒有生命的成分，就是許多北京話的活語音里根本找不到的。經过一番徹底整理过的可靠材料，现在还沒有。

卽使有了比較全面而又可靠的材料，还得有合理的統計方法。哪些算是一个音节，哪些不算，在文字改革方向已經明确了的今天，也应当用新的看法从新考虑一下。

这个問題很重要。我們在討論汉語的时候，不管是在文章里还是在談話里，不是常常提到北京話里有多少多少个音节嗎？旣然过去的材料并不能充分反映現代北京話的实际，而且过去的統計方法也并不見得合理，大家提来提去的这个数目字就很成問題了。

我們的普通話旣然以北京語音作标准音，那么，了解北京話里的音节对于研究普通話和設計拼音文字来說，就更加特別重要了。尤其是对于拼音文字的設計，如果我們对北京話里的音节了解得不够，設計就难免帶有片面性。

为了解答这个問題，我搜集了一些材料，作了一些实际調查工作。自然，作得还很不够。我虽然是北京人，这些年来对于現代北京話的研究兴趣也很濃厚，可是对北京話的了解还是很差的。所以，尽管这次对过去的材料总算是澈底整理了一下，可是这整理也只是初步的、粗糙的。

根据整理的結果，我列了兩張表（見 4—7 頁）：一張是"非儿化音节表"；另一張是"儿化音节表"。每一个不同的音节，差不多我都举了一个例子列在表里了。

二

現在讓我說明一下这兩張表。

（1） 完全根据地道的北京話。化学家要想研究一种化学物質的时候，总要把这种化学物質提煉得非常純净，用这种純度接近 100% 的化学物質作对象来研究。研究一个地方的語言，也完全有同样的必要。所以，我这个調查研究的对象都是生長在北京城里的人所說的地道北京語音，并不排斥北京土話。

有好些个字北京人有比較特別的念法。这些念法，說它們都是土音也好吧，不过它們旣然是北京人都这么說的，它們也都应当算是北京話的正式音节才合理。这种例子很多，这里光挑跟音节統計有关系的介紹一下：

这——zhe`；zhei`；zhar`（这儿）

那——na`；nei`

哪——naˇ; neiˇ; naiˇ

弄——nungˋ; nengˋ; nouˋ

娘——niangˊ; niaˊmer° (娘們儿)

塞——sai¯; sei¯

慢——manˋ; maiˋmar¯de° (慢慢儿地)

蝶儿——huˋdierˇ (蝴蝶儿); huˋtierˇ (蝴蝶儿)

只——zhiˇ; ziˊjau°sh° (只要是)

凳儿——banˇdengrˋ (板凳儿); banˇtengrˋ (板凳儿)

朵——erˇduo° (耳朵); erˇtuo° (耳朵)

朵儿——jiˋduorˇ (一朵儿); jiˋtuorˇ (一朵儿)

明——mingˊtian° (明天); miarˊge° (明儿个)

个儿——gorˋ; ziˋgorˇ (自个儿)

衕——tungˊ; huˊtungrˋ (胡同儿)

狗儿——hiauˊgourˇ (小狗儿); hiauˇgourˊde° (小狗儿的)

壁——biˋbauˋ (壁报); gieˋbierˇ (隔壁儿)

妇——fuˋnyˇ (妇女); hiˊfer° (媳妇儿)

我这样作,完全沒有要求大家都說一口北京話的意思;也沒有提倡北京土話的意思。更不能說明我主張拼音文字要拼写北京土話。

北京土話跟普通話自然是有許多差别的,可是严格的界限却很难划分。差别多半在詞儿的选擇和用法上,很少是在音节上。而且,很多北京土話的音节已經跟普通話打成一片了,例如"甭"字、"这(zheiˋ)"字等等,現在很难說它們算在哪一类里。

按照我的看法,我們虽然幷不提倡北京土話,可是我們的拼音字母应当可以表达任何北京話的音节,包括土話的在內。这幷不是什么难事情,旣用不着多增加什么新字母,也用不着規定出一大堆特别写法,只要設計的时候考虑得全面一些就行了。

我不主張文字一拼音化就要拼写許多北京土話。可是,当我們有必要拼出某些北京話里哪怕是土話音节的时候,应当沒有困难。如果一套以北京語音作标准音的拼音字母方案連这一点都应付不了的話,那么,我們未免太低估拼音字母的能力,——至少是沒有充分利用拼音字母了。

为了跟以下所討論的某些音节区分开,我們把这些沒有什么問題的音节,包括土話的音节在內,算作A类的。

(2) 完全根据活的語言。只要是大家說得着的語音,这表里都尽量收进去。知識分子的文言詞儿,像"参差"的"参(cen¯)",不要。"悬崖勒馬"的"崖",北京人念 jaˊ,不念 jaiˊ,这个 jaiˊ 就不要。只用于人、地名等的語音,光取大家知道的,例如"那(na¯)"字,大家都知道,北京过去还有过一个相当有名的"那家館儿"(飯館子);又例如,"岑(cenˊ)"字大概是連闊如同志說書說的,很多人都知道"岑彭"这个人,所以这兩个音都收进去了。

普通字典里都有好些字的音是北京人說不着的。这些音算是B类的,表里画着Ⓑ来表示。我个人認为,这些音节是沒有生命的,不应当算是北京話的音节。

(3) 幷不輕易信賴文献。从来大家研究問題都引經据典,找許多文献作根据。但是我这次主要是靠調查。

自然,参考一下文献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文献上所記載的,只有跟实际北京話核对証

据以后，才列在表里。沒有一个音节是不根据实际北京話而單純根据文献的。

例如，陆志韋先生的《北京話單音詞詞彙》第58頁和第236頁上分别有这兩个詞儿：

angˇ——白×了好些錢。

tengˋ——沒人催，就×着。

但是我調查的結果指出，这兩个詞儿很成問題。前一个詞儿大家根本不懂，后一个詞儿北京人不說，可是說 tenˋ，意思倒是跟陆先生的用法相吻合的。

陆先生的材料是很可靠的了，可是在这种情形下这样的詞儿也只好保留下来，等进一步調查之后再作結論。这些音节也暫时幷在 B 类里，在表上用Ⓑ表示。

(4) 有些說法，我們可以預料它們不久会死亡掉，但是現在还活着。

像"賀儿"这个詞儿，多半是在打牌、支骰子、玩"升官圖"、行酒令之类的場合里說的。今后这些玩法肯定地要少下去了。可是，它的死亡还是將来的事。

又例如"小奶奶儿"、"小太太儿"之类的称呼，不管过去是平常的称呼还是帶有侮辱性的称呼(大家習慣不同)，反正現在是不大說了。可是大家都懂，也不是絕对不說(特别是提起往事的时候)，所以它們虽然手脚已經凉了半截，可是气还沒断。

这些音节，我們都承認它們的存在(屬于 A 类)。

(5) 有許多字我写不出来，字也許有，只是我不会写。我也沒下工夫去找，因为我認为那幷不太必要，幷且很可能会白費半天工夫而找不着。就是眞找着了，我也沒有能力判断它們正确不正确。即使正确，可能写出来大家也不認得。像这样的音节，我在表里都划了个×来表示。这样的音节有：

chaiˇ——豆子、棒子之类的东西压成的粗渣儿叫作 chaiˇz°。大家都知道北京街上有好些卖 douˋcharˇgau¯ 的。

duiˇ——互相抵消的意思。折賬可以說 duiˇzhangˋ。

gaˋ——gaˋjau°，压着挠搖，幷且还出声儿。也可以当"磨洋工"講。

lai¯——buˋlai-dai¯，"不錯"的意思。例如："这玩艺儿倒 buˋlai-dai¯。"

laiˇ——"用繩子 laiˇ 上点儿。"

leng¯——"leng¯ 他一棍子"。

gaiˊ——gaiˊle°，往自己处儿摟。

zen°——"多 zen° 来的"？

teng¯——"包子 teng¯ 热了再吃。"

fo°——hiˋfo°，精致、細的意思。

tenˋ——"快点儿走吧，别 tenˋ 着啦！"

tuanˇ——哄着、順着人家的意思。

还有許多字的写法不見得正确，但是那幷不重要。我的目的只是說明北京話里有这么一个音节，能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字的写法对不对是次要的事。可是我也幷不随便乱写，总是不定哪本書上有这样写的，我才抄了来，只是我沒有下工夫去考証罢了。

(6) 表里列了許多拟声的或語气的音节，用C表示着。例如，汽車喇叭声的 by¯ 或 dy¯；放槍声的 tiaˋ、biangˋ 等；拍东西声的 bia¯、pia¯ 等；飞馳而过的声音 rou¯；东西掉在水里的 dungˊ；猫叫声的 miaur¯；撕东西声音的 cerˇ；还有一些語气詞："去你的 bou¯！"；"是 rha¯！"；"ouˊ，眞的嗎？"；划拳的 ceiˋ、ceiˊ、ceiˇ 等等。

事实上，这类音节有許多我們都沒有法子用文字正确地表示出来。四、五个声調更不够用。

北 京 話 非 儿

声母 / 音节 / 韵母			b	p	m	f	d	t	n	l
			ㄅ	ㄆ	ㄇ	ㄈ	ㄉ	ㄊ	ㄋ	ㄌ
a	ㄚ	阿CC阿C	八拔把罢巴	趴爬 怕趴	媽麻馬罵媽	發法法珐法	搭达打大打	他E塔踏踏	那拿哪納拿	拉旯喇辣拉
ai	ㄞ	哀捱矮爱挨	掰白百敗掰	拍牌排派派	埋买卖卖		呆E歹代呆	胎台 太太	奶E奶奈奶	×来×赖来
an	ㄢ	安Ⓑ揞暗安	般E綁棒綁	潘盤 判盤	慢瞞滿慢瞞	番凡反飯翻	丹E胆旦担	貪談坦炭談	南唵难难	爛藍懶爛爛
ang	ㄤ	骯昂Ⓑ盎	邦E綁棒綁	乓旁耪胖耪	忙忙莽 忙	方房仿放方	当E党蕩当	湯唐倘燙燙	囔囊攮齉囔	啷郎朗浪啷
au	ㄠ	熬敖襖奥熬	包雹保抱包	抛袍跑泡跑	猫毛卯冒摸		刀倒島到道	掏逃討套萄	撓撓惱鬧鬧	撈劳老烙撈
e	ㄜ	阿額惡餓餓					ㄉ德 得	ㄊ 特特	ㄋ C	勒 乐了
ei	ㄟ	ㄟCCCC	杯E北貝貝	胚陪 佩陪	妹媒每妹妹	非肥匪費飞	逮E得的逮	太	奶E哪内奶	勒雷壘类勒
en	ㄣ	恩C 摁摁	奔E本笨本	噴盆 噴噴	悶門 悶悶	分坟粉份分	揨揨	××	嫩 哪嫩嫩	
eng	ㄥ	ㄥCCCC	崩甭綳蹦蹦	烹朋捧碰碰	曚盟猛夢蒙	丰逢唪奉縫	灯E等瞪等	×疼 Ⓑ×	能 弄弄	×棱冷愣愣
i	ㄧ·(ㄦ)	衣宜乙亦意	逼鼻比必比	批皮匹屁劈	眯迷米密米		低笛底地弟平	踢提体替踢	Ⓑ尼你逆你	哩离李力力
ia	ㄧㄚ	压牙亞軋軋	C CC	C CC			C	C	娘	E倆 倆
iai	ㄧㄞ	Ⓑ								
ian	ㄧㄢ	烟言眼硯驗	边E扁变边	偏便諞片騙	緬棉免面面		掂E点电点	天田忝搽天	蔫年捻念念	連連臉練練
iang	ㄧㄤ	央羊养样痒	C CC	C CC			C CC	C C	娘娘 釀娘	亮良兩亮亮
iau	ㄧㄠ	腰搖咬藥咬	标E表鰾裱	飄嫖漂票漂	C苗秒妙妙		刁 Ⓑ	挑条挑跳跳	CE鳥尿尿	撩Ⓑ了料料
ie	ㄧㄝ	耶爷也夜爷	憋别癟彆憋	瞥E撇Ⓑ撇	C 灭灭		爹碟 蝶爹	貼E鉄帖鉄	捏茶 鎳捏	咧E咧列咧
in	ㄧㄣ	因銀引印引	宾 Ⓑ殯併	拼貧品聘品	民敏				您你 您	林檁吝淋
ing	ㄧㄥ	英迎影硬蝇	兵甭丙并冰	乒平 聘平	名Ⓑ命命		丁E頂定釘	听亭挺听听	宁擰佞擰	零領另領
io	ㄧㄛ	CC CC								
iu	ㄧㄡ	憂尤有又由			Ⓑ		丢 丢丢		妞牛扭謬扭	溜留柳六溜
o	ㄛ	ㄛCCCC	玻博跛簸簸	坡婆笸破婆	摸摩抹末么	ㄈ佛 Ⓑ×				
ou	ㄡ	欧C偶嘔嘔	C CC	剖Ⓑ剖 剖	謀某Ⓑ謀	ⒷⒷ否Ⓑ	兜E斗豆豆	偷投Ⓑ透透	Ⓑ 弄弄	瞜楼簍漏瞜
u	ㄨ	汙無五勿誤	不醭补布补	扑菩普鋪鋪	模母木目	夫扶府父腐	督毒賭度渡	秃圖土兔吐	奴努怒努	噜爐鹵路噜
ua	ㄨㄚ	挖娃瓦袜娃								
uai	ㄨㄞ	歪E舀外歪								
uan	ㄨㄢ	弯丸晚万弯					端E短段端	Ⓑ团×Ⓑ团	E煖 煖	乱乱卵乱乱
uang	ㄨㄤ	汪王往忘往					C C	C C		
ui	ㄨㄟ	威危委未位					堆E×对兑	推E腿退推		
un	ㄨㄣ	溫文吻問問					敦E躉盾燉	吞屯Ⓑ褪吞	嫩Ⓑ 嫩嫩	掄輪 論掄
ung	ㄨㄥ	翁 Ⓑ甕					冬C董动动	通同統清通	濃农 弄弄	C隆攏 哢
uo	ㄨㄛ	窩E我臥握					多夺朵惰躲	托馱妥唾托	挪Ⓑ懦挪	囉罗裸洛落
y	ㄩ	迂于雨玉于					C		E女Ⓑ女	理驢吕律理
yan	ㄩㄢ	寃元远院怨							虐	ⒷⒷ乱
ye	ㄩㄝ	曰 月約								略E掠略略
yn	ㄩㄣ	暈云允运运								掄淋 淋
yng	ㄩㄥ	雍E永用用								

化音节表

g	k	h	z	c	s	zh	ch	sh	r
ㄍ·ㄐ	ㄎ·ㄑ	ㄏ·ㄒ	ㄗ	ㄘ	ㄙ	ㄓ	ㄔ	ㄕ	ㄖ
旮嘎缶×嘎	咖E卡C揩	哈蛤哈　哈	匝杂　子砸	擦E礤C擦	撒E洒薩洒	扎閘眨乍炸	叉査蹅岔査	沙E傻煞沙	C　CC
該×改丐改	开E凱慨开	咳孩海害害	灾E宰在在	猜才采菜猜	腮　賽賽	摘宅窄債擇	拆柴×Ⓑ拆	篩E色晒色	
干E敢幹幹	刊E砍看看	憨含喊旱喊	簪咱攢贊攢	参殘慘粲殘	三E傘散散	沾E展佔沾	攙饞产懺攙	山E閃善扇	然然染　然
缸戇岡杠杠	康扛Ⓑ抗扛	夯航　提絎	贓　Ⓑ葬葬	倉藏駔　藏	桑E嗓丧	章E掌丈仗	昌常廠唱尝	商E賞上上	嚷瓤壤讓嚷
高E稿告搞	ⒷE考靠考	蒿毫好号号	遭鑿早造鑿	操曹草肏操	搔E扫臊扫	招著找兆找	抄潮吵鈔吵	稍勺少紹燒	饒扰繞繞
哥革葛个哥	科咳可客客	喝和　賀荷	則　仄則	册	澀　澀色	遮折者浙着	車E扯撤撤	賒舌舍社舍	热E惹热热
哥　給哥哥	摳　摳	黑C黑CC	子賊　子子	CCC捽捽	塞　塞	这		誰	
根哏艮艮跟	E肯揹啃	很痕很恨恨	ⒷE怎这×	Ⓑ岑	森　訴	眞E枕振鎮	嗔辰碜趁碜	申神审愼愼	人忍刃人
耕E梗更更	坑　Ⓑ　坑	哼恒　横哼	增　贈	噌層噌蹭蹭	僧	争E整正症	撑成逞秤撑	生繩省胜省	扔仍扔Ⓑ扔
基及己計計	七其起气气	西習洗細西	姿只子自子	疵詞此次詞	司E死四撕	之直止至直	吃池尺赤吃	失十史士事	日　日日
加夾甲架加	掐卡卡恰掐	瞎匣　下下							
尖E簡見見	千前淺欠錢	先閒險現現							
江E講匠匠	槍爿搶嗆搶	香詳想向想							
交嚼角叫較	敲乔巧俏敲	消学小笑消							
皆节姐借姐	切茄且妾切	些斜写卸写							
今E紧近巾	亲勤寝吣亲	心寻Ⓑ信心							
京E井竟凈	青情請庆情	星形醒性星							
究E九就究	秋求糗　求	休E朽袖修							
勾E狗够够	摳E口扣口	齁猴吼后候	鄒E走奏走	凑凑	搜E叟嗽嗽	周軸肘宙州	抽仇丑臭抽	收熟手受手	C柔　肉揉
姑骨古估骨	哭E苦庫哭	乎胡虎互乎	租足祖Ⓑ足	粗Ⓑ　促粗	苏俗　素俗	朱竹主住助	出除楚处楚	書熟署術叔	如乳入如
瓜C寡挂掛	誇E侉跨誇	花华　化化				抓E爪　抓	CE抓踹抓	刷E耍刷刷	弱
乖E拐怪乖	快E擓快擓	怀　坏坏				拽E跩曳曳	搋膗揣踹踹	衰E甩帅甩	
官E管貫管	寬E款　寬	欢环緩換換	鑽E纂攥鑽	攛攢　竄攢	酸　Ⓑ算算	專門轉賺轉	川船喘串穿	閂　涮涮	軟Ⓑ軟　軟
光E广逛逛	筐狂　况誆	荒黃恍晃晃				莊E奘狀裝	窗床闖創闖	双E爽双爽	
规E鬼貴鬼	亏魁傀愧亏	灰回悔会諱	堆E嘴最堆	崔　Ⓑ脆催	虽随髓碎碎	追　綴追	吹垂　Ⓑ吹	誰水睡水	Ⓑ蕊銳銳
E滚棍滚	昆E捆困捆	昏魂混混混	尊E撙俊撙	村存忖寸寸	孙E損Ⓑ孙	準E准Ⓑ	春純蠢　椿	純Ⓑ順順	Ⓑ　閏潤
工E鞏共公	空E孔控控	烘紅哄閧哄	宗E总縦宗	匆从　匆	松悚慫送送	中E腫众种	充虫寵衝充	Ⓑ	容氄　容
鍋国果过过	闊　括闊	豁活火或活	作昨左坐坐	搓矬Ⓑ措銼	縮索所Ⓑ縮	桌濁　濁	戳　触触	說　朔說	挼　弱弱
居局举具举	屈渠取去去	須徐許序序							
捐E捲卷捲	圈全犬券圈	宣玄选鏇鏇							
撅决蹶倔撅	缺瘸　却雀	靴学雪穴学							
軍E窘峻窘	群　裙	熏巡　訓熏							
ⒷE窘　窘	Ⓑ穷Ⓑ　穷	兄雄　Ⓑ雄							

北 京 話 儿

韵母 \ 音节 \ 声母			b ㄅ	p ㄆ	m ㄇ	f ㄈ	d ㄉ	t ㄊ	n ㄋ	l ㄌ
angr	ㄤㄦ		帮E膀棒	胖旁 胖	忙忙	方房 方	当E擋档当	湯堂 趟躺	囊	狼 浪
ar	ㄚㄦ	二	八E把把巴		媽E碼 媽	法法法 髮	打打大	溻E塔 塌	拿哪那	拉兒 兒拉
(air)	(ㄞㄦ)	E矮	白白百	拍牌 派	慢 卖		呆E歹袋袋	胎台 太	奶	
(anr)	(ㄢㄦ)	安 案	班E板半扮	盤 盼	慢E滿	翻煩 飯	單E胆蛋	攤罈毯炭	喃	爛藍懶爛
aur	ㄠㄦ	CE襖	包薄宝报	泡袍跑泡	猫毛茆帽		刀E倒道道	滌桃 套	撓撓腦 鬧	E老落落
engr	ㄥㄦ		繃E綳蹦蹦	澎棚捧碰蓬	朦 猛	風 縫縫	灯E等発等	C 発発	濘	愣棱冷愣
er	(ㄜ)ㄦ	儿兒耳二兒		C	迷	妇	C			C C
(eir)	(ㄟㄦ)		碑 背貝	沛	媒美 妹					泪
(enr)	(ㄣㄦ)		餑哱本 笨	盆 噴噴	門 悶們	分坟粉分分			嫩	
iangr	ㄧㄤㄦ	秧羊仰样样					噹		娘 娘	凉凉兩亮量
iar	ㄧㄚㄦ	鴉芽			明					
(ianr)	(ㄧㄢㄦ)	烟鹽眼燕	边E扁遍边	片 片	棉 面面		顛E点店墊	天甜靦 天	蔫年捻念	連联臉練
iaur	ㄧㄠㄦ	腰窑舀藥	标E表	漂瓢 票	C苗 庙		叼 屌調	挑条挑跳跳	CE鳥尿	撩撩了料料
ier	ㄧㄝㄦ	掖爷 叶掖		E撇	篾		碟蝶	貼E帖	捏	裂
(ir)	(ㄧㄦ)	E尾艺	E壁 避	屁	E米 謎		E底地滴	屜屜	膩	E里粒列
(inr)	(ㄧㄣㄦ)	印								論
ingr	ㄧㄥㄦ	纓营影 蝇	兵E餅病病	平瓶	名 命命		丁E頂定釘	停停挺听听	擰	鈴領令灵
ir	ㄧㄦ	衣姨	秘鼻	劈皮			滴笛	梯蹄	泥	利离
(inr)	(ㄧㄣㄦ)	陰 音								林
iur	ㄧㄡㄦ	悠油友釉由					丢 丢丢		妞牛鈕	溜刘綹溜溜
or	ㄛㄦ		撥脖 餑	坡婆 破婆	摸膜抹末末	佛	C 嘚	C		
(er)	ㄜㄦ	蛾					得 的			乐
our	ㄡㄦ	C					兜E斗豆×	偷头 头		摟楼簍漏
uangr	ㄨㄤㄦ	汪王網 望								
uar	ㄨㄚㄦ	窪E瓦								
(uair)	(ㄨㄞㄦ)									
(uanr)	(ㄨㄢㄦ)	彎玩碗腕玩					E短段	团	E暖 暖	乱 乱
uer	ㄨㄝㄦ									
(uir)	(ㄨㄟㄦ)	味味					堆 对	腿		
(unr)	(ㄨㄣㄦ)	文					墩E盹頓	屯		輪圇論
ungr	ㄨㄥㄦ	甕					东 洞动	童桶同筒		龙隴
uor	ㄨㄛㄦ	窩					多E朵垜躲	托沱朵	挪 挪	鑼 落
ur	ㄨㄦ	屋吳五物物	醭补步步	扑脯譜鋪	E母目	福幅副夫	毒肚肚蠹	秃圖土兔	奴	爐滷路
yar	ㄩㄚㄦ									
(yanr)	(ㄩㄢㄦ)	远园远院院								孿
yer	ㄩㄝㄦ	月月								略
(yr)	(ㄩㄦ)	玉							E女 女	
(ynr)	(ㄩㄣㄦ)	运								
yng	ㄩㄥㄦ	用								
yr	ㄩㄦ	魚語								驢
(ynr)	(ㄩㄣㄦ)	云								

化 音 节 表

g	k	h	z	c	s	zh	ch	sh	r
ㄍ·ㄐ	ㄎ·ㄑ	ㄏ·ㄒ	ㄗ	ㄘ	ㄙ	ㄓ	ㄔ	ㄕ	ㄖ
缸E崗杠	坑	行	脏	倉	E嗓	張E掌賬掌	常腸厂唱場	E晌 尙	瓤 嚷
嘎 嘎		哈	咂杂 杂	擦		渣閘渣这	叉碴衩岔		
盖	开	咳孩海	E崽	E彩采菜	塞	E窄	差E×	E色 色	
肝E杆 幹	龕E坎看看	頇 汗	簪E攢	蚕	三E傘散	嶄站站	攙E鏟顫	山 閃扇	E染
高E稿告	靠靠	好E好号号	遭凿早造	糙槽草	臊E扫	招E找罩照	抄E炒	梢杓少哨	饒 繞繞
E梗 梗	坑	横横 横	曾 甑	層 蹭蹭		睜E整証箏	鐺成 秤	声繩 剩生	扔E扔
			CE子字子	呲詞C刺	絲E死四思	汁姪紙治址	吃匙齿翅	实食 事	
		黑	賊		塞				
根哏 根		E狠				針E枕陣陣	沉 讖沉	身神嬸 身	C人 刃人
漿E講將	腔牆搶	箱E响向相							
家 架家	掐								
尖E茧件	签錢前縴錢	鲜閑險綫							
嬌E角轎脚	鍬桥雀竅鵲	消E小笑消							
阶节姐借节	茄	些鞋 歇							
E几記計	E起气气	E喜細							
E紧劲		信							
經E井鏡晴	清情請磬	星形醒姓性							
鷄急	七旗	西蓆 西							
今	亲琴 琴	心							
鬮E酒救究	鍬球	休E宿袖							
歌格各个哥	科壳可容壳	喝盒 賀和	則	厕厕	澀	摺褶	車E扯 扯	舌 設	热 热热
鉤狗狗够勾	摳E口扣口	齁猴 后候	E走 走	凑凑	飕 擻嗽	周軸肘咒	仇丑臭抽	熟手瘦手	C揉 肉揉
光 挄	筐 框框	荒黄晃晃晃				莊 撞撞	窗床 床	双	
瓜 挂		花滑 話画				抓E爪		刷E耍	
乖	快 塊	怀							
官E管罐关	寬E款	欢环 換	E纂鑽	氽攛	酸 蒜	磚 轉撰	穿船 串		軟E軟
E鬼櫃	亏	灰回会会会	堆E嘴罪		碎碎	錐 墜	吹錘	E水睡水	E蕊
E滚棍滚	E捆 捆	婚魂 混		村 寸	孙	E準	春唇	順	
工E拱拱訟	空 空	轟紅	宗E总	葱	松E慫送送	盅E种重重	虫 虫		容 絨
鍋E果过蝈	闊	活活火貨伙	撮咋撮座坐	搓矬 錯搓	縮E鎖	桌	戳	說	
箍E股 故	苦 褲	唿壶虎戶戶	租卒祖	粗 醋	酥 賸苏	珠E主柱蛛	齣橱杵处	叔E鼠数数	褥褥
E捲卷	圈 圈	旋 楦							
角	缺	学雪血血							
	E曲趣蛐	蓄婿							
句拘									
	穷	熊							
駒橘	蛆	鬚							
	群								

例如，小看人或表示不相信的那种从鼻子里哼出来的声音就不好办。在公共場所里表示不满意的摩擦声写成 sh-、sh- 也只是凑活。赶大車的人嘴里打的嘟噜，也不好处理。

我們要不要單为这些声音安排一些字母或声調符号呢？显然是不必要的。我認为，我們利用原有的字母尽量来表示它們就够了，能表示得多么逼眞，就表示得多么逼眞。

也因为这个理由，有几个用注音字母可以表示出来而《汉語拼音方案草案》修正第一式表示不出来的音节就删掉了，例如：放槍声的 ㄎㄧㄚˋ；表示某种态度的（几乎各种声調的）ㄝ 等。

（7）在語言里，有时候两个常常連在一起說的音节拼合成一个新的音节。如果北京人在字眼咬得很清楚的时候也說这个新音节，那么，这新音节似乎是应当被承認的。

“不用”拼合成“甭”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这个字北京人念 bingˊ 或 bengˊ。

另外一批例子是：

“这么”：zhenˋmo°⟶zhemˋ
zenˋmo°⟶zemˋ
“那么”：naˋmo°⟶namˋ
nenˋmo°⟶nemˋ
“哪么”：nenˇmo°⟶nemˇ
“怎么”：zenˇmo°⟶zemˇ
“我們”：woˇmen°⟶womˇ
wanˇmen°⟶wamˇ
“你們”：niˇmen°⟶ninˇ men°⟶nimˇ
“他們”：taˉmen°⟶tamˉ
“咱們”：zanˊmen°⟶zamˊ

这 11 个新音节，因为表里不便于安插，所以沒有列上。

还有一类例子是跟語气音节拼合在一起的。拿“吃飯了！”这句話作例子来說吧，“了”跟語气音节拼合的結果就有种种新的音节“啦”、“嘍”、“嘞(lei)”等产生。显然：“吃飯啦！”是“吃飯了 a!”拼合的結果；“吃飯嘍！”是“吃飯了 ou!”拼合的結果；“吃飯嘞！”是“吃飯了 ei!”拼合的結果。

北京人常常这样招呼人：

小王儿 eiˉ！　小王儿 aˉ！　小王儿 aˋ！　小王儿 eiˋ！　小王儿 a°！　小王儿 ei°！

在某些称呼里，这类的語气尾巴就跟前面拼合在一起了（这种变化跟后面所說的声調变化常常使人想起“呼格”这个名詞来）。下面是一些常听到的例子：

“奶奶”：naiˇnai°⟶naiˇneiˉ
“哥哥”：geˉge°⟶geˉgeiˉ、geˉgeiˋ、geˉgaˋ
“嫂子”：sauˇz°⟶sauˇzeiˉ、sauˇzeiˋ、sauˇzaˋ
“聾子”：lungˊz°⟶lungˊzeiˉ、lungˊzeiˋ、lungˊzaˋ
“傻子”：shaˇz°⟶shaˇzeiˉ、shaˇzeiˋ、shaˇzaˋ
“卖报的”：maiˋbauˋde°⟶maiˋbauˋdeiˉ、maiˋbauˋdeiˋ、maiˋbauˋdaˋ
“打鼓儿的”：daˊgurˇde°⟶daˊgurˇdeiˉ、daˊgurˇdeiˋ、daˊgurˇdaˋ

乍一看，这些不应当算是正式的音节，可是，由于下列原因，我还是把它們列在表里了：

（a）如果承認“甭”、“啦”、“嘍”等的資格，那就沒有充分的理由否定这些的資格；

（b）它們在北京話里是清清楚楚地独立存在着的。

所有以上談到的拼合而成的音节，都算是D类的。

（8）外来語　外地話像南方話“揩油儿”的“揩(kaˉ、ka°)”，已經是北京人很常說的了，这样的音节（不多）自然算在北京音节之內。

外国的外来語北京人說的当然不少，可是都用原有的北京音节說了出来，只有“卡(kaˇ)”、“咖(kaˉ)”“特(to°)”等少数可能是原来北京人不大說的。Valve 北京工人說成“waˊler°”，完全北京化了。所以，外来語在目前对北京話音节的統計还沒有什么大影响。

（本节完，3—6 节全文下期續完）

北京話音位問題商榷

史存直

音位学可以看做語音学里面的一个特殊部分，也可以讓它脫离一般語音学而成为一門独立的科学。它虽然也拿語音作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方法却和一般語音学不同，不重在分析，而重在綜合。語音在一方面和一般的声音一样，是客观的存在物，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和一般的声音不同，要通过主观意識来起表达作用，所以又牽涉到心理方面。心理作用在語音中的主要成果是使語音"类化"，即使声音明显分为若干类。和人类对于千差万別的事物加以概括抽象而構成若干种概念相类似，有声語言在历史發展过程中受心理作用的影响，自然也讓它的"外壳"声音形成为若干种音类。一个概念可以代表許多同中有异的具体事物，和这相类似，一个音类也可以代表許多同中有异的具体声音。如果声音不分类，而互相攪混，就不能作为語言的外壳来起表达作用。这样說来，我們研究語音就必須联系到它的表达功能，一面注意不同音类之間的差异性，一面注意同一音类內部的共同性。因此，研究語音应該有分析也有綜合。單注意分析是不够的。

語音学的發展历史也和其他科学一样，在开始阶段多注意分析而少注意綜合，于是往往就流于片面分析。直到近几十年来才有人注意到片面分析的毛病，从事研究語音的綜合一面，即联系到語音的表达功能来研究語音的分类問題。这就是所謂"音位学"。音位学虽然很重要，可是因为成立年代不久，还有好多問題悬而未决，同时因为綜合必須全面考虑問題，所以不像分析那样容易，因而这門科学虽已成立，却不如一般語音学那样普及。在中国，不但还沒有音位学的專書，就連短篇論文也还很少。前年从田恭先生的連載文章《語音学常識》里，我知道了傅懋勣先生在这方面很有研究，有手稿尚未發表，就很希望能得到一讀的机会。《中国語文》1956年5月号上發表了傅先生的《北京話的音位和拼音字母》一文，我就即刻拿来細讀了一番，覺得里面头緒紛繁，一时頗难得要領。后来又拿出来再讀，才找到了头緒紛繁的原因，并發現其他二三値得商榷的問題，現在提出来向傅先生和語言学界諸同志請教。

× × ×

傅先生的文章所以令人感到头緒紛繁，一时难得要領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把兩种不同的系統交織在一起了：一方面他企圖用元音輔音的系統来談北京話的音位，另一方面他又按声韵調的系統把北京話的音节結構夾在音位問題中間来談。这样一来，自然就要使人一时找不着头緒了。傅先生的文章分为兩部分：第一部分談北京話的音位，第二部分談拼音字母。在第一部分傅先生一开始就总提一句："北京話有19个輔音音位，52个元音音位"。我順着文章往下找，在"(一)輔音"这一項中找19个輔音音位倒不困难，可是在"(二)元音"这一項中找52个元音音位就大費了气力。傅先生在这一項中只在談了 i u y a ɤ e 这六个基本元音之后交代了一句："这六个基本元音形式各通过四个声調实現区別詞和詞的形态的功能，因此，它們構成了24个元音音位。"再往下看，我一直沒有找到关于另外28个音位的交代。后来前后反复查对，根据第二部分后面的表格，我才知道傅先生把卷舌元音也算在元音音位里了。但是在第一部分"(二)元音"項下，傅先生所安排的下位項目乃是："(甲)基本元音形式和不卷舌的單元音"，"(乙)不卷舌的复合元音"，"(丙)卷舌元音"，"(丁)元音音位的变体"。照这样安排，在"(丁)元音音位的变体"一項中似乎就应該把所有音位的变体說清了，可是傅先生并沒有那样做，只在該項中說明了 a ɤ e i u 这几个元音的变体，而且夾杂的談到声調。在"(二)元音"一項之后，接着还有"(三)韵母"。由此可見在傅先生的头腦中实在是讓元音輔音系統和声韵調系統交織在一起，并沒有明白把它們分开。这从第一部分末尾的总結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北京話共有19个輔音音位，52个元音音位。从音节結構分析，有18个声母，231个韵母"。

研究音位和音位系統，通常固然是按照所謂音素即元音輔音系統来分別音位的多，但为了照顧汉語語音特点，我認为也不妨按照声韵調系統来划分音位。赵元任早在二十多年之前就已指出按声韵調系統来划分音位并無不可，① 不論是采取元音輔音系統或采取声韵調系統，如果不讓兩种系統攪混在一起，划分出来的音位都比較簡單明了。例如現在很多人研究拼音方案，都說汉語的音位一共有30个或31个。这当然是按元音輔音系統划分的，如果按声韵調系統来划分，我認为注音字母就可以作为这一系統的代表。用注音字母拼北京話，使用21个声母，17个韵母，一共也只有38

① 見赵元任《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載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四卷第四分册。

个音位。(無論就哪种系統来說，調类都可以另算，理由見后。)可是傅先生把兩种系統攪混在一起，而且把声調(字調)当作元音的屬性，讓它附在元音上，再加上卷舌元音，于是就得到一个数目惊人的結果。音位学的主要目的原在把复杂的語音加以綜合整理，概括为数目不大的音类，以便于掌握。照傅先生这样把北京話的音位划分得这样煩瑣，我深怕会發生一种不好的作用，使人們不敢再学習普通話或鑽研北京話的音位系統了。

以傅先生来說，当然不会不知道元音輔音系統和声韵調系統是应該区别开来，不能攪混在一起的。但事实上傅先生却把兩种系統攪混起来了。傅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照我推測，其原因或許不出兩端：(一)傅先生長期研究汉語語音，習惯于声韵調系統，感覚談汉語語音宜采用声韵調系統。但是当前为了結合汉字改革問題来談汉語音位，就必須考虑到拉丁字母原为音素字母，因而有改用元音輔音系統来談汉語音位的必要，于是就把兩种系統都写了出来。(二)傅先生本意是要用元音輔音系統来談汉語音位，但是感到为了說明音位变体的方便，有把声韵調系統附帶列出的必要，所以就在談元音輔音的时候，把声韵調也开列了出来。这兩种原因不論哪一种是眞正的原因，我認为都还值得商榷。如果前一个原因是眞正的原因，那我們就应該考虑，利用音素字母来談汉語音位的时候是否一定就不能采用声韵調系統了呢？如果認为不但能采用，而且宜采用声韵調系統，就不妨仍旧采用。如果認为不能采用声韵調系統，就該把声韵調系統丢开，專就元音輔音系統来談北京話的音位。如果后一个原因是眞正的原因，那我們就可以先把汉語的声韵調开列出来，然后再談音位，或者在音位变体一項中先把汉語的声韵調开列出来，然后再談音位变体；总之，务必要使兩种东西不相混杂。可是傅先生并沒有这样做，而是讓元音輔音的系統和声韵調的系統交織在一起，所以就得出一个数目惊人的总結說："北京話共有 19 个輔音音位，52 个元音音位。从音节結構分析，有 18个声母，231个韵母。"

在这里，我想附帶談一个問題。因为我指出傅先生的結論数目太大，也許有人会向我提出疑問說：把語音概括成为若干音位，是否数目越少越好呢？如果音位的数目越少越好，那么，汉語的語音按元音輔音系統来概括是 30 个或31个音位，而按声韵調系統来概括是 38 个音位，豈不是按元音輔音系統概括好些嗎？对于这个問題，我的理解是这样：元音輔音系統固然可以把汉語語音概括为較少的音位，但是談起音位变体来就要遭遇到更多的麻煩。声韵調系統固然把汉語語音概括为較多的音位，但是談起音位变体来就要方便得多。权衡兩者的得失輕重，我認为后者仍胜于前者。例如"ㄞ"韵的第二个成分，究竟应該看做"i"的变体呢，还是应該看做"e"的变体？同样，"ㄠ"韵的第二个成分，究竟应該看做"u"的变体呢，还是应該看做"o"的变体？"ㄡ"韵的第一个成分，究竟应該看作是"o"的变体，或"ɤ"的变体呢，还是应該看做"e"的变体？…这样的問題如果要列举的話，我們还可以列举很多。可見一定要把所謂"复元音"的韵加以"徹底"分析，分析到所謂"音素"为止，并不見得就是絕对有利的事。原来所謂"复元音"并不是兩个元音的簡單結合，它的后一个成分只不过表示一个动向，是最富于伸縮性的，并不能拿来机械的和普通的單元音相比。正因为这个原故，所以在語音学者当中也就有人不用"單元音"、"复元音"这样的名称，而称之为"静元音"、"动元音"。这倒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我要声明一句，我說划分汉語音位采取声韵調系統胜于采取元音輔音系統，乃是就学理来說的。我并沒有忘記，当我們要借用 a、b、c、d…这套音素字母为汉語拟定拼音方案的时候，就势必要按元音輔音系統把汉語音位概括一下了。可是那也不过是在拟定拼音方案过程中的事，在方案拟定了之后，我們又不妨按声韵調系統来講汉語的音位了。这种情形正和我們在有了拼音方案之后仍可以按声韵調系統来进行汉語語音教学一样。①

× × ×

除了兩种系統相攪混之外，單就元音輔音系統来看，傅先生所划分的音位仍旧比一般人所划分的多得多。这里面有兩个原因：一个是由于傅先生把字調当作元音的屬性，讓它和元音結合在一起，沒有讓它独立，于是元音音位就一下增大四倍；另一个是由于傅先生把所謂"兒化韵"也当作独立的韵类，拿来和平舌韵同等看待，于是就得出一系列卷舌元音。这兩种办法，我認为也值得重新考虑。現在先来說兒化韵。

在北京話的卷舌韵中，有的是本来就卷舌的，有的則是平舌韵經兒化变为卷舌的。我們在研究卷舌韵的时候，必須把本来就是卷舌韵和經兒化变为卷舌的分开来，称前者为本来的卷舌韵，称后者为兒化韵。把本来的卷舌韵当作独立的韵类，那是沒有問題的，可是把兒化韵也当作独立的韵类，那就得愼重了。为什么呢？第一，兒化音普通虽当作一个音节对待，但实际上仍多少帶有"急声为一、慢声为二"的傾向，并未完全成为独立的音节，所以不能和本来就讀为一音节的东西混在一起。第二，从表达功能来看，兒化韵也并未完全独立

① 关于有了拼音方案之后仍可以按声韵調系統进行汉語語音教学，此处不詳談。請参看拙稿《論汉語語音教学的系統問題和順序問題》，載《語文教学》1956 年 10 月号。

为一个音节，因为有很多詞可兒化可不兒化，在意义上并沒有改变；并且有时也可以把"兒"改为"子"。第三，我們現在考虑北京話，不应該把它当作一种孤立的东西来考虑，而应該把它当作汉民族共同語的基础方言来考虑。汉語的許多方言都沒有兒化現象，因而在考虑北京話的兒化韵的时候，就更应該想到兒化韵和平舌韵的对应关系，不能讓它完全独立。第四，按元音輔音系統来考虑汉語的音位，主要是为了要借用a、b、c、d…这套音素字母来拟定拼音方案，旣然如此，我們也就应該想到这套字母里面还沒有單独表示卷舌元音的一些字母，①讓卷舌音完全独立，在拟定拼法上也会遭遇到困难（就这一点来說，連本来的卷舌韵也是一样）。

从上面所說的种种理由看来，可見兒化韵是不宜当作完全独立的韵类，与平舌韵放在一起来談的。照理論来說，它也許只能算是一种半独立的韵，就是說，依情况，有时可以看做独立的韵，有时則不宜看做独立的韵，只宜看做平舌韵的特殊变体。例如，当我們作詩作歌，用兒化韵来押韵的时候，我們就不能不承認它在这时有独立資格。可是当我們为汉語拟定拼音方案的时候，如果要讓兒化韵完全独立，就不見得妥当。

談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急于問我："兒化韵有时不宜看作独立的韵，只宜看做平舌韵的特殊变体"这句話应該如何解釋呢？我的意思是：我們可以从一切卷舌韵（包括本来的和兒化的）中把"卷舌"这个性質抽象出来，用一个字母 r 来表示它。这样，这个字母就变成了所謂"描写性的"字母，它放在任何平舌韵后面，都表示那个平舌韵按一定規律变为卷舌韵。② 照这样，我們就可以把兒化韵和与它相对应的平舌韵仍旧联系起来。例如"罈兒"仍拼做 tanr，不拼做 tar；"糖兒"仍拼作 taŋr，不拼做 tɑ̃r。

傅先生乃至其他同志看了我这样的意見，也許会說我为拼音文字考虑得多，为音位自身考虑得少。这我也并不否認。不过我要声明，这样的办法虽然主要是为拼音文字着想的，但它对于講汉語音位也并無害处。当我們需要單就語音自身来談音位的时候，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把兒化韵当作完全独立的东西来处理，我們只要在平舌韵后面加上 r，掌握住平舌韵变卷舌韵的若干規律，就不至把音位弄錯。反过来，如果不讓兒化韵和平舌韵在字面上發生联系，把兒化韵写作完全独立的东西，有时倒会發生困难。例如 ai、an 兩韵里的 a，本来是和 a 韵里的 a 微有区别的，但因为有前后关系，我們就不妨把它們概括为一个音位。我們可以說 ai、an 兩韵里的 a 和 a 韵里的 a 是同一音位里的兩种变体。当这三个韵兒化之后，如果我們仍旧拼为 air、anr、ar，我們就仍旧能把这些韵里的元音 a 概括为一个音位。但如果認为韵尾 n 和 i 已經失去而要把这些韵一律拼作 ar，就要發生困难。为什么呢？因为靠了 n 和 i 的帮助我們才能看出这个 a 該讀那种变体，現在把 n 和 i 去掉，就使我們無从判断了。很多人都簡單的說 ai、an、a 在兒化之后变为同韵，其实不然。大家不信，試就这些詞来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其間是有区別的了。

耙兒：盤兒、牌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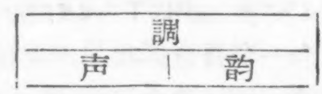
把兒：瓣兒、板兒

啥兒：扇兒、色兒

腦袋瓜兒：官兒

傅先生把声調（字調）当做元音的屬性，認为同一元音音位应当再依声調分开来作为几个音位。声調是否可以認为是元音的屬性呢？声調到底是附丽在整个音节上的，附丽在韵上的，还是附丽在一个音节的主要元音上的呢？如果声調是附丽在整个音节上的，那么，我們随意把它移在一个音节的主要元音上，就必然要引起一些不合适的結果。我認为照傅先生的办法，把声調当做元音的屬性，使元音音位多出几倍，讓人难于掌握，倒还是次要的毛病，主要的毛病是这样一来使音位系統內部發生了齟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讓声調單独附丽在元音上，那么当一个音节含有几个元音的时候，这个音节是否就有几重声調呢？如果說这时候仍只有一重声調，那就并不是每个元音各有一个声調；如果說声調附在主要元音上，那么次要的元音就沒有了声調；旣然沒有声調，那就無法再按声調来分音位了。

原来汉語語音構成以声韵調为三大要素，声韵調之間的关系是：声居前，韵居后，而調則附丽在整个音节上，即：



傅先生机械搬用西洋的語音理論，沒有好好体会汉語語音構成的特点，讓声調附丽在元音上，遂至無意中造成了这样的齟齬。由此可見采用元音輔音系統来处理汉語語音而不愼重考虑汉語語音構成特点，是往往要出毛病的。

我說声調附丽在整个音节上，也許有人会提出"調"和"清音声母"無关的理論来反駁我。那我就要說，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是音位問題，对音位来講，重要的并不是音的客观性質，而是人的主观感覺。只要一

---

① 不仅在厂史發展中形成的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中沒有單独表示卷舌元音的一些字母，就連国际音标中也还沒有这些字母。遇到卷舌元音，只有在相应的平舌元音上加小符号或在后面加所謂"描写性的"字母的办法来表示它。

② 北京話的平舌韵变卷舌韵是有一定規律的。因为許多書里都談到，所以这里就略去不談。

般人都感覚調是附丽在整个音节上的,縱令你用仪器測驗,証明某些声母是沒有声帶振动的,也絲毫不能改变人的主观感覚。我們試看一般人的感覚是否和我所說的相符呢? 我以为是相符的。这从中国的韵書、韵圖、反切法都可以看得出来。古人編纂韵書的方法是: 先按声調分卷,再按韵分部,最后才按声母列出同音字。从这种办法我們不难看出古人分析語音的方法是: 先把声調从音节中分析出来,然后再把剩下的东西分为前后兩段,前一段为声,后一段为韵。而古人的韵圖排列方式則是:

空孔控哭,
江講絳覚,
村忖寸猝,
…………。

从这种办法我們也不难看出古人綜合語音的方法也是: 先把声和韵拼起来,然后再把調附上去。只有在反切中情况稍稍兩样一点,声調是附在韵上的。① 但我們应該想到反切用兩个字切一个字,把声和韵分开,于是就不得不讓声調偏屬于韵的一方面了。

也許有人会問: 这样說来,注音字母把調号标在韵母的右上角,拼音方案把調号标在主要元音上,豈不是也有毛病嗎? 我以为那倒不必那样看。因为把調号标在韵母的右上角或主要元音上,都不过是一种方便,只要我們在理論上不認为調只和韵母有关或只和主要元音有关,在标調的方法上是可以变通处理的。

× × ×

除了讓兩种系統相攙混,讓儿化韵完全独立,讓声調附丽在元音上这几重原因把汉語音位弄得十分复杂之外,傅先生的文章中还有一点也值得商榷。傅先生把ㄐㄑㄒ归并在ㄍㄎㄏ里,認ㄐㄑㄒ为ㄍㄎㄏ的变体。又把ㄜㄝㄛ三个元音合并为一个音位。我認为这些都是有欠考虑的。大家都知道一种語言的音位,構成为一定的系統,而这个系統又是該語言的历史發展的結果。因而研究一种語言的音位系統,就必須联系到該語言的語音演变历史来考虑。在这一点上,傅先生似乎疏忽了。照傅先生的处理方法看来,他似乎是在把出現条件不相冲突的一切音素都尽量归并为一个音位。这样的做法我認为是有問題的。例如傅先生把ㄐㄑㄒ归并在ㄍㄎㄏ里,人家就可以問傅先生为什么不把ㄐㄑㄒ归并在ㄓㄔㄕ里或归并在ㄗㄘㄙ里?② 因为ㄐㄑㄒ和这兩組音也是出現条件不相冲突的。傅先生把ㄜㄝㄛ合并为一个音位,人家也可以問这样合并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必要? 大家都感覚这三个音听起来不相同,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們合并起来呢?

我們应該知道,"出現条件不相冲突"只是归納音位的消極条件或必要条件,并不是归納音位的积極条件或充足条件。消極条件也是应該考虑的,因为如果沒有这个消極条件,就不能防止音位系統內部的混乱。但如果只根据这种消極条件就把几种不同的音合并起来,那显然是不合适的。赵元任在前引的文章中早就指出,在英語中,[h]和[ŋ]总是在不同的地位出現,决沒有互相碰头的可能,可是却沒有任何一个語音学家把这兩个音看做一个音位。可見归納音位只有消極条件是不够的。

一般的說来,一种語言的音位划分必須符合于使用这种語言的一般人的音感。如果要把一般人听着不同的兩个或兩个以上的音合并为一个音位,就必須有历史根据。当然所謂历史根据也还不能濫用,以为我們可以把古代的音位系統和現代的音位系統杂揉在一起。我們只能在不打乱現代語音体系的限度內,根据語音演变历史对現代音位系統作适当調整。例如像注音字母把[ɿ][ʅ]兩个元音合并起来,同用一个字母"ㄭ"来表示它,或者像拼音方案把[i][ɿ][ʅ]三个元音合并起来,同用一个字母"i"来表示它。虽然是把几个不同的音合并了,却沒有打乱現代語音体系,而且有历史根据,所以我們就不妨認为注音字母的"ㄭ"或拼音方案的"i"是一个音位。可是ㄜㄝ兩音就不能这样处理,虽然拼音方案也同样用一个字母"e"来代表这兩个音,我們只能認为这只是拼写上的方便,不能認为"e"就是一个音位。因为就語音演变历史来考察,ㄜ和ㄝ的来源是非常复杂的。大家試想,把[i][ɿ][ʅ]合并为一个音位,对于解釋詩歌的押韵,对于掌握語音演变規律等等方面是有好处的,但是把ㄜㄝ合并为一个音位有什么好处呢? 又例如ㄐㄑㄒ这一組声母,如果純粹按照現代語音的实际情况来划分音位,本是应該作为三个独立的音位的,并不一定要把它們归并到另一組声母里去。如果为了解决字母不够分配問題而減少音位数目,就应該按历史来源把ㄐㄑㄒ分别归并到ㄍㄎㄏ和ㄗㄘㄙ里去,就是說,取消ㄐㄑㄒ的独立性,而把它們按历史来源分屬于ㄍㄎㄏ和ㄗㄘㄙ。这样做对于講古汉語的双声叠韵和詞源都有好处,但是如果完全归并到ㄍㄎㄏ里面,倒反而会使人攪錯了汉語語音的历史关系,是沒有好处的。也許有人会說,讓ㄐㄑㄒ按历史来源分别归并到ㄍㄎㄏ和ㄗㄘㄙ里,就会造成同一讀音而有兩种拼法的結果,很不好。我以为,旣然同一拼法"i"可以随不同情况有不同的讀音[i][ɿ][ʅ],那么为什么就不可以讓不同的拼法在一定条件下表示同一讀音呢? 用不同的拼法表示同一讀音,是否就打乱了現代語音的系統呢? 我以为并沒有,我們只要記注ㄍㄎㄏ或ㄗㄘㄙ在ㄧ、ㄩ前面一律顎化变为ㄐㄑㄒ就行了。

---

① 严格講来也还有問題,因为声母的清濁可以影响到声調,使平上去入再分为陰陽兩类。

② 傅先生在文末曾說: "如果把 ч,q,x 合并到 g,k,h 里…或合并到 ƶ, ꞓ, ş 里…",但仍沒有提到ㄗㄘㄙ。而且卽使提到ㄗ、ㄘ、ㄙ、人們仍可以問傅先生,为什么可以这样任意合并?

談北京話的音位

張　靜

1956年8月頒布的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汉語教学大綱》里，规定在"語音和正音法"一部分中，講授现代汉語标准音的音位問題，我認为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因为我在过去几年的語音教学中，总是听到学生有这样一个反映：北京語音里不同的声音太多了，光一个a音，就分成前a（如ai）、中a（如ba）、后a（如ua）；光一个i音，又分成有摩擦的（如ja）、沒有摩擦的（如di）、舌位稍后一点兒的（如ui）、口腔稍开一点兒的（如ia），等等。这样麻煩，怎么能記得住呢？北京語音什么时候才能学好呢？其实，要是从实驗語音学和發音生理学方面細分起来，还多着呢。譬如，在重音节里的a和i就比較重長；男人念的a和i与女人念的a和i有細微的区别；同是男人，張三念的和李四念的也不尽相同；同是張三，严肃地宣讀和愉快地交談所用的a和i也互有出入。但是，在学生学过了音位理論以后，这种怕麻煩、沒信心的思想就不存在了。因为在学習中，学生認識了这样一个問題：从实驗語音学和發音生理学的角度来說，虽然有許多不同的声音，但是我們不能忽視語音的社会本質——語音是一种社会現象，人們利用它作为詞的物質外売，表达一定的意义，交流思想。如果从語音的社会交际功能的角度来說，这些声音（如a的各种变体）虽然不同，听起来却"差不多"，而且人們从这些差不多的声音中理解到的意义是相同的，就是說，即使把舌前a念成舌中a或舌后a，所表达的意义并不会被别人誤解。要是根据語音的这种社会交际功能，把某一方言里的許多差不多的，而且不影响詞义区别和明确性的声音归納归納，数目并不是很大的，学習起来也并不是很难的。

但是音位的定义是什么呢？根据什么原則归納音位呢？北京語音究竟有多少音位呢？关于音位的定义，目前有几种比較通行的說法：

"国际語音学协会"給音位下的定义是："某个語言里不加分别的一族相关的声音叫一个音位"。①

苏联科学院的語言学者們給音位下的定义是："某个語言中能够区别詞义或字义的一組有关的声音的單位称作这个語言的音位"。②

傅懋勣先生給音位下的定义是："音位是在一种話里区别詞和詞的形态的最簡單的語音單位"。③

李振麟先生說，音位是"一个語言里用来構成詞并且区别詞义的最小語音單位"。④

"国际語音学协会"所下的定义，正像田恭先生所說："这个定义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沒有說出'某个語言里不加分别'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不应該忽略音位区辨詞义功能"。⑤

其他三个定义，都是比較可信的。但我認为也有些令人費解或不够概括的地方。像："一組有关的声音的單位"，就不容易理解，"一組"是指同一音位里面的几种变体呢，还是指别的說的？"詞的形态"在定义中可以不要。因为詞的形态是表义的一种手段，形态有变化，詞义必然也有变化。在汉語里，与其說chizhe（吃着）和chile（吃了）里面的zh和l区别了詞的形态成分，不如說zh和l区别了"吃着"和"吃了"兩个詞的意义（或者說区别了"着"和"了"的意义），只用"詞义"就可以概括"詞的形态"。"構成詞"，在定义中也可以不要，因为語音就是詞的物質外壳，詞是語音和語义的統一体；構成詞的应該是一个一个的音素，而音位并不等于音素。"某个語言中"（或"一个語言里"、"一种話里"）所概括的面太广，因为任何一种語言里都有若干种不同的方言，各个方言里的音位并不是同一的——虽然同一語言里的各个方言都有共同的地方。但是这里所說的"語言"并不說明是指某种語言的共同語說的，同时有些部族語言直到現在还沒有一个共同語，有些民族語言的共同語也并未完全形成。因此，还是用"某种方言里"比較周密。这样并不影响对各种共同"語言"的理解，因为任何共同語言都是以某种方言語音为标准音的。

我認为**音位的定义**应該是这样的：**音位是某种方言里能够辨明詞义的最小語音單位。**

所謂"某种方言里"，是說，某个音，在这种方言里是能够辨明詞义的最小語音單位，是一个音位，但在另一种方言里就不一定是音位。譬如：河南許多地区把zh、ch、sh都念成z、c、s，辽宁許多地区把z、c、s都念成zh、ch、sh。zha和za，chu和cu，she和se，在这些地区听起来都是一样。那末，在这些地区，zh、ch、sh和z、c、s只是三个音位，而在北京語音里則是六个音位。換句話說，音位是某种方言里詞义的辨明者，某种方言詞义的分别，是靠音位来决定的。

---

① 《国际語音学协会的原則》，引自田恭《音位和音位学（上）》，《中国語文》，1955年4月号。

② 《俄語語法》，苏联科学院編，同上引。

③ 《北京話的音位和拼音字母》，見《中国語文》1956年5月号。下引同。

④ 《音位与音位学淺說》，見《語文知識》，1956年10号。

⑤ 《国际語音学协会的原則》，引自田恭《音位和音位学（上）》，《中国語文》，1955年4月号。

所謂“辨明詞义”，是辨别和明确詞义的意思。不能够辨别和明确詞义的音，就不是音位。譬如：前 a、中 a、后 a 等,把它們用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辨明詞义,即使把 ang 里的 a 說成舌前 a,别人听起来仍然是“昂”，因此它們不是几个音位，而是同屬于一个音位。而 a 和 e 就不同了,在任何地方它們都能够辨明詞义,說da 和說 de，說 an 和說 en，所表示的意义都不相同，所以各是一个音位。音位的辨明詞义的功能，除了几个元音音位，大都体現在和别的詞的結合中。例如：b、p、d、t 是四个音位，但它們孤立起来都不表示任何意义(在这一点上它們是相同的)，但和别的音,譬如和 a 音結合起来以后，就是 ba、pa、da、ta 四个不同的意义了，辨别这四个不同意义的就是 b、p、d、t 四个音位。假如把詞里的一个音位換成另一个音位，便会有兩种情况出現：一种是將一个詞改变为另一个詞；一种是使这个原来意义明确的詞变得無法理解，或者容易使人發生誤解。这就是所謂辨明詞义的范圍。例如：

sha 里面的 sh，換成 s 就是 sa，換成 c 就是 ca，換成 ch 就是 cha；sha 里面的 a，換成 u 就是 shu，換成 e 就是 she。使原来的詞变成了另一个新詞。

gi[tɕi] 里面的 g，換成 g[k] 就是 ghi[ki]，換成 k[k‘] 就是 khi[k‘i]，換成 h[x]就是 xhi[xi]，換成 zh 就是[tʂi]，換成 ch 就是[tʂ‘i]，換成 sh 就是[ʂi]，換成 r 就是[ʐi]。使原来的詞变成不可理解的声音，也就是消毁了原来的詞。如果把 ga、ka、ha 里面的 g、k、h 換成[tɕ、tɕ‘、ɕ]，就是[tɕa、tɕ‘a、ɕa]。容易使人誤听为 gia、kia、hia。

所謂“最小語音單位”，是指不能再往小里分析的語音單位。像：b、d、a、e 等。某个方言里能够辨明詞义的語音單位，可以是一个复合音，如：an、au、iau iang 等，也可以是一个音节，如：bo、de、ling、giang、等，但它們还能够再往小里分析，并且經过分析之后仍能辨明詞义，所以不能叫它們为音位。必須用“最小”加以限制。但这个“最小語音單位”并不是指音素說的，固然音素也是最小語音單位，同时一个音位往往也是一个音素。可是音素不一定都有辨明詞义的功能，因而一个音位不一定是一个音素，一个音素也不一定代表一个音位。譬如 w 和 u 是兩个音素，用嘴說出 wa(有摩擦)和 ua(沒有摩擦)来，它們所表达的詞义仍然相同，不会被人誤解；舌前 ɿ(ㄭ)和舌后 ʅ(ㄭ)也可以說是兩个音素，但在說話的时候，即使把它們混淆起来，也不会有詞义的区别。又如：衣、移、椅、意、(便)宜，音素都是 i，但它們是五个不同的意义，因而是五个音位。所以音位必須是能够辨明詞义的最小語音單位。

話再說回来，音位旣然是从許多“差不多”的声音中归納出来的，那末一个音位里必定包括着許多“差不多”的，即从物理和生理角度来說还是有些区别的，但从社会交际功能来說并沒有什么不同的声音。譬如 a 音位包括了前 a、中 a、后 a 等等。这些不同的 a，就叫同一音位的变体——音品。在許多音品中，必定有一个能鮮明而集中地表現該音位的典型的發音，这个典型的發音就叫作“典型音品”。譬如 a 音位的典型音品是舌中开口音。我們学習一种語音，首先要掌握住典型音品，然后再进一步掌握别的音品。

音位和音品是一般跟个别的关系：音位存在于許多个别的音品中，音品是同一音位里的不同的声音。音位可以辨明詞义，音品沒有这个功能。就是說，把音位念錯了，会使人發生詞义上的誤会，而把音品念錯了，只是說得不自然不很像而已。

北京語音里有多少音位呢？傅懋勣先生說，有71个，其中輔音音位 19 个，元音音位 52 个。这个結論，很难令人接受。

首先，我認为在一个元音音位后面跟上一个卷舌音 r，像 ar、ur、er、ɛr 等，不能看作是一个能够辨明詞义的最小語音單位。正像傅先生自己所說：“ɤr(er)在事实上是先不卷舌后卷舌”(ar、ur、ɛr 等更是如此)。也正像不能把 un、an、en、in 等看成能够辨明詞义的最小語音單位一样。因此 ar 等，不能算作一个独立音位，应該把 a 看作一个音位，把 r 看作一个音位，或者說是輔音 r(ㄖ)的变体。至于把 ar、ur、er、分成不鼻化的(ar、ur、er)和鼻化的(ãr、ũr、ẽr)，更沒有必要。因为 ã、ũ、ẽ 实际上是 a、u、e 的音位变体，同时它們在 ang、eng、ung 里面就已經鼻化了，而在 ãr、ũr、ẽr 里面，实际上仍帶有 ng 的音，即舌根仍然要挨着軟顎。在拼音文字里应該写成 angr、ungr、engr，而不应該写成 ar、ur、er，当然更不应該写成 ãr、ũr、ẽr。这样加上四个声調就可以減少二十八个元音音位。

其次，我認为[tɕ][tɕ‘][ɕ]不应該合并在 g、k、h三个音位里，应該算作三个独立的音位。因为要是把[tɕ][tɕ‘][ɕ]念成 g、k、h，或者把 g、k、h 念成[tɕ][tɕ‘][ɕ]的时候，都会使原来的詞变得無法理解。虽然在北京語音里它們永远出現在不同的地位，沒机会在一起对比，但一种方言的語音总是要叫人学習的，無論哪一个人，他所以能掌握某种方言的語音，也总是經过一个学習过程的。要是把它們合并在一个音位里，誰敢說在学習过程中沒有把[tɕ]念成 g，或把 g 念成[tɕ]的現象呢？正像北京人把前 a 念成了中 a 的現象并不少一样。

o 不应該合并在 e(ㄜ)音位里，也应該算作独立音位。因为在北京語音里还有些用 o 表示的嘆詞和象声詞，如：“喔唷”(oio)、“哦”(o)、“嚄”(ó)、“喔喔喔”(ooo)，虽然为数不多，虽然都是嘆詞和象声詞，但它們畢竟是表义的“詞”。假如把“喔喔喔”說成 eee，同样不

能恰当地表达語义。同时，如果把 de、ne 等念成 do、no，也会使詞义不明，或者使人誤听为 duo、nuo。把它們当作一个音位，就难免有这种情况出現。

显然，傅先生所以要这样归納音位，是側重在音位对立不对立和他們的来历上。这样归納音位，与其說是簡單了，不如說是給人們增加了麻煩。因为这样必定会招致詞义不明的后果。我們归納音位，不能忽視語音的社会本性。語音是使詞能够存在的必要条件，并且是人們認識詞的唯一憑借。如果只从对立不对立以及它們的来历上归納音位，不仅使本方言区的人們对于音类的感覚不習慣，也会使标准音的推广受到一定影响。过去的国語罗馬字派就是根据音位不对立的原則，把[tɕ][tɕʻ][ɕ]合并在zh、ch、sh 里面的，这个办法并未被人們接受。同样，今天要想把它們合并在 g、k、h 里也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要是这样的話，e(ㄜ)和ε，永远不对立，也应該算作一个音位；zh、ch、sh 和 z、c、s 同出一源，可是傅先生把它們算作六个不同的音位。这也正是令人模糊的地方。

再次，每个單元音，由于陰平、陽平、上声、去声的不同，而有辨明詞义的作用，所以把具有不同声調的元音，分别算作一个独立音位，这是正确的。但是輕声也有辨明詞义的作用，譬如："蓮子"(líanzi)和"蓮子"(líanzǐ)，"地方"(dìfȧng)和"地方"(dìfāng)，每一个元音都有不少讀輕声的机会，为什么不算作一个音位呢？当然这要牽涉到另外一个問題：輕声是由别的声調变来的呢，还是一种独立的(当然也是特殊的)声調？直到现在，所有講語音的書上，都說所有的汉字都分屬于陰、陽、上、去四个声調，至于輕声则是陰、陽、上、去的变調。如果是这样的話，輕声当然不能算作音位。但我对这种說法，始終是怀疑的。我們知道有許多字，如："們"、"了"、"的"、"着"、"吧"、"嗎"、"呢"、"璃"、"萄"、"蟀"…，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地方都永远讀輕声，那末它們是由哪一个声調变来的呢？固然，有些字，有时讀輕声，有时讀别的声調，但这并說明不了"桌子"的"子"是由"子孙"的"子"(上声)变来的，也說明不了"作法"的"法"是由"法律"的"法"(上声)变来的，正像不能說"把門"的"把"(上声)是由"刀把"的"把"(去声)变来的一样。只能說这一个字本身就具有兩种声調——这里是由于一个字本身的兩种意义所决定的。說到这里，可能有人要說，应該拿字源作根据，从字源上說，这些輕声字都有声調。那末我們也会說，从字源上說，北京語音不是現在这个样子，而是从前的样子。如果我們承認我們研究的是从古代語音演变来的現代語音，那末就应該从現代語音的实际情况出發。正像在語法研究中，不能拿古代汉語語法代替現代汉語語法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現代語音可以不管古代語音。另外，我也承認在現代語音里有一些輕声是由别的声調变来的，但是这种变化，正像上声可以变为陽平一样，并不能由此得出凡是輕声都是由别的声調变来的結論。也正像不能得出凡是陽平都是由上声变来的結論一样(上声变陽平和别的声調变輕声，性質不同，一是連音音变，一是構詞音变，这样比喻不一定恰当)。在今后的标声調的拼音讀物里，必定要在輕声字上面加上輕声符号，而不能加别的声調符号；今后的正音字典，也应該把輕声字一个一个地标出来(究竟哪些字算輕声，哪些字不算輕声，还有待研究整理)。至于輕声的調值，一般都分为高(4度)、中(3度)、低(1度)三种，可以找出一个出現率較大，并且有代表性的作为典型音品，其余的算作变体。总之，我認为归納音位的主要原則，不应該是音位对立不对立，也不应該是它們的来历相同不相同，而应該是語音的社会交际功能——辨义功能。在不影响辨明詞义的条件下，可以适当照顧对立不对立和来历問題。从这个原則出發，可以規定出下列几条归納音位方法：

(一)可以自成音节的單元音，因为都有辨明詞义的功能，当然算作一个音位。例如：

a(啊)、o(哦)、e(𫫇)、i(衣)、u(烏)、y(迂)。

(二)不能自成音节的單元音，要是和别的音結合起来，可以辨明詞义的，也是一个音位。例如：

ε 和 i 結合起来是 ie (耶)，和 y 結合起来是 ye (曰)，如果讓 a 和 i 結合起来就变成 ia (鴉)，讓 a 和 y 結合起来就变成 ya，意义無法理解。

(三)各个可以成为音位的元音，由于声調的不同，每个元音又分为五个音位。例如：

ba(八)、bá(拔)、bǎ(把)、bà(坝)、bȧ(吧)。

(四)作声母的輔音，如果在后面拼上一个相同的元音，能够表达不同詞义的，也算作一个音位。例如：

bu(不)、pu(鋪)、du(督)、tu(秃)、

ba(八)、pa(爬)、da(搭)、ta(他)。

(五)作声母的輔音，如果在后面拼上一个相同的元音，其中一个詞义鮮明，另一个成为不可理解的，也是不同的音位。例如：

gi(基)、ki(其)、xi(西)——詞义鮮明。

ghi[ki]、khi[kʻi]、xhi[xi]——不可理解。

ge(哥)、ke(科)、he(喝)——詞义鮮明。

[tɕe]、[tɕʻe]、[ɕe]——不可理解。

(六)作韵尾的輔音，如果前面加上一个相同的元音，能够辨明詞义的，也各是一个音位。例如：

ang(昂)、an(安)、ing(英)、in(陰)。

(七)元音和輔音(半元音)，如果發音部位相近，發音方法相似，并且沒有詞义分别的，可归并为一个音位。例如：

i、I(而)和 j，可归并为 i 音位，u 和 w 可归并为 u 音位，y(有摩擦的)和 y(無摩擦的)可归并为元音 y 音位。

根据这个方法，可以把北京語音归納出 57 个音位。其中輔音音位 22 个，元音音位 35 个：

輔音音位：b、p、m、f、d、t、n、l、g、k、ng、h、g(i)、k(i)、h(i)、zh、ch、sh、r、z、c、s。

元音音位：a、á、ǎ、à、ȧ、o、ó、ŏ、o、ȯ、e、é、ĕ、è、ė、ε、έ、ε̌、ὲ、ε̇、i、ì、ĭ、í、ï、u、ù、ŭ、ú、u̇、y、ý、y̆、ỳ、ẏ。

汉語介詞的新体系

黎錦熙　刘世儒

一　汉語介詞的来源、体系和异名

在古汉語里，有这么一些詞：(甲)于、以、与等；(乙)之。在現代汉語里也有这么一些詞，或与古同，或后起：(甲)在、从、向、朝，对于、关于，把、被等；(乙)的、地、得。这些詞在語法上应該归納为什么詞类呢？大家的意見向来就不一致。

在《馬氏文通》以前，中国講訓詁学的，向来是把它們归入虛字一类，叫它"詞"，叫它"助字"或"語助"(如王引之的《經傳釋詞》，刘淇的《助字辨略》)。归入虛字来講，当然也沒錯，只是未免籠統了些。

1898 年，中国第一部自成体系的語法書出版了，那就是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在这部書里，馬氏第一次把这(甲)(乙)兩組的詞叫做"介字"。他說：

> 凡虛字用以連实字相关之义者，曰"介字"。介字云者，犹为实字之介紹耳。…介字習見者，曰之，曰于，曰以，曰与，曰为，共五字。(校注本第 313 頁)

馬氏对于介詞这个术語的制訂，虽說是"因西文已有之規矩"(后序)，但也不是完全摹仿西文的。首先，他的介字学說，可以說一方面也是繼承了中国的傳統說法的。他說：

> 《文心雕龙，章句》有云："之、而、于、以、者，札句之旧体"。札句也者，盖以为实字之介紹耳。(第 313頁)經生家訓之字云："言之間也"。(第 313 頁)

可見他的介字，是考虑到汉語的語言事实幷吸收了前人对这些語言事实的处理意見的。其次，他也指明了汉語介詞和西洋介詞之不同处，他說：

> 总之，介字用法，与外动字大較相似。故外动字有用如介字者。反是而介字用如动字者，亦有之。(第 352 頁)

这些特点，在西文是不会具有的。可見他幷不是在一味摹仿泰西的"葛郎瑪"，而是在分析了汉語特点的基础上，在考虑了中国傳統說法的基础上，才制訂出他的介字学說的。[①]

繼《馬氏文通》之后的，有严复的《英文汉詁》(1904)。严氏在这本書中，把这些詞叫做"介系字"。他說：

> 介系字者，…其字曰 preposition，譯言"前位"，以其字常在名物之前故也。(第 10、87 頁)

他接着举出下边这几句話为例：(1)交以道，接以礼。(2)白云在天。(3)焚然在疚。(4)大学之道。

因为他是拿古汉語来"詁"英文的，所以有些地方就不免太为英文所拘，而又不尽符合于汉語的事实。例如上举(2)(3)兩例中的在，在汉語就断然不能是介詞，仍要算动詞[②]（在英文虽

---

① 在《文通》以前，还有汪氏的《英文举隅》。在这本書内，汪氏把于、之等字叫做"綰(wǎn)合字"，幷不叫做介字。其实"綰合字"这个名称是表現得更为恰当的。

② 最近《汉語課本》(第三册第 118 頁)把"这間屋子朝南"的"朝南"解作介詞結構作謂語，拘泥了朝字只算介詞，不再是动詞，机械地比附外国語，和严氏所說正同。

可是介詞，但又断然不能成句子)；第(4)例中的之，在汉語也断然不能跟英文的 of 一样是"前位"。

到了章士釗的«中等国文典»(1907)，才正式把介字叫做"介詞"。并第一次把介詞分成兩类：前置介詞和后置介詞。他說：

惟所介紹之名詞，介詞有置于其前者，有置于其后者。置于前者謂之"前置介詞"；置于后者謂之"后置介詞"。① (第8頁)

后置介詞，…只一之字。(第243頁)

这样，严氏把之字也列为"前位"的矛盾，就可以得到解决。而汉語的介詞体系也于此初步建立起来。

陈承澤在«国文法草創»(1922)中，基本上是接受了章氏的这个介詞体系的(第57、68頁)；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他个人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我之过"这个結構，他認为"之字实仍为指示象字(按即"指示形容詞")，并非假以显出我之領語与过之被領語之介系的关系"。(第57頁)这就是說，他不承認之字是介詞，而只承認它是指示形容詞(和"之子于归"的之的用法一样)。这种說法虽然新穎，然而实踐起来，却多困难。所以最后他自己也不得不"將一部分之字入諸介字之中者，从通說也"。(第57、68頁)

对于介詞，陈氏还有一个重要的看法。他看到汉語中介詞多和动詞不易划开，所以他感慨似地說道："將来語法中或可以廢止介字，而徑認为一种之动字，轉为便利，亦未可知也。"(第72頁)近些年来，有很多人主張廢止介字，不能說和陈氏的这个主張無关。这种意見的是否正确，另章再談。

«新著国語文法»(1924)也是接受了«馬氏文通»以来的介詞学說的。但它所講的是現代汉語的語法，在介詞問題的处理上，当然就不能再一味因襲«馬氏文通»以来講古汉語語法的介詞体系。它的介詞体系大致是这样：

介詞和連詞都屬于关系詞。

在、从、向、对于、关于、把、被等——一般介詞(第197頁)

把(將)——提宾介詞(兼)
的(底)——領攝介詞 (部分可看作形容詞語尾)
得————引副介詞
} 特别介詞(第197—198頁)

至于地，只認为是一种"副詞語尾"，不算介詞。(第25—26頁)

这是現代汉語介詞体系的一个雛形，其中确实还存有一些問題，值得重新考慮。

从以上所述的看起来，在这一时期(1898—1924)，大家对于介詞的意見是相当一致的。就是說大家都認为汉語中有介詞这一类，不过和西洋的 preposition 不尽相同罢了。

二　近年对于介詞的不同意見

近些年来，有一些講語法的，对于«馬氏文通»以来所說的介詞，提出很多不同的意見。这些意見，我們打算分作下边兩个部分略为介紹。

(1) 对于一般介詞(即前置介詞)的意見　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論»(1937)主張把介詞和連詞合并，另叫做"形式詞"(乙种，第65頁)。呂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1)也有类似的意見，但他主張叫"关系詞"(还包括者、所等詞，見第27頁)。王力的«中国語法理論»(1943)和«中国現代語法»(1943)主張把它分作兩个部分来处理：在、往、朝、从等仍归动詞；把、被等叫"助动

① 英文的 preposition，日本譯为前置詞，一直在我国相当通行。章氏沿用，但把"前置"冠在介詞之上。

詞”，也归动詞一类；① 于、以、与、和等归联結詞（第20、77、332頁）。高名凱的《汉語語法論》（1948）主張叫“半动詞”或“准动詞”（第77、185頁）。吕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辞講話》（1951）、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的《語法講話》（1953），都主張叫“副动詞”（前書見第11頁；后見《中国語文》1953年3月号第28頁）。② 此外还有主張叫“虛动詞”或“次动詞”的，形形色色，这里不能尽述。

可見在这一个时期（大約1937—1953），大多数語法討論者都反对为这种前置的介詞單設一类。③ 归納起来，不外兩个主要論点：一，汉語的部分介詞和連詞不能分成兩类；二，汉語的部分介詞和动詞不能分成兩类。我們約略搜集了各方意見，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另篇討論。④

（2）对于特用介詞（主要是后置介詞）的意見　所謂特用介詞，前已說过：在文言只有一个之；在語体也只有的、地、得。詞目虽然不多，但在語法的归类上，一向聚訟紛紜，直到今天还沒有得到解决。

之字虽是“后置”于所介之詞，結構和西文不同，但自馬氏以来一向都認为介詞，或改入連詞（卽联結詞），⑤都屬关系詞一类，問題不大。

之变为的，加在一切“形附”之后；又分化为地，加在一切“副附”之后：这些都是后置于所介之詞的，《新著国語文法》开始处理，如前所述，的（包括之和底）列为特別介詞或形容詞語尾；地則仅列为副詞語尾。至于得，可是前置于所介之詞而又不能和一般介詞摆在一起，《新著国語文法》另立为“引副”的特別介詞。

这种說法，近些年来很有爭論。首先是廖庶謙的《口語文法》（1946）不同意，他說：

> 的字，…依愚見，他是“助詞”当中的一种。并且，所謂的、底、地、得，他們都是一种东西；在汉字的形式上，应該一律写做“的”。（第261頁）⑥

王力的《中国語法理論》認为这些詞都是“記号”：的字，他認为是“修飾品的后附号”（第274頁）；而地，他認为和的字“在詞性上并沒有什么区別，不过前者（地）是末品修飾的記号，而后者（的）是次品的修飾的記号罢了”（第275頁）。得呢？他認为是“动詞的后附号”（第279頁）。

此外，有对这的、地、得三个詞的归类，或“介”或“助”，有所选择的；⑦ 也有像“記号”論，另

---

① 赵元任的《北京口語語法》（1948），对于这些詞，干脆就叫作“前置外动詞”（第37頁），他所举的例如把、拿、管、給、讓、被等都是。其他各家大都仍把其余各詞統归一类，只是不叫介詞，另起个名兒，叫“副动詞”什么的。

② 这种副动詞，其实就是介詞的別名，在名称上我們也不反对，但是不应該和俄語中的副动詞（деепричастие）混为一談。俄語中的副动詞，相当于汉語中的“散动詞”第三种作“副附”（卽状語）用的，如“他坐着看書”“笑着說話”等。这作为“副附”的坐着、笑着当然还是动詞，既不能說它們轉成了副詞，更不能說它們就是介詞，居然有人拿这个作理由来反对介詞，同时又把眞正虛用的介詞，如把、被之类，也都和这些显然还是动詞的坐、笑等混称为副动詞，那显然是不够妥当的。关于这个問題的討論，請参看《語文学習》1953年3月号第19—23頁，并参看《語法教材》第六册第855頁“介詞总說”（副动詞平議，不孤立的紐帶）。

③ 当然在这个时期主張不能取消介詞的也有，例如《中国語法教材》（1953），就是一直堅持了介詞說的；曹伯韓的《語法初步》（1952）、張志公的《汉語語法常識》（1953）等，也都是承認在汉語中是存有介詞这么一种詞类的。

④ 也由于現在大家对于前置介詞的存在，意見已經接近，如1956年高等学校和师范学院兩个会議决定的《現代汉語教学大綱》、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級中学課本《汉語》第三册，都把介詞列为詞类之一了；所以过去几年的介詞有無的論爭，可以作为文献看待。此后若大家又有新的意見，就可重新討論，并溯其初。

⑤ 如楊树达的《高等国文法》（1920），和《詞詮》（1928）都把之字改入連詞。

⑥ 后来如張志公的《汉語語法常識》也把的、得列为助詞。但还包括了、着、过、所，似的，的話等。最近《汉語課本》（第三册）就把助詞分为三种：一、結構助詞（的、地，得，所）；二、时态助詞（着、了、过等）；三、語气助詞。这样一来，之（結構）、乎（語气）、者（兼結構）、也、矣（时态）、焉、哉，統归“語助”，倒是合于古法。

⑦ 吕叔湘、孙德宣：《助詞說略》，見《中国語文》1956年6月号。

称为"小詞"或"小品詞"等的;① 也有避免把它們来归类的。② 我們对于助詞說和記号論(包括新立詞类)也有点兒批評意見,也待另篇。

三 汉語介詞的定义和分类

在前兩节中我們只大略地叙述了有关汉語介詞的种种說法，現在表示我們的意見。我們認为：汉語中的介詞是当然存在的。汉語的介詞和西洋的介詞是显然有些不同的。問題之所由起,基本上可以归納为兩个类型:其一,就是一味从正面去比附西文,誤認为汉語的介詞就等于西文的介詞(例如英文的 preposition, 可以把从前的«英文汉詁»所举的例作为代表；另一方面則如近来改为副动詞的說法)；其一就是一味从反面去比附西文,誤認为汉語介詞和西文介詞既然有些不同,所以汉語就不能有介詞，或者把那些不合于西文介詞的剔出来另想办法(第二节所介紹的大致如此)。因此,对于汉語介詞的定义和分类实有重新考慮的必要。下边是我們的一些初步意見。

(1) 汉語介詞的定义

凡虛詞在單式句的主从結構中起介紹作用的叫介詞。这个定义有几点应該加以說明:

(甲) 凡介詞就都是虛詞,不能說它还可以是动詞("介""动"兩用的詞兒，如在等，当然列为兩类)或者是动詞的附类(如副动詞、助动詞之类)。

(乙) 凡介詞必得是用在單式句中的,否則它也可能是連詞(如"他因为头痛不来了",是介詞;"因为头痛,他不来了",是連詞)。

(丙) 凡介詞必得是用于主从結構中的，否則它也可能是連詞（如并列結構的"我和你"之类)。

(2) 汉語介詞的分类

第一类　一般介詞(即前置介詞):　汉語介詞絕大部分都屬此群。它的职务是介紹实体詞(名、代,名物化的动、形、短語和子句),給述說詞(动詞和形述)以表示时空、原由、方式、关涉种种关系的。因此,一般介詞在用途上还可以系統地再分类:

(A) 时空介詞——介紹表时間或空間的实体詞給述說詞（空間不仅指地所，包括人物对象)。这一类包括六个小組:(1)介所在,③如"在树上飞","飞在树上"；(2)介所从，如"从上海来","来自莫斯科";(3)介所向(包括对象),如"向高处飞","走向社会主义",介对象的，如"对敌人打仗","对于文学有修养"；(4)介所到，如"到印度去","跳到冰上","一直忙到晚"；(5)介所距，如"我家离这兒不远"，"我从这家走到那家"；(6)介所經,如"沿路参观","順着河沿走"。(参照«中国語法教材»第六册 816 頁,下准此。)

(B) 原由介詞——介紹表原因或事由的实体詞給述說詞。这一类包括三个小組:(7)介所因,如"因雨延期","为啥不来";(8)介所为(表目的,即动机),如"为人民服务","替人家收拾"；(9)介所由(主要是介出被动式动詞的原主語,即动作"所由"来),如"他被群众批評了"，"臘燭

---

① 赵元任的«北京口語語法»給"小詞"下了个定义,是:"小詞是整个仂語或者整个句子的后加成分"(第30頁)。例如"我住的旅館",說"的字加在仂語'我住'后头,把'我住'变成一个詞了"。但他的"小詞"却也是个"羼余"的类，除了的外,还包有一些别的詞,如"我今兒买的报上"的上,"你啊,太瘦"的啊,都叫"小詞"。

② 如中国科学院語法小組的«語法講話»只說:"修飾語的后面常常加的字"(«中国語文»1953年2月号，第17頁);"动詞的修飾語和形容詞的修飾語后头的的字，一般的趋势是写做地"(同上);"帶得(的)的动补結構"(同上第23頁)。可見这些詞的难于处理了。

③ "介所在"的意思是說:这介詞所介紹的实体詞，是表示述說詞所述說的动作或情况所在的时間或空間的。以下照此解释类推,因为只用三个字来作标題,常不免是文言習慣的單音結構。

叫風吹灭了”。(832頁)

(C) 方式介詞——介紹表方法和态式的实体詞給述說詞。这一类包括三个小組:(10)介所用,如“用毛笔写字”;(11)介所依,如“靠小船摆渡”,“依照他的意見办”;(12)介所比(拿什么来比,不比而态式不显),如“我比他高”,“跟苹果一样脆”。(840頁)

(D) 关涉介詞——介紹表所关涉到的事物的实体詞給述說詞。这一类包括四个小組:(13)介所关,如“中国关于織女星也有类似的傳說”;(14)介所共,如“我不和他說話”,“他連自己的名字才学会五十多个字”;(15)介所除(就是“所共”的消極面),如“我除了他都不怕”,“他除了自己的名字再不認識一个字了”;(16)介所交(就是双宾語的間接宾語),如“給他寄信”,“送給他書”,“送書給他”。(838頁)

以上把介詞的用途归納于四方面,再分配为十六組,这只是在介詞的語法范疇的基础上,結合詞彙意义和句法需要的初步分类。(例証和理論,請就各項所注分参《中国語法教材》,本篇不多說。①)

要注意的是:介詞結構(介詞及其所介)对于述說詞有前附和后附的不同(后附的多屬A类“介时空”的介詞)。凡狀語(即副附),对被狀的述說詞(动和形述)都是“疏狀”关系,但“后疏狀”比“前疏狀”重量大些,它能表程度和效果等关系,有“补充”的意义,② 所以一般語法書多把后附于述說詞的狀語不再叫狀語而叫补語。因此,介詞結構后附于述說詞的,一般也叫补語。

(3) **一般介詞的語法特征**:

(甲) 不能重迭(“走走”,“学習学習”,成話;“向向”,“关于关于”不成話)。③

(乙) 部分能加着、了等尾,但不表示时态(“吃着飯”,“吃了飯”,意思不一样;“为了祖国”,“为着祖国”,意思一样)。④

(丙) 所介必是实体詞(包括名物化的动、形和語、句),所加必是述說詞。⑤

(丁) 所介实体詞絕不倒裝于介詞之上(所以是“前置介詞”,即介詞必置在所介实体詞之前,不同于后置介詞。但古汉語中偶有倒裝的)。

---

① 在理論上把介詞这样地再分类,只是就着一种語法范疇再結合实际用途的分类。現引一段話来說明:“一般介詞的主要功用,就是‘介紹实体詞給述說詞’,来表示这述說詞所要联結的种种‘关系’;換句話說,就是它紐帶似地‘縮’住实体詞組‘合’在述說詞上,使这述說詞所表达的动作或情況,起于何时,見于何地,因何原故,用何方式,…这些問題,就在一句話里很輕松而明快地得到解决。因为述說詞所表达的往往不是孤立的动作和單純的情況,它所关系的时間、空間、原因和方式等,都要另外依靠实体詞才表达得出来;所关系的方面既有种种的不同,那么引导这些实体詞的介詞,它本身就有表現不同关系的意义和任务(縮合它,为的就是引导它,引导关系就是支配关系),因此介詞在用途上可以再分类。介詞再分类的标准就是冲着述說詞在某种关系上对实体詞的需要而定的。”(略見《語法和語法教学》第182頁,是删节的,这里是全文。)我們認为这只是“用途”上分法;尽管瑣碎了些,也不影响語法中詞法的本質。但若不这样再分一下,恐怕对于介詞的功用更覺茫無头緒,更不容易掌握,对于語言的实踐也不解决問題,或者遇到实际問題,倒在簡明的語法形式上,支支节节地应付而搞成一些不成系統的更瑣碎的規范和說法,所謂“求簡轉繁”,“治絲益紛”。

② 参照《詞組总表》,見《語法教材》附編第44頁。

③ “迭动法”参看《汉語構詞法》,見《語法教材》附編第70頁,句例参看第五册第737頁。

④ “为着”的着表示持續的时态,“为了”的了表示完成的时态,用作介詞,也可具此形态,但时态的意义消失,可参看《語法教材》第六册855頁,即介詞的“添副和帶尾法”。由于介詞的本質原是动詞,所以能具有动詞的广义形态,不但能帶“尾”,还可以添“副”。——“重迭”和“帶尾表时态”,是汉語动詞構詞法中的構形法(формообразование),在介詞則基本上不可能,这就是它不同于动詞的特征。(構詞是双字或双字以上凝成的复合詞;構形是跟复合詞一样連写但是活接的、不成詞的,所以附在構詞法(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中来講。关于动詞構形的时态和趋向,可参看《語法教材》附編第88,90頁。)

⑤ 这里还得說明其相互的关系:(1)介詞的本質既是“动詞”,所以它像一根紐帶,一定要縮住个实体詞,構成一个“动宾結構”的詞組。所謂“介詞結構”,就是“介詞及其所介”;“介”就是“縮合”;它对于它所縮合的实体詞就可以看作支配关系的宾語。(2)“介詞結構”的詞組,一定要跟他詞組合而为其附加的成分,就以組合“动詞”即附加于“述說詞”为主(如从头学起;陷在泥坑);有时也个别地帶上“的”字跟名詞組合,即附加于实体詞(如关于理論的学習)。

（戊）一般不能正否平列，表示疑問（比較："去不去"可說；"关于不关于"不可說。个别的也不拘，如"他在不在家看書？"

（己）一般不能独立回答問題（比較："去不去？"可答"去"；"打这兒过不过？"不可答"打"，但个别的也不拘，如"在不在家看書？"可答"在"或"不在"）。①

（附）論介詞所介实体詞的"位"：

介詞"縮"住实体詞組"合"在述說詞上，这样說就把它的全面形式明确起来，所以上文（第一节注①）說"縮合詞"这个譯名更为恰当，就是說它表示得周到妥帖。被介詞縮住的那个实体詞，《馬氏文通》特叫它"司詞"，說是"为介字所司"的，但我們沒有采用，因为不必多立名目。說到"位"的問題，介詞所介的实体詞，对介詞說来，《文通》既叫它司詞，而位次就算是介詞的"宾次"，我們在詞組上也列在动宾結構中（在复合詞的構詞法上，凡虛詞都不标出，所以只有动宾結構，介詞及其所介都附在后，参看《語法教材》附編97頁）。这是詞組的規格。但在句法上，介詞結構（即介詞及其所介实体詞）既作了狀語（即副附成分），对全句說来，介詞所介的实体詞，就不能只看成对介詞的关系，它的位次固然是介詞的宾位，而主要已跟介詞一同划入"副附"成分，它当然就在全句的"副位"了。这是句法的規格，和詞組的規格兩不相妨。并且这个"副位"很重要，是汉語句法結構学上一条表現汉語特征的規律。因为現代汉語实体詞并沒有表"詞位"的形态（即"格"的变形），而介詞在習慣上又常爱省去不用，如"大江东去"，是說向东而去；"汉族西来"，是說从西方来；"你头走，我尾随"，是說在前头走，在尾后随；說話的人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不仅在句法上，就是在不成句的詞組上，都有一条規律："凡有'介'的，省'介'而'位'都不动，即'关系'不动"。（参看"詞形总說"的名詞，見《語法教材》附編46頁）。这就是說，"东去"的东，前边虽沒有介詞向，但它对于"去"总是"副位"，总是不动的，即疏狀关系不动，在句法即狀語成分不动。《馬氏文通》把这个問題搞支离了：有介的实体詞叫介詞的司詞，在介詞的宾次；一旦省介，誰来"司"它？作誰的"宾"？沒有着落了，他只好又立个总名目，把这种实体詞叫"轉詞"。——本篇只說介詞，不詳省略，所以附論在这里。（若找例句和說明，可参看《語法教材》第559—561頁，說明"副不是主"的例；又第445, 533, 627, 951頁。）

因此，在句子的組織成分上，一般介詞和它所介实体詞共同構成的詞組（中学課本《汉語》就叫它介詞結構）是常用作狀語成分的。狀語就是对述說詞的"副詞性附加語"。所以上边介詞的定义說介詞是"在主从結構中起介紹作用的"：主就是被狀語修飾的述說詞（即中心詞），从就是介詞所介紹的实体詞。这种在介詞后边的实体詞，对介詞来說，是在介詞的宾位（或副性宾位）；对被它們修飾的中心詞来說，总是在副位的。

第二类　特用介詞：它的詞目只有三个：一个还是"前置介詞"，得；兩个另是"后置介詞"，的和地。它們的共同特点就在于能够介紹"兩造"，所以应該正名叫"介詞"。但它們又各自具有特点，所以又应該再分为三个小类：

（A）后引副附的介詞——"得"（第490, 515, 522頁）

它的职能主要是介引"后附的副附"給述說詞（动、形，即中心詞）的。引着它后面的詞或語句来补充它前面中心詞的意义（效果，程度），当然所起的作用就是介紹了（照补語的說法，就可叫引补介詞）。它虽也是前置于所介，但与一般前置介詞不同，因为它不能和它所介的詞或語句構成"介詞結構"（詳下文），而且只有这一个"得"，所以列于"特用介詞"。例如：

① "副詞"只絕不修飾名、代和助、歎，其余都可組合，所以介詞也可前附以副詞，这"不"就是否定副詞。其限制就在疑問句中介詞不能構成正否的选擇。但个别的如"这件事你給不給他办？"習慣上也可以說；新兴的介詞如"关于、对于"等則不可能。

叫風吹灭了"。(832頁)

(C) 方式介詞——介紹表方法和态式的实体詞給述說詞。这一类包括三个小組：(10)介所用，如"用毛笔写字"；(11)介所依，如"靠小船摆渡"，"依照他的意見办"；(12)介所比(拿什么来比，不比而态式不显)，如"我比他高"，"跟苹果一样脆"。(840頁)

(D) 关涉介詞——介紹表所关涉到的事物的实体詞給述說詞。这一类包括四个小組：(13)介所关，如"中国关于織女星也有类似的傳說"；(14)介所共，如"我不和他說話"，"他連自己的名字才学会五十多个字"；(15)介所除(就是"所共"的消極面)，如"我除了他都不怕"，"他除了自己的名字再不認識一个字了"；(16)介所交(就是双宾語的間接宾語)，如"給他寄信"，"送給他書"，"送書給他"。(838頁)

以上把介詞的用途归納于四方面，再分配为十六組，这只是在介詞的語法范疇的基础上，結合詞彙意义和句法需要的初步分类。(例証和理論，請就各項所注分参《中国語法教材》，本篇不多說。[1])

要注意的是：介詞結構(介詞及其所介)对于述說詞有前附和后附的不同(后附的多屬A类"介时空"的介詞)。凡狀語(卽副附)，对被狀的述說詞(动和形述)都是"疏狀"关系，但"后疏狀"比"前疏狀"重量大些，它能表程度和效果等关系，有"补充"的意义，[2] 所以一般語法書多把后附于述說詞的狀語不再叫狀語而叫补語。因此，介詞結構后附于述說詞的，一般也叫补語。

(3) **一般介詞的語法特征**：

(甲) 不能重迭("走走"，"学習学習"，成話；"向向"，"关于关于"不成話)。[3]

(乙) 部分能加着、了等尾，但不表示时态("吃着飯"，"吃了飯"，意思不一样；"为了祖国"，"为着祖国"，意思一样)。[4]

(丙) 所介必是实体詞(包括名物化的动、形和語、句)，所加必是述說詞。[5]

(丁) 所介实体詞絕不倒裝于介詞之上(所以是"前置介詞"，卽介詞必置在所介实体詞之前，不同于后置介詞。但古汉語中偶有倒裝的)。

---

① 在理論上把介詞这样地再分类，只是就着一种語法范疇再結合实际用途的分类。現引一段話来說明："一般介詞的主要功用，就是'介紹实体詞給述說詞'，来表示这述說詞所要联結的种种'关系'；換句話說，就是它紐帶似地'縮'住实体詞組'合'在述說詞上，使这述說詞所表达的动作或情况，起于何时，見于何地，因何原故，用何方式，…这些問題，就在一句話里很輕松而明快地得到解决。因为述說詞所表达的往往不是孤立的动作和單純的情況，它所关系的时間、空間、原因和方式等，都要另外依靠实体詞才表达得出来；所关系的方面旣有种种的不同，那么引导这些实体詞的介詞，它本身就有表現不同关系的意义和任务(縮合它，为的就是引导它，引导关系就是支配关系)，因此介詞在用途上可以再分类。介詞再分类的标准就是冲着述說詞在某种关系上对实体詞的需要而定的。"(略見《語法和語法教学》第182頁，是删节的，这里是全文。)我們認为这只是"用途"上分法；尽管瑣碎了些，也不影响語法中詞法的本質。但若不这样再分一下，恐怕对于介詞的功用更覺茫無头緒，更不容易掌握，对于語言的实践也不解决問題，或者遇到实际問題，倒在簡明的語法形式上，支支节节地应付而搞成一些不成系統的更瑣碎的規范和說法，所謂"求簡轉繁"，"治絲益紛"。

② 参照《詞組总表》，見《語法教材》附編第44頁。

③ "迭动法"参看《汉語構詞法》，見《語法教材》附編第70頁，句例参看第五册第737頁。

④ "为着"的着表示持續的时态，"为了"的了表示完成的时态，用作介詞，也可具此形态，但时态的意义消失，可参看《語法教材》第六册855頁，卽介詞的"添副和帶尾法"。由于介詞的本質原是动詞，所以能具有动詞的广义形态，不但能帶"尾"，还可以添"副"。——"重迭"和"帶尾表时态"，是汉語动詞構詞法中的構形法(формообразование)，在介詞則基本上不可能，这就是它不同于动詞的特征。(構詞是双字或双字以上凝成的复合詞；構形是跟复合詞一样連写但是活接的、不成詞的，所以附在構詞法(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中来講。关于动詞構形的时态和趋向，可参看《語法教材》附編第88，90頁。)

⑤ 这里还得說明其相互的关系：(1)介詞的本質旣是"动詞"，所以它像一根紐帶，一定要縮住个实体詞，構成一个"动宾結構"的詞組。所謂"介詞結構"，就是"介詞及其所介"；"介"就是"縮合"；它对于它所縮合的实体詞就可以看作支配关系的宾語。(2)"介詞結構"的詞組，一定要跟他詞組合而为其附加的成分，就以組合"动詞"卽附加于"述說詞"为主(如从头学起；陷在泥坑)；有时也个別地帶上"的"字跟名詞組合，卽附加于实体詞(如关于理論的学習)。

（戊）一般不能正否平列，表示疑問（比較：“去不去”可說；“关于不关于”不可說。个别的也不拘，如“他在不在家看書？”

（己）一般不能独立回答問題（比較：“去不去？”可答“去”；“打这兒过不过？”不可答“打”，但个别的也不拘，如“在不在家看書？”可答“在”或“不在”）。[1]

（附）論介詞所介实体詞的“位”：

介詞“縮”住实体詞組“合”在述說詞上，这样說就把它的全面形式明确起来，所以上文（第一节注[1]）說“縮合詞”这个譯名更为恰当，就是說它表示得周到妥帖。被介詞縮住的那个实体詞，《馬氏文通》特叫它“司詞”，說是“为介字所司”的，但我們沒有采用，因为不必多立名目。說到“位”的問題，介詞所介的实体詞，对介詞說来，《文通》旣叫它司詞，而位次就算是介詞的“宾次”，我們在詞組上也列在动宾結構中（在复合詞的構詞法上，凡虛詞都不标出，所以只有动宾結構，介詞及其所介都附在后，参看《語法教材》附編97頁）。这是詞組的規格。但在句法上，介詞結構（即介詞及其所介实体詞）旣作了狀語（即副附成分），对全句說来，介詞所介的实体詞，就不能只看成对介詞的关系，它的位次固然是介詞的宾位，而主要已跟介詞一同划入“副附”成分，它当然就在全句的“副位”了。这是句法的規格，和詞組的規格兩不相妨。并且这个“副位”很重要，是汉語句法結構学上一条表現汉語特征的規律。因为現代汉語实体詞并沒有表“詞位”的形态（即“格”的变形），而介詞在習慣上又常爱省去不用，如“大江东去”，是說向东而去；“汉族西来”，是說从西方来；“你头走，我尾随”，是說在前头走，在尾后随；說話的人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不仅在句法上，就是在不成句的詞組上，都有一条規律：“凡有‘介’的，省‘介’而‘位’都不动，即‘关系’不动”。（参看“詞形总說”的名詞，見《語法教材》附編46頁）。这就是說，“东去”的东，前边虽沒有介詞向，但它对于“去”总是“副位”，总是不动的，即疏狀关系不动，在句法即狀語成分不动。《馬氏文通》把这个問題搞支离了：有介的实体詞叫介詞的司詞，在介詞的宾次；一旦省介，誰来“司”它？作誰的“宾”？沒有着落了，他只好又立个总名目，把这种实体詞叫“轉詞”。——本篇只說介詞，不詳省略，所以附論在这里。（若找例句和說明，可参看《語法教材》第559—561頁，說明“副不是主”的例；又第445，533，627，951頁。）

因此，在句子的組織成分上，一般介詞和它所介实体詞共同構成的詞組（中学課本《汉語》就叫它介詞結構）是常用作狀語成分的。狀語就是对述說詞的“副詞性附加語”。所以上边介詞的定义說介詞是“在主从結構中起介紹作用的”：主就是被狀語修飾的述說詞（即中心詞），从就是介詞所介紹的实体詞。这种在介詞后边的实体詞，对介詞来說，是在介詞的宾位（或副性宾位）；对被它們修飾的中心詞来說，总是在副位的。

第二类　特用介詞：它的詞目只有三个：一个还是“前置介詞”，得；兩个另是“后置介詞”，的和地。它們的共同特点就在于能够介紹“兩造”，所以应該正名叫“介詞”。但它們又各自具有特点，所以又应該再分为三个小类：

（A）后引副附的介詞——“得”（第490，515，522頁）

它的职能主要是介引“后附的副附”給述說詞（动、形，即中心詞）的。引着它后面的詞或語句来补充它前面中心詞的意义（效果，程度），当然所起的作用就是介紹了（照补語的說法，就可叫引补介詞）。它虽也是前置于所介，但与一般前置介詞不同，因为它不能和它所介的詞或語句構成“介詞結構”（詳下文），而且只有这一个“得”，所以列于“特用介詞”。例如：

---

[1] “副詞”只絕不修飾名、代和助、歎，其余都可組合，所以介詞也可前附以副詞，这“不”就是否定副詞。其限制就在疑問句中介詞不能構成正否的选擇。但个别的如“这件事你給不給他办？”習慣上也可以說；新兴的介詞如“关于、对于”等則不可能。

(1) 这本書好得"很"！

(2) 毛主席領导得"好"！

(3) 会場里坐得滿滿的。

(4) 我高兴得跳起来。

(5) 他們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6) 二虎子急得滿臉通紅。

这种作为介詞的"得"，它的語法特征是：

1. 能介引一切形容詞、动詞以及一切語、句給述說詞作"后附的副附"，但恰与一般前置介詞相反，独不能介引实体詞(名詞、人称代詞)作后附的副附。(如打得敌人，这"得"就不是介詞而是表可能的"后附助动詞"了。①)

2. 沒有構詞能力。(如向后構，"得很"，"得好"都不成話；向前構，"好得"也不成話；"領导得"同上"打得"，"得"在这里已非介詞，而且虽能組合，也不成詞。②)

3. 沒有代替中心詞的能力。(不像后置介詞"的"可以作联代，如"种花的"之"的"可以代人；"得"和其它前置介詞一样，中心詞都是前边的动、形，絕不能代。)

4. 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省略。(这是和的、地相同的。如"愁得白了头髮"，可作"愁白了头髮"；"說得大笑起来"，不可作"說大笑起来"。③)

5. 在語意上，得所介引的都是对中心詞表示程度和效果等关系的，成分上都是副詞性的附加語。④

(B) 前接形附的介詞——"的"(第846頁)

它的职能，主要是联接"形附"(即"定語")給实体詞(名、代)的。接着它前面的詞或語句来修飾(限制、領攝)它后面中心詞的意义，这当然所起的作用也就是介紹了(按照定語的說法，也就可叫"接定介詞")。它置在它所介接的东西之后，所以屬于"后置介詞"。例如：(1)紅的花。(2)我的故乡。(3)中国的人民。(4)热爱和平的人們。(5)大禹治水的傳說。

这里也有一点須加說明，就是：的这种介詞有时用成詞尾的性質。把上边所举的各种結構中的的字基本上都看作介詞，当然不錯，但在形容詞、代詞后面的的，即(1)(2)兩例，就可以看作該詞的詞尾。这种詞尾，在汉語構詞法中，凝結的就成了复合詞，但也能拆开，总之可以說就是汉語的"構形"形式：形容詞的形式，代詞的領位形式。"不过这种詞形变化不同于屈折語"罢了。"只要它加在一个詞的后面，互相結合的很紧，表示一定的語法意义，我們就有权利把它

---

① 表可能的"后附助动詞""得"，参看《語法教材》第489頁。但这后引副附的介詞"得"，也可以兼表可能的意义，請参看《語法教材》第493頁。"得"后所介引的若是子句，也可以把全句的宾語作为子句的主語，参第523頁。

② 虽然語言中"能有这样的話：你看你忙得"。誠然"在这一点上，它接近'的'字。但是又不能說它是詞尾，因为'忙得'畢竟缺乏一个詞应有的完整性"(引見《中国語文》1956年6月号，下同)。而且这只不过是一种習慣的省略法，拿来作为規范化的汉語語法的例子，根本就成問題。

③ 另外的例子，如"笑断了气""哭腫了眼"等，"得"字就可用可不用。因此，所謂"别的連詞抽掉之后，那句話还是可以說(桌子(和)椅子[但'王先生和他的兒子'又怎么抽法？]…)；得字不行：如'好很'，'笑直不起腰来'…"。这也不能是一种全面的說法。

④ "得"后介引的詞句旣是"疏狀性"的(即副附)，那么如果后面是形容詞，它是否轉成副詞呢？《新著国語文法》把"得"字后边的形容詞都轉类成副詞；現在批判，这种說法也是不全面的。比較几个例子就可明白，如："这本書好極了"，"好"是形述；"这本書写得好極了"，"好"似不应轉副。"他滿滿地斟了一杯酒"，"滿滿地"是副詞形式；若改說为"他把那杯酒斟得滿滿的"，这"的"可不能作"地"，"得"后倒是形容詞形式了。

叫做詞尾。”[①]

这种作为介詞的“的”，它的語法特征是：

1. 能介紹一切詞、語、句給实体詞(名、代)作形附(定語)。

2. 有構形能力。(如“精神的青年”，“我的鉛笔”。形成汉語中的“詞尾”。)

3. 有代替中心詞的能力。(如“吃的”，“穿的”。形成汉語中的“联接代名詞”。)

4. 在一定条件下能离开它所介紹的兩造中的任何一造。(如“他的語言、的行动”；菊花，半开未开的，最好看。)

5.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蒙后省”。(如“聪明□伶俐的小孩”，“你□是你的，我□是我的”。)

(C) 前接副附的介詞——“地”(410,809 頁)。

它的职能，主要是煞住“副附”(狀語)的尾以接于述說詞(动、形)的。也是接着它前面的詞或語句来修飾(疏狀)它后面中心詞的意义，这所起的当然也是“介紹”作用了，并且它跟“的”本同源，所以应該也叫介詞(按照狀語的說法，就也可叫“煞狀介詞”)。例如：

村長特地派他去。
他痛快地講着。
他嘲笑地說。
他哎呀地叫了一声。
科学地分析問題。
他滿有信心地說。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地愣着。

这里也有一点須加說明，就是：“地”这种介詞的詞尾性質更强，尤其是在單个兒詞的后边，像“特地”(突地、忽地)等詞的地，要不承認它的詞尾資格也不可能。[②]

这种作为介詞的“地”，它的語法特征是：

1. 能介紹一切詞、語、句給述說詞(动、形)作副附(狀語)。

2. 有構形能力，卽能把所介紹的一切詞类副詞化。

3. 沒有代替中心詞的能力。(如“他慢慢地”，不成話。)

4. 能离开它所介紹的兩造中的一造，卽“中心詞”。(如“他走了，一搖一擺地”。)

---

① 参看《中国語文》1956年9月号41頁。 一般非难“的”字可以作詞尾的理由，不外是“的”字和它的詞幹可以拆在兩起。例如：“我們要經济独立，再也不吃你□穿你的了”。“他的言論、的行动都表現得很好”。然而这似乎并不能就否定“的”字的詞尾資格。誠然，在英語、俄語里，要是把詞尾和詞幹分开，确乎是寸步难行的：可是汉語畢竟是汉語，汉語的詞尾基本上都是能拆开的、活用的(所以汉語構詞法要跟“構形法”划分清楚是不可能的)；并且在其他語言中，如德語“有許多动詞”也“可以把詞素拆开”(参看同前書42頁)何独汉語？何况汉語！所以我們認为：“的”，就它在句法組織的功能上看，它是介詞；当它在單个詞的后边，特別是在形容詞、代詞的后边的时候，就有了詞尾性質，就可以叫做詞尾。(如果在名称上要跟一般外語連着詞幹而变形的詞尾区别开来，我們提議改叫“語尾”，向来有很多語法書就是叫“語尾”的。)

② 問題在于痛快、嘲笑、科学这些詞后，“地”字应不应該看作詞尾。要說它不是詞尾，但是它和它前边的詞确实是“互相結合得很紧”，而且都“表示一定的語法意义”，这样，似乎“我們就有权利把它叫做詞尾”。要說它是詞尾，那么，像痛快、嘲笑、科学这些詞岂不是都要轉变成副詞了？(因为“地”字是断然不能旣是形容詞尾(痛快)，又是动詞詞尾(嘲笑)，旣是名詞詞尾(科学)，又是嘆詞詞尾(哎喲)的。)我們認为旣然它和“地”字“結合”在一起，而“地”字又用成副詞詞尾，它当然就不可能不轉成副詞性。并且，当它們用作副附的时候，在語法特点上(卽广义形态上)，它們的詞性也确乎和原来的不尽一样了。例如，能說“我也該嘲笑嘲笑他了”，但不能說“他嘲笑嘲笑地說”；能說“很科学地分析問題”，但不能說“向很科学进軍”。可見各种詞类作了狀語之后，是和它原有的詞性——由語法特点所表現出来的——是有些不同了。現在又都帶上个副詞詞尾“地”，沒有理由不看作轉了副詞性。——形容詞尾“的”可类推；但有一点不同，就是：“的”的主要职能是介紹領位名詞，而“地”可沒有介紹副位名詞的任务。

5. 不能离开它所介紹的兩造中的另一造，即"副附"。（如"他慢慢地走，地看"，不成話。）

6.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蒙后省。（如"他大胆、放肆地說"。[1]）

汉語介詞中不但"特用介詞"（得、的、地）表現得有点独特（如果我們把印欧語系的介詞，例如俄語的 предлог，英語的 preposition，暫时擱在一边，就汉語論汉語，那么这些介詞也可以說一点独特也沒有），就是"一般介詞"，在語言結構上也还有一些特別的用法，如"提宾法"（把等），"冠領法"（对于、关于等），"襯主法"（在、像等），"冒語句法"（即通連法，因为等），詳見《語法教材》842—5頁，851—4頁，这里不多說。

四 总結

总結如下表：

第一，一般介詞……………………（縮狀）｝前置介詞

第二，特用介詞
- (A) 后引副附的—得（引补）｝前置介詞
- (B) 前接形附的—的（接定）｝后置介詞
- (C) 前接副附的—地（煞狀）｝后置介詞

总之，汉語的介詞，由于本質是动詞，在結構上虛用成介，所以它的用法是很灵活的。但都有規律可寻。人們常想把印欧語介詞的規律硬往它头上套，它当然是不肯就范的。年来主語、宾語問題的討論，有很多問題所以越弄越使人糊塗，介詞問題之沒有得到应有的健康的解决，恐怕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吧！

[1] 有些人爱說的、地是一样；但和上边"的"字的語法特征对照一下，我們就不难看出它們的特征是并不完全一样的。何況还有职能的广狹不同（即的介領位名詞，地不能介副位名詞，副位的介紹是一般介詞的任务）。的和地在现代汉語里是断然已經分化了，何況还有語原的局部不同（如然、尔等古汉語的副詞詞尾，另篇詳談）。

几个地名的规范譯法

薛 蚌 生

德国有兩个法蘭克福城，一个在美因河畔（Frankfort am Main），一个在奥德河畔（Frankfort am Oder），我国的地理圖書，都把它們譯为法蘭克福，这种譯法值得商榷。我認为前者較为著名，可簡譯作"法蘭克福"，后者可以譯作"奥德河（或奥德河畔的）法蘭克福"。

最近还看到有人把 Frankfort am Main 譯作"法蘭克福美因"（見《旅行家》1956年9月号44頁，"西德見聞"），字序完全跟德文一样。我覚得后面加上"美因"，沒有必要。退一步講，即使为了区別而加上"美因"，也应該譯作"美因河法蘭克福"，因为讀者很可能誤会"法蘭克福美因"是一条河。

苏联有兩个康索摩尔斯克（Комсомолск），一个在黑龙江畔（較大），一个在伏尔加河畔，我們的地理圖書，一般是把前者譯作"康索摩尔斯克"。后者因为是个新兴城市，我国的地理圖書很少有繪上和提到的。对它的处理，我覚得不妨譯作"伏尔加河（或伏尔加河畔的）康索摩尔斯克"。

苏联有个 Ростов на дону，另外还有一个 Ростов 城（在莫斯科东北），前者大得多，所以我国的地理圖書，一般是把前者譯作"罗斯托夫"，至于后者，由于較小，很少有繪上和提到的。这兩个地方，我覚得可以按照原文，分別譯作"頓河罗斯托夫"和"罗斯托夫"，因为如果將前者叫做"罗斯托夫"，对后者就沒法处理了。

說“在”

王 还

这里要談的“在”是介詞的“在”；而且仅限于用在表示地位的詞（或詞組）之前的“在”，并不包括用在表示时間的詞（或詞組）之前的“在”。

“在＋地位詞(或詞組)”这种結構，总起来說表示兩种意义：1)表示某个动作在什么地点發生，或某种狀态存在于什么地点；2)表示动作的施事或受事因动作的結果达到什么地点。这兩种用途决定了“在X”在句中的位置。一般說来，第一种放在动詞之前，而第二种放在动詞之后；但是其中也有些例外。现在分别說一說。

(一)“在X”＋动詞(后置成分)

A. X是动作發生的地点：

在田野上前进

在椅子上睡覚

在大禮堂看电影

在北京長到十三岁

他在口袋里掏来掏去

我在字典里查不着这个字

双方在联合公报中宣布…

最后三例的施事虽然不可能处于所指出的地点，但是动作仍然是在那里进行的，所以仍屬于这一类。这些例子中的动詞，有的不帶后置成分，有的帶宾語或补語。动詞的宾語和“在”的宾語并不通过动詞所代表的动作發生甚么关系。这些都不能倒过来，把“在X”放在动詞之后。这一类是最典型的“‘在X’＋动詞”。

B. X是动作發生的地点，同时也是受事因动作而达到的地点：

在黑板上写字

在山脚下挖战壕

在牆上貼了一張标語

在所有的井里都下了毒藥

在西北集中了四十至五十万大軍

这些例子中，“在X”之后都是动宾結構。我們虽然可以說“写”的动作是在“黑板上”进行的，“貼”的动作是在“牆上”进行的，等等，但是这一类和前一类之不同在于动詞的宾語所代表的事物，通过动作而达到(或出現于)“在”的宾語所代表的地点，例如“毒藥”通过“下”而达到了“井里”，“战壕”通过“挖”而出現于“山脚下”。由于这个特点，这类句子可以变成“在X”放在动詞之后的句子，例如：

有字写在黑板上

有一張标語貼在牆上

(二)动詞＋“在X”

A. X是施事通过动作达到的地点：

她倒在床上

血滴在地上

石头掉在水里

雨下在田地里

这些例子中，动詞都是不及物动詞。这些都不能倒过来把“在X”放在动詞之前。

B. X是受事通过动作达到的地点：

标語貼在牆上

鷄养在院子里

仇恨記在心里

他关在监牢里

这些例子中的动詞都帶有被动性質。

C. X是受事通过动作达到的地点，句中用“把”字：

把字写在黑板上

把标語貼在牆上

把他关在监牢里

如前所述，(一)类中的B式和(二)类中B, C兩式是可以互相变换的，但三种句式所表达的意思重点不同：

(一)类B式的重点在于說明在某地点作某事，而不在于說明受事达到的地点。例如：

你怎么在黑板上画画兒呢？

如果重音放在“黑板”上，意思是画画兒这件事不該在黑板上作而应該在别的地方作；如果重音放在“画兒”上，意思是在黑板上不該画画兒而該作别的。

(二)类B式的重点在于說明受事达到的地点，而不在于說明在某地点作某事。例如：

画兒怎么画在黑板上了呢？

意思是画兒应該画在别的地方，而不应該画在黑板上。

(二)类C式的重点在于說明施事如何处置受事：

你怎么把画兒画在黑板上了呢？

意思是說你不应該把画兒画在黑板上，而应該画在别的地方。

在动詞中有一些持續性的或者表示狀态的單音动詞，如：“住、睡、坐、走、躺、趴、漂”等，放在“在X”前后都可以，而且意思往往沒有甚么区别。例如：

他住在北京

他在北京住

一般地說，这类动詞放在“在X”之后，大多要帶助詞或补語，能單独用的情况較少。“生、死”兩个动詞虽非持續性的，但也屬于这类：

他生在北京

他在北京生的

由于汉語中所固有的这种現象——持續性的單音动詞可以比較随便地放在"在X"之前或之后，現在書面語中也出現了一些持續性的双音动詞放在"在X"之前而实际意义屬于(一)类而非(二)类的情形。例如:

他們生活在矿山上

志願軍战斗在朝鮮

留学生学習在北京大学

但在口語中，这种意思还是用(一)类的句式来表达。①

此外必須注意的是，"在X"放在动詞之后，跟前面的动詞結合得十分緊密，其間不能加任何成分，例如"在＋宾語"如放在动詞前，动詞可与补語或宾語結合:

他在北京住了一輩子

他在黑板上写字

而"在＋宾語"如放在动詞之后，动詞就不能和补語或宾語結合，我們不能說:

他住了一輩子在北京

他写字在黑板上

我們只能說:

他住在北京一輩子了。

他把字写在黑板上。

"一起"(或"一塊兒")也可以跟其他地位詞一样作"在"的宾語，但是用法稍有不同。"在一起"放在动詞之后，跟其他的"在X"一样; 例如:

他們倆住在一起

我把这些書都放在一起

"在一起"如放在动詞之前，"在"可以省略:

他們倆［在］一起住

我們都［在］一起学習汉語

而在一些表示移动的动詞之前，只用"一起"不能加"在":

我們一起到北京来的

你跟他一起去游泳吧(但可以說"你跟他［在］一起游泳")

这兩本書一起拿走吧

---

① 即使在書面語中，也仅限于为数極少的持續性动詞，动宾結構是非常罕見的，如: "願意保留官僚主义和軍閥主义灰塵在自己清潔的臉上。"(毛澤东)

山东省教育厅召开方言調查会議

为貫徹执行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1956年3月20日关于汉語方言普查的联合指示，1957年1月10—12日，山东省教育厅在济南召开了山东省方言調查会議。出席这次会議的單位有: 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山东人民出版社。此外，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也派兩位同志参加了会議。

会議通过了"山东省汉語方言普查实施方案"和"調查具体办法"; 确定調查工作以市、县为單位，每一單位为一个調查点。調查完畢，应根据实际情况按每一市、县或音系基本相同的几个市、县为單位，編写普通話手冊，以供当地各級学校进行普通話教学及一般幹部学習普通話之用。

全省共113个調查点，分担情形如下: 山东大学56点，山东师范学院48点，曲阜师范学院9点。会議要求1957年上半年山东大学完成22点，山东师范学院完成20点，曲阜师范学院完成1点。下半年全部完成任务。該省方言調查工作动手較晚，为把主要力量集中在方言的調查和整理方面，会議只要求1957年編好学習普通話手冊四本。

会議决定成立方言調查指导組。組長由教育厅副厅長刘健飞担任。副組長由山东大学副院長陆侃如、山东师范学院教务長王大彤、曲阜师范学院副教务長張海平担任。指导組委員有蕭滌非、殷煥先、殷孟倫、蔣維崧、严薇青、陈叔俊、苏漫、夏劍秋、曹一清等。

为加强对工作的具体領导，会議决議由副組長負責領导各該校方言調查工作。規定副組長的职責如下: 領导制訂本校方言調查計划; 作好思想动員工作; 組織力量，給工作人員以便利; 統一安排方言調查与学校其他工作; 切实帮助解决發音合作人的問題; 保証經費和資料的正常供应。各院、校根据需要可設立方言調查工作組，在指导組副組長直接領导下进行工作。最后要求各院、校应將方言調查工作列入学校計划。

这次会議采取了自由交換意見的座談方式，对实施方案及調查的具体办法进行了全面認眞的討論。会議对采取什么方法进行調查不作具体規定，各校可以在本身条件許可下积極發揮創造性。

在分配調查点时，各院、校結合工作需要和本身力量，踊躍承担任务，曲阜师范学院虽然是新建的，也承担了九点。这次会議能够开得很成功，这是跟各院、校重視方言調查，山东省教育厅会前做了充分准备工作分不开的。会后，山东省教育厅还專文通知各專署、市、县教育科、局要协助进行这項工作，要求尽可能給調查人員以工作上的便利，并号召爱好方言工作的中、小学教师进行業余研究。(唐　捷)

秦汉間的系詞"是"

赵 立 哲

近来学習古汉語語法，覺得秦汉間已經有系詞"是"。下列各句中的"是"，都难以認作指代詞:

1. 無乃尔是过与?(論語，季氏)
2. 端是無同也。(墨子，經説上)
3. 相非是相处也。(同上)
4. 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左傳，僖13年)
5. 昔秦人…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左傳，襄14年)
6. 鈞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鈞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孟子，告子上)
7. 子为誰? 曰: 为仲由。曰: 是魯孔丘之徒与?(論語，微子)

按:"为""是"互文，"为"無"此"訓，"是"也不能訓为"此"; 仲由是对話人，对方不应称他为"此"。故"是"不是指代詞。

8. 夫执輿者为誰? 子路曰: 为孔丘。曰: 是魯孔丘与?(同上)

按: 这也是"为""是"互文。而且"夫"当訓为"彼"(参考經傳釋詞)，指孔丘。因而下文就不能再説"此魯孔丘"，"彼"和"此"是矛盾的。所以"是"不能是指代詞。

9. 祆是生于乱。(荀子，天論)
10. 子墨子曰: 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墨子，耕柱)

按: 这是墨子对其論敌巫馬子的答辯，"子"指巫馬子，"是"不能是"子"的修飾語。

11. 豈不尔思室是远而。(論語，子罕)

按: 此例的"是"被夾在名詞和形容詞之間，与例4"其君是惡"結構正同。語义虽不如"其君是惡"句自然，也并非絕不可通。

12. 蔡人不知其是陈君也。(谷梁傳，桓六年)
13. 何以知其是陈君也?(同上)
14. 何用見其是齐侯也?(同上，僖元年)

按: 对汉代来說，《谷梁傳》倒还是可信的。并且由它可以証明: 例5的"是"必不是指代詞。

15. 其是吾弟与?(史記，刺客傳)

按: 楊树达先生《詞詮》認为是助詞的"其"，与例12、13、14、15的"其"均不合，所以这些"其"为指代詞，而"是"則是系詞。

16. 巫嫗弟子是女子也。(史記，滑稽列傳)
17. 龟者是天下之宝也。(同上，龟策列傳)
18. 汝非豫讓邪? 曰: 我是也。(同上，刺客列傳)

按: 前有主語"我"，"是"当然不是表示然諾的。

19. 此必是豫讓也。(同上)
20. 此是家人言耳。(史記，儒林傳)

按: 例20《汉書》作"此家人言耳"，例19《国策》作"此必豫讓也"。此种書面記录的歧异，乃是口語交叉現象(見后)的反映，不足怪。

21. 金玉是畯，人为宝。(新序杂事篇四)

按: "为""是"互文，知前句非倒裝。

22. 人民是宝。(韓詩外傳十)

按: 即21例的变文，非倒裝句。

23. 若欲规之，乃是离之; 若欲飾之，乃是賊之。(淮南子，主术訓)
24. 如見大鳥来集，群鳥附之，則是鳳凰。(論衡，講瑞)

先秦兩汉的"是"，在指代詞和系詞的問題上，有三种情况: (一)必須認为是指代詞的(不必举例); (二)必須認为是系詞的，如上例; (三)可認为是指代詞，也可認为是系詞的，如"楊氏为我是無君也"(孟子，滕文公下)之类。①

(一)类(三)类占絕对的多数，(二)类却很少。这种不平衡的現象正說明了下面的道理。那就是: 語詞的轉化，尤其是虚詞的轉化，不可能是跳躍的。从甲变为乙，其間必有一个时期呈現出交叉的現象: 甲，乙，亦甲亦乙。这种交叉現象說明了語言也和別的現象一样，是运动的而非靜止的。正因为它是运动的，所以才有新生的。正因为它是新生的，所以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它总是少数的; 但到另一个历史阶段，它会發展成为多数。另一方面，在运动过程中又有相对的靜止; 这种相对的靜止的东西总是多数的; 到了另一个历史阶段，它就逐漸的变为少数的。从先秦到六朝，"是"的系詞与指代詞的轉化，似乎就是这样。語法学家們也都看到了这一点。

因此，对于秦汉时代是否有系詞"是"的問題，不应單單追求例証的数量。当然，也不是不要例証; 只要不是單文孤証，对它的相对面来說，它成为一个有独特性質的小集团，表現出新的历史前途，我們就应当承認它的存在。何况它們之中还有(三)的可此可彼呢?

---

①所以說它們可此可彼，并不是以今度古; 古汉語本身上是有这种証据的。如"不識王之不可以为湯武，則是不明也; 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孟子，公孙丑下)。不能說这兩个"是"一定就是指代詞，而說它們是系詞就是以今度古。因为"今有場师，舍其梧檟，养其樲棘，則为賤場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为狼疾人也"(孟子，告子上)和"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雛，則为無力人矣。今曰举百鈞，則为有力人矣"(孟子，告子下)中的四个"則为"的"为"是系詞，同样結構的"則是"的"是"就不能沒有系詞性。但是若根据《墨子，尚同》中的"則此豈刑不善哉? 用刑則不善也"看来，"則是"的"是"也还难以說它們沒有指代性。因此，我們不能冒然肯定"則是"的"是"就是系詞而非指代詞，当然也不能肯定它就是指代詞而非系詞。

陆法言的《切韵》

——中国語言学史話之五——

李 于 平

一 《切韵》和反切

陆法言的《切韵》是在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写成的。

我們要了解《切韵》的价値,必須追溯《切韵》以前語音研究的历史,反切的起原。那最好是讀顔之推《家訓,音辭篇》起头的一段:

>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傳,《離騷》目《楚辭》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后有楊雄著《方言》,其言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讀之是非也。逮郑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愼造《說文》,刘熹制《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証音字耳。而古語与今殊别,其間輕重清濁,犹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汉末人独知反語。① 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貴乡公不解反語,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

簡單的說,向来討論語言文字的書和古書的注解,都用比喻的方法說明讀音,到孙炎才用反切注音。

这里举几条《說文解字》用"讀若"来說明讀音的例子:

> 亼,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凡亼之屬皆从亼。讀若集。(卷五下)
>
> 森,木多皃,从林从木。讀若曾参之参。(卷六上)
>
> 像,象也。从人从象,象亦声。讀若养。(卷八上)
>
> 匚,受物之器,象形。凡匚之屬皆从匚。讀若方。(卷十二下)

用"讀若"的方法說明讀音,不容易說得明白准确。"內言"、"外言"、"急言"、"徐言"之类更加不好了解。

反切是用兩个字来注一个字的音,例如:

> 东,德紅反。
>
> 同,徒紅反。

"東"字的音是"德紅反","東"是被反切的字,"德"是反切上字,"紅"是反切下字。"同"字的音是"徒紅反","同"也是被反切的字,"徒"是反切上字,"紅"是反切下字。被反切字和反切上字双声,就是說"東"和"德"声母相同,"同"和"徒"声母相同。被反切字和反切下字叠韵,就是說"東"和"紅"韵母声調都相同,"同"和"紅"韵母声調都相同。"東"和"紅"声調本来是相同的,都是古平声。北京話和大部分現代方言,古平声都依古声母清濁分化成陰平和陽平兩类。"東"是古平声清声母字,所以現在是陰平。"紅"是古平声濁声母字,所以現在是陽平。"同"和"紅"都是古平声濁声母字,所以現在都是陽平。从用比喻的办法說明讀音,到用反切注音,是很大的进步。从此以后,每个字的讀音都能用簡單明白的方式表示出来。能够使用反切,就表示能够正确的分析字音。反切把每个字音分析成声母、韵母和声調三部分,这种分析法到今天还是很适用的。

陆法言的書叫《切韵》,"切"是反切上字,"韵"是反切下字。《切韵序》云:"又支脂魚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論是切。"这是說"支脂"的反切下字相同,"魚虞"的反切下字相同,"先仙"的反切下字相同,"尤侯"的反切上字相同。《敦煌掇瑣》第一百号"守溫撰論字音之書"第一截"定四等重輕兼辯聲韵不和無字可切門"云:

> 交,此字是四等中第二字,与归精清从心邪② 中字不和,若將精清从心邪中字为切,將交字为韵,定無字可切。但是③四等第二字,总如交字例也。
>
> …精交反,是例諸字也。

"交"字是二等字,二等不和"精、淸、从、心、邪"这些声母拼。要是用"精、淸、从、心、邪"这些声母字作反切上字(为切),用"交"字作反切下字(为韵),一定無字可切。例如"精交反"就無字可切。凡是二等字,都和"交"字一样。从这段話,可以看出,"爲切"的"切"是反切上字,"爲韵"的"韵"是反切下字。④沈括《夢溪筆談》卷第十五說:

> 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所謂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

沈括認为"切韵之學,本出于西域",这是沒有根据的。

---

① 顔之推《家訓,書證篇》云:"且鄭玄(公元127—200年)以前,全不解反語。"陆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的"條例"一項云:"然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張守节《史記正義論例謚法解》的"論音例"一項云:"然則先儒音字,比方爲音。至魏祕書孫炎始作反音。"孫炎字叔然,《音辭篇》作孙叔言。参看戴震《聲韵考》卷一"反切之始"条。

② "邪"原作"耶"。

③ "但是"是"只要是"的意思。

④ 《四部叢刊續編》本《切韵指掌圖》的"檢例下"一項云:"凡切字以上者爲切,下者爲韵。"又"音和切"一項下云:"丁增切登字——緣用丁字爲切,(中略)用增字爲韵,(下略)"說法和"守溫撰論字音之書"相同。

不过他对“切”和“韵”的解釋是不錯的。金韓道昭《五音集韵》序云:

斯有陆生，…定为切韵五卷，…夫切韵者，盖以上切下韵，合而翻之，因为号以为名。

直截了当認为，《切韵》的得名就是由于反切上字叫“切”，反切下字叫“韵”。既然上字为切，下字为韵，所以反切也可以叫做“切韵”。邵光祖的《切韵指掌圖檢例》，云:

按《廣韵》凡二万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切韵者三千八百九十。⑤

这里的“切韵”就指反切，是說《廣韵》有三千八百九十个“小韵”，每个“小韵”一个反切，又音不計。

二 《切韵序》略釋⑥

陆法言撰《切韵》的經过，和《切韵》的性質，在《切韵序》里头說得很清楚。我們先抄原文，再就原文略加解釋。

切韵序

昔开皇初，有刘仪同臻、顏外史之推、盧武揚思道、李常侍若、蕭国子該、辛諮議德源、薛吏部道衡、魏著作彥淵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韵。以古今声調，既自有別，諸家取舍，亦复不同。吳楚則时伤輕淺，燕赵則多涉重濁，秦隴則去声为入，梁益則平声似去。又支章移反脂旨夷反、魚語居反虞語俱反，共为一韵，先蘇前反仙相然反尤雨求反侯胡溝反，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异。呂靜《韵集》，夏侯詠《韵略》，陽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譜》，杜臺卿《韵略》等，各有乖互。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緩。顏外史、蕭国子多所决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来論难，疑处悉尽，何为不随口記之，我輩数人定則定矣。法言即燭下握笔，略記綱紀。博問英辯，殆得精华。于是更涉餘学，兼从薄宦。十数年間，不遑修集。今返初服，私訓諸弟，凡有文藻，即須声韵。屏居山野，交游阻絕。疑或之所，質問無从。亡者則生死路殊，空怀可作之歎，存者則貴賤礼隔，已报絕交之旨。遂取諸家音韵，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为切韵五卷。剖析毫氂，分別黍累。何煩泣玉，未可懸金。藏之名山，昔怪馬迁之言大。持以蓋醬，今歎楊雄之口吃。非是小子專輒，乃述群賢遺意。宁敢施行人世，直欲不出戶庭。于时岁次辛酉，大隋仁寿元年也。⑦

陆法言名詞，以字行。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韵》和《敦煌掇瑣》第九十九号，在序文前头都有“陆詞字法言撰切韵序”等九字。《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艺文志》都著錄陆慈《切韵》五卷。“詞”之韵邪母字，“慈”之韵从母字，讀音相近。

陆法言的生平史籍上記載的很簡略。就血統丁說，陆法言的祖先是鮮卑人，步陆(或作六)孤氏。后魏孝文帝迁都洛陽，一切都学汉人的样子，甚至在朝廷上不許說鮮卑語⑧，只許說汉語。“步陆孤氏”汉化改为“陸氏”。陆法言的父亲陆爽，就已經完全汉化。《隋書》卷五十八《陸爽傳》說:“爽少聰敏，年九岁就學，日誦二千餘言。”周武帝請他入关的时候，“載書數千卷”。到隋文帝的时候，他建議:“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所以就文化上說，陆法言完全是汉人。

切韵序說“昔开皇初”，刘臻等八人都到陆法言家里討論音韵，我們也不能确指开皇初是开皇哪一年⑨，現在姑且假定为开皇元年(公元 581 年)。陆法言的生年卒年無考。他父亲陆爽“开皇十一年(公元 591 年)卒官，时年五十三。”(隋書)假定陆法言比他父亲小二十岁，开皇元年陆爽四十三岁，陆法言二十三岁。

刘臻等八人的生年卒年不完全可考。現在列成一个表，并附陆爽、陆法言，以資比較。

姓　名	生　年 (公元)	卒　年 (公元)	开皇元年 (公元581年)	仁寿元年 (公元601年)
刘　臻⑩	527	598	55岁	亡
顏之推⑪	531	591—600	51岁	亡
盧思道⑫	535	586	47岁	亡
魏彥淵⑬	至晚540	至晚 604	至少42岁	
李　若⑭		586—600		亡
蕭　該⑮				
辛德源⑮				
薛道衡⑯	540	609	42岁	存
陆　爽	539	591	43岁	亡
陆法言	約559		約23岁	切韵序題仁寿元年　約43岁

⑤ 据《叢書集成》景印《墨海金壺》本。

⑥ 根据故宮景印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韵》，以王国維写印本《切韵》殘卷第二种、《敦煌掇瑣》第九十九号及《廣韵》所載《切韵序》校之。异文从略不注。

⑦ 参看:

1) 国立中山大学語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三集第二十五、六、七期合刊，《切韵專号》，1928 年出版。

2) 陈垣:《切韵与鮮卑》，載北京圖書館《圖書季刊》第三卷第三期 83—88 面，1936 年出版。

3) 陈寅恪:《从史实論切韵》，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單行本，1948 年出版，又載《嶺南学报》第九卷第一期 1—18 面，1949 年出版。

由上表可以看出，«切韵序»卷首叙述刘臻等八人，大概以年龄大小为序。刘臻比陆爽大十二岁，顏之推比陆爽大八岁，盧思道比陆爽大四岁。除魏彦淵外，刘顏盧李蕭辛薛七人次第，«切韵序»各种本子都是一致的。魏的次第各本不一致。全本«刊謬補缺切韵»魏在最后，«敦煌掇瑣»第九十九号«切韵序»甲本同。王国維写印本«切韵»殘卷第二种魏在盧李之間。«廣韵»魏在顏盧之間。上表姑依王国維写印本«切韵»殘卷第二种。

刘臻等八人都是陆法言的長輩，所以討論的时候魏彦淵讓陆法言"随口記之"。

陆法言后来作了小官，十几年中間都沒有空閑编書。开皇二十年，太子勇廢。隋文帝想起当初陆爽建議給太子勇的兒子改名，恨陆爽多事。这时候陆爽本人已經死了，不能处分，陆法言的官兒却因此丢了。⑰«切韵序»說"今返初服"，就是官丢了。不作官，就有工夫编書了。对陆法言說，这个是不幸，对后人說，这个得算是大幸。第二年，就是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陆法言的切韵写成了。

有人因为«切韵序»有"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話，就說«切韵»所代表的語音系統包括古今四方的。这种看法是不足信的。

汉朝人就知道古今音异，可是系統的研究上古音，是从宋朝人开始的。一直到清朝，才把«詩經»用韵的情况，形声字(根据«說文解字»)所代表的音韵系統弄清楚。刘臻、顏之推和陆法言等人，虽然博学，可是限于时代，我們不能假定他們明白古代的語音系統。戴震«聲韵考»卷三云:

按古音之說，近日始明。

又«書廣韵四江後»云:

隋唐二百六韵，据当时之音撰为定本。至若古音，固未之考也。

說到方言的差別，«孟子»就說齐人楚人話不同。⑱上文引顏之推«家訓，音辭篇»說"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兹(魏)厥後，音韵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任何时代都有方言的差別，«切韵»的时代也不例外，可是«切韵»的时代有方言差別，并不能說«切韵»就包罗各地方言的音系。«切韵序»末題"大隋仁壽元年"，隋的都城在長安，因此也有人說«切韵»代表長安方言。陈寅恪先生«從史實論切韵»指出:陆法言和刘臻等都不是世居关中之人，«切韵序»提到呂靜«韵集»等五書都不是关中人之著作。«切韵序»批評"吳楚則时伤清浅，燕赵則多涉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列举各地方言的缺点，沒有提到中原，可見刘臻等認为中原即洛陽及其附近的語音是正音。因此認为«切韵»代表洛陽語音，不代表長安語音。

"遂取諸家音韵，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切韵»五卷。"表示«切韵»編者把别的書里的字都折合成«切韵»的系統。看下文第34面。

«刊謬補缺切韵»韵目下注有韵部分合，如:

十七眞職鄰反，呂与文同，夏侯、陽、杜別，今依夏侯、陽。

十八臻側詵反，無上声，呂陽杜与眞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二十殷於斤反，陽、杜与文同，夏侯与臻同，今並別。

請参看第31面書影。

有人根据韵目下所注韵部分合，以为«切韵»的原則是从前人韵部之分，不从前人韵部之合。这个看法是片面的。陈寅恪先生«從史實論切韵»指出:"«顏氏家訓，音辭篇»略云:'«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不可依信。'«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韵，而王仁昫本«切韵»則成在四十一清，仍在四十九蒸，宏在四十耕，登在五十登，此«切韵»不从«韵集»之合者也。«韵集»以为奇益石分作四章，而«切韵»則为奇同在五支，益石同在十七昔，

---

⑧ «魏書»卷七«高祖紀»:"[太和十有九年(公元495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于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

⑨ 不过总在开皇五年九月以前。开皇五年九月，李若使于陈。开皇六年，盧思道卒于長安。

⑩ «隋書»卷七十六«刘臻傳»:"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

⑪ 据錢大昕«疑年錄»考定。«家訓序致篇»云:"年始九歲，便丁荼蓼。"«梁書»卷五十«顏協傳»云:"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由此推定顏之推生于中大通三年。«家訓終制篇»云:"吾已六十餘。"可以推知顏之推卒于开皇十一年以后。«北史»卷八十三«顏之推傳»云:"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深見禮重，寻以疾終。"可以推知顏之推卒于开皇中。开皇共二十年，所以顏之推卒于开皇十一年至二十年間。

⑫ 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韵»引«張說之文集»卷二十五«盧思道碑»云:"隋開皇六年，春秋五十有二，終於長安。"

⑬ «隋書»卷五十八«魏澹傳»云:高祖"詔澹別成魏史"，"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由此推知魏澹卒年最晚是仁寿四年，开皇元年至少有四十二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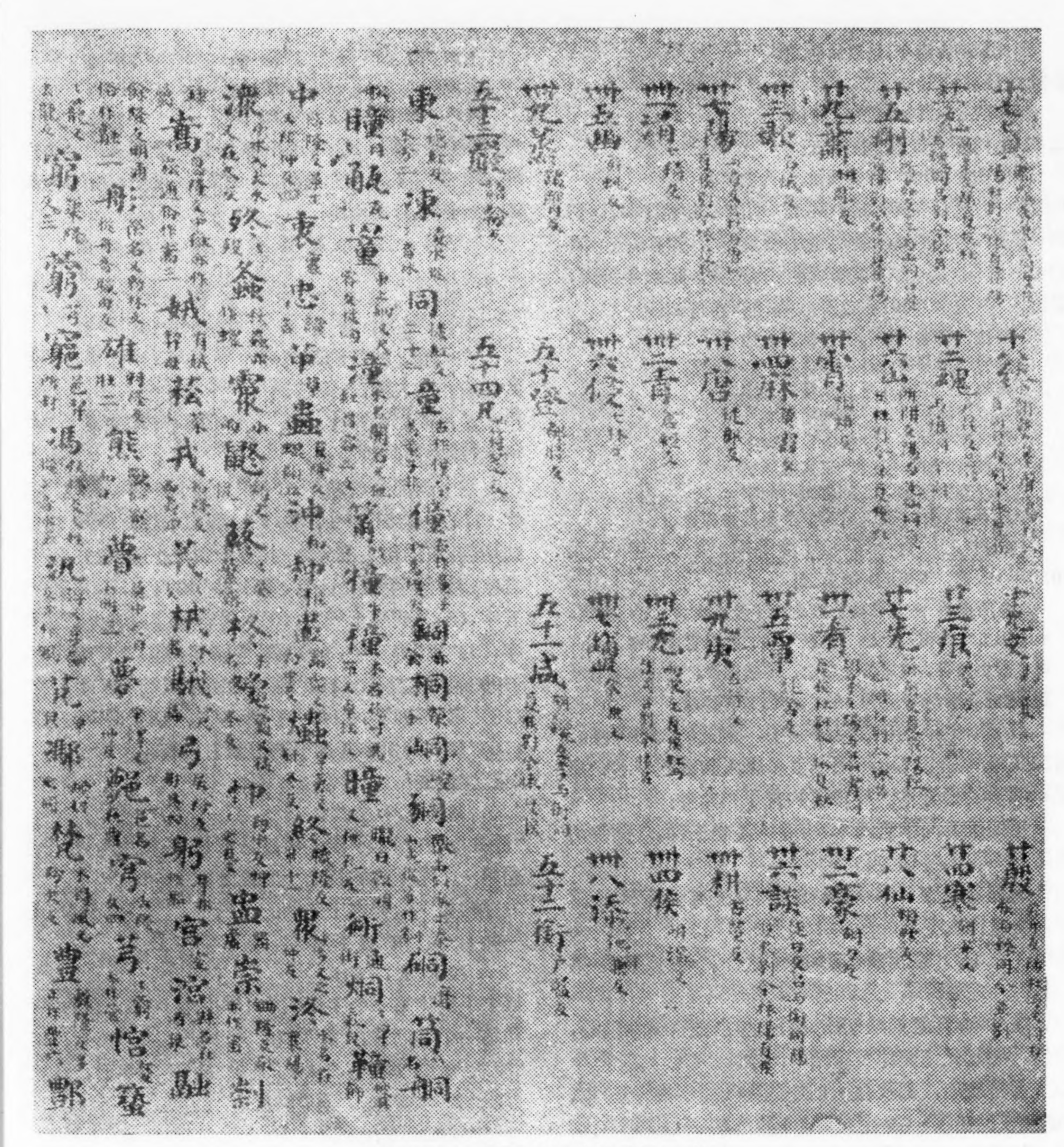
⑭ «隋書»卷一«高祖紀»，开皇五年九月，李若使于陈。«北史»卷四十三«李崇傳»云"[若]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諮議。"

⑮ 蕭該«隋書»卷五十八有傳，辛德源«隋書»卷七十五有傳，二人生年卒年無考。

⑯ «隋書»卷五十七«薛道衡傳»云，被杀时年七十。«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一繫此事于大業五年。

⑰ 見«隋書»卷五十八«陸爽傳»。

⑱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



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韵(全本)的一部分

此«切韵»不从«韵集»之分者也。然則«切韵»于諸家韵書固非專取其韵部之別者而捨其同者，特陆氏于注文中不載捨其韵部之別者而取其同者耳。"陈先生的論証是非常有力的。其实單純依靠韵部分合，脫离反切，是考訂不出晋韵系統的。看下文第 34 面。

"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这是說明«切韵»不光是实用的，并且是审音的，清濁輕重，大概都指韵母的差別。⑲

三 «切韵»和«切韵»系統的韵書

东汉末年(三世紀初)开始用反切注音。有了反切，才有韵書。从开始用反切到«切韵»成書(公元 601 年)，就是从公元三世紀到六世紀，这四百年是晋韵学極盛的时期，用顏之推的話来說，是"晋韵鋒出"，可以参看«隋書經籍志»等書目。最早的韵書是«隋書經籍志»著录的李登«聲類»，«切韵序»提到的韵書有吕靜«韵集»等五种。«切韵»一出来，好像把别的韵書都压倒了，成为韵書里的权威。長孙訥言为«切韵»作箋注，序云：

---

⑲ 参看唐蘭«論唐末以前韵學家所謂"輕重"和"清濁"»，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單行本，1948 年出版。不过故宮藏«刊謬補缺切韵»殘本卷首所謂清濁是指声母的清(不帶音)濁(帶音)，看下文第 33 面及注 26。

此製酌古沿今，無以加也。⑳

孙愐《唐韵序》云：

惟陆生《切韵》，盛行于世。⑳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韵》序云：

陆法言《切韵》，时俗共重，以为典规。

《唐韵》和《刊謬補缺切韵》都是《切韵》的增訂本。《切韵》的增訂本很多，最晚也是最重要的增訂本是《廣韵》。《廣韵》是《大宋重修廣韵》的簡称，陈彭年等編，景德四年(公元 1007) 成書。《廣韵》卷首云：

陆法言撰本　　長孙訥言箋注
仪同三司刘臻…八人同撰集
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
关亮增加字　　薛峋增加字
王仁煦增加字　　祝尚丘增加字
孙愐增加字　　严宝文增加字
裴务齐增加字　　陈道固增加字
更有諸家增字及义理釋訓悉纂略备載卷中

《廣韵》之后有《集韵》，丁度等編，宝元二年(公元 1039年)成書。《集韵》卷首云：

今所撰集，务从該廣。經史諸子及小学書，更相參定。凡字訓悉本許愼《說文》。愼所不載，則引它書为解。凡古文見經史諸書，可辨識者取之，不然則否。凡經典字有数讀，先儒傳授，各欲名家，今竝論著，以稡群說。

《切韵》的原本現在見不到了，这是最大的遺憾。可以庆幸的是近几十年出了很多唐人韵書的鈔本。都是《切韵》的增訂本。最重要的有下列几种：

王国維写印本唐写本《切韵》殘卷三种。(簡称切一、切二、切三。)

蔣斧藏本唐写本《唐韵》殘卷。(上海国粹学报館景印)。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韵》殘本之一，《敦煌掇瑣》第一〇一号。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韵》殘本之二，故宫博物院藏，有延光室照片及唐蘭写印本。

以上都是殘卷，都收在《十韵彙編》(刘半农等編)里。《瀛涯敦煌韵輯》(姜亮夫写印)收有切一(S2683)、切二(S2055)、切三(S2071)、《刊謬補缺切韵》殘卷之一(P2011)，还有别的殘卷。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韵》，故宫博物院1947年景印本。

只有这一种是完全的。这些韵書和《廣韵》、《集韵》，可以总称为《切韵》系統的韵書。

根据各种抄本唐人韵書和《廣韵》，我們可以知道《切韵》的大概面目。《切韵》分五卷，平声字多，占一二兩卷，上声去声入声，各占一卷。《切韵》共一百九十三韵，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韵》共一百九十五韵，《廣韵》共二百零六韵。

	切韵	刊謬补缺切韵	廣韵
平声	54 韵	54 韵	57 韵
上声	51 韵	52 韵	55 韵
去声	56 韵	57 韵	60 韵
入声	32 韵	32 韵	34 韵

《刊謬補缺切韵》比《切韵》多兩韵，上声多出一个广韵，㉑ 去声多出一个嚴韵。㉒ 《廣韵》再把《切韵》下列的十一韵各分成兩韵：

切韵	眞	軫	震	質	寒	旱	翰	末	歌	哿	箇
	‖	‖	‖	‖	‖	‖	‖	‖	‖	‖	‖
廣韵㉓	眞	軫	震	質	寒	旱	翰	曷	歌	哿	箇
	諄	準	稕	術	桓	緩	換	末	戈	果	过

在《切韵》的音韵系統里，平上去三声無鼻音韵尾的沒有相配入声，收鼻音韵尾的才有相配入声，所以入声韵数最少。去声泰、祭、夬、廢四韵無相配平上入三声，所以去声韵数最多。

每个韵都分成若干"小韵"，每个小韵是一組同音字(有的小韵只有一个字)。如第 31 面書影《刊謬補缺切韵》东韵起头部分，一共有十六个小韵：(1)"東"等二字(2)"同"等二十一字，(3)"中"等四字，(4)"蟲"等五字，(5)"終"等十一字，(6)"忡"等兩字，(7)"崇"等兩字，(8)"嵩"等三字，(9)"戎"等四字，(9)"弓"等四字，(10)"融"等二字，(11)"雄"等二字，(12)"瞢"等三字，(13)"穹"等四字，(14)"窮"等三字，(15)"馮"等五字，(16)"豐" 等六字(这小韵附圖上只有起头兩个字。)"東"字注云：

德紅反，木方，二。

"德紅反"表示本小韵的字讀音都是"德紅反"，每个小韵第一个字下注的反切一直管到本小韵的末了。"木方"解"東"字，和本小韵别的字無干。"二"表示本小韵一共有"東"和"凍"兩个字。"凍"字注云：

凌水，从冫，音冰。

每个小韵除第一个字标明本小韵的反切外，别的字都和第一个字同音，"東"字和"凍"同音，所以沒有反切。"凌水"解釋"凍"字，"从冫"是說"凍"字的字形，"音冰"是說"冫"字音冰。"同"字注云：

徒紅反，二十一。

"同"是个常用字，沒有解釋，"徒紅反，二十一"是說这个小韵的字都是"徒紅反"，一共二十一字。表示全小韵讀音的"反切"都在第一个字的注里。表示又音的反切和解釋一样，只管到本字，和本小韵别的字不相干。

---

⑳ 据《廣韵》卷首所載。

㉑ 上声韵目："五十一广虞掩反，陆無韵目，失"。"广"字本来就这么写，不是"廣"字的簡体，在《廣韵》里，这个韵目是"儼"。

㉒ 去声韵目："五十六嚴魚淹反，陆無此韵目，失"。韵目字形和平声韵目"五十三嚴語驗反"字形相同，在《廣韵》里这个韵目是"釅"。

㉓ 蔣斧藏本《唐韵》去声五十九韵，比《廣韵》少一个"釅"韵，入声韵數和《廣韵》相同。

比如"中"小韵:

中陟隆反,景正,又陟仲反,四。衷衷。忠譏言。

苹草。

"陟隆反"是本小韵的反切,表示"中"、"衷"、"忠"、"苹"四个字都音"陟隆反"。"又陟仲反","陟仲反"是"中"字的又讀,其他三字都沒有这个又讀。又如"終"小韵:

終職隆反,畢,十一。衆多,又之仲反。…

"終"字注"職隆反"是本小韵的反切,本小韵十一个字都音"職隆反"。"衆"字注"又之仲反","之仲反"是"衆"字的又讀,和其他十字無干。

全本《刊謬補缺切韵》每一个小韵第一字的注,先是全小韵反切,其次是本字解釋(这一项可能沒有),其次是本字又音,其次本小韵字数。各种韵書注的项目次第不完全一致。如《切二》"東"小韵和"中"小韵:

東德紅反,二。按《說文》春方也,动也,从日,又云,日在水(当作木)中。涷水名。

中按《說文》和也,陟隆反,又陟仲反,三。哀(当作衷)按《說文》衷,褻衣也。忠

《廣韵》"東"小韵和"中"小韵:

東春方也,《說文》曰动也,从日在木中。…德紅切,十七。…

中平也,成也,…陟弓切,又陟仲切,四。衷…忠…苹…

我們讀韵書的时候,必須小心,不能把一个字的又音当作整个小韵的音。

鈔本唐人韵書都是"某某反",《廣韵》和《集韵》都是"某某切","某某反"和"某某切"是一样的,例如"東、德紅反"和"東、德紅切"同音。

《切韵》的字数,根据封演《聞見記》卷二"声韵"条,"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㉔;根据《式古堂書画彙考》書卷八所載孙愐《唐韵序》,是一万一千五百字。㉕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韵》全本卷一、三、四、五及敦煌本殘本卷三、四、五有总字数,卷二無总字数,四卷合計,总字数是四万八千一百七十字,內"舊韵"九千四百七十三字,"訓"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三字,"新加韵"四千八百六十二字。子細比对这兩种本子的数字,知道这兩个本子的确同出一源。假定卷二"舊韵"字数相当于其他四卷的平均数,那么王仁昫所据本《切韵》是一万一千八百四十一字。

故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韵》殘本內部体例不一,是个拼湊起来的本子。不过这个本子卷首有全書总字数:

右四声五卷大韵总有一百九十五

小韵三千六百七十一　二千一百二十韵清

一千五百五十一韵濁

已上都加二百六十五韵

凡六万四千四百二十三言　旧二万二千七百二十三言

新加二万八千九百言

大韵总数是沒有問題的,195韵,比《切韵》多兩韵。小韵的数目也大致可信。㉖ 3671 减去 265,《切韵》有 3406 个小韵。总字数 64423 比全本《刊謬補缺切韵》一、三、四、五四卷总字数 48170 多 16253 字,也可能近于事实,不过总数和所举細数不合。

根据以上所說《切韵》有 193 个大韵,3426 个小韵,一万一二千字,平均每个字大概有兩个字"訓解"。《切韵》全書篇幅不大,陆法言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除名,第二年(仁寿元年,公元 601 年)就写成了。現存鈔本唐人韵書中,《切一》可能近于《切韵》原本,《切三》可能近于長孙訥言注本,《切二》体例不純,可能是个拼湊的本子。蔣斧藏本《唐韵》不知道和孙愐《唐韵》有什么关系。三种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韵》,故宫藏殘本一定是个拼湊的本子,其他兩种是王仁昫本,沒有什么問題。

从《切韵》到《廣韵》,"大韵"的数目增加了,"小韵"的数目也增加了,字数("韵")和解釋("訓")也都增加了,可是就全本王韵和《廣韵》說,所代表的音韵系統却是一致的。其他殘卷不能考訂音韵系統,不过拿来和全本王韵、《廣韵》比較,看不出系統上的不同。当然这些韵書中間,反切用字不全相同,个别的字归哪一个韵,也有出入之处。不过这些出入并不妨害系統的一致。

韵書的音韵系統是根据反切研究出来的。陈澧的《切韵考》,就是根据《廣韵》的反切作出来的,他的方法和結論,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基本上也都是站得住的。《切韵考》和梁僧宝的《四声韵譜》(这書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是讀《廣韵》的重要参考書。

《切韵》和《廣韵》,一个韵可以是一个韵母,也可以有兩个、三个或四个韵母。例如江韵是一个韵母,唐韵有兩个韵母,麻韵有三个韵母,庚韵是四个韵母。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韵》寒韵有兩个韵母,"干看寒"等字是一个韵母,"官寬桓"等字是另一个韵母。《廣韵》把《切韵》的寒韵分成寒桓兩韵,寒韵是一个韵母,包括"干看

㉔ 字数和李登《聲類》相近。封演《聞見記》卷二"文字"条云:"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諸部"。

㉕ 序云:"今加三千五百字,通旧总一万五千文"。封演所見本比孙愐所見本多六百余字,故宫藏殘本《刊謬補缺切韵》載長孙訥言序云"又加六百字",也許封演所見本是長孙訥言箋注本。

㉖ 全本《刊謬補缺切韵》,据李榮《切韵音系》(1956年北京新一版)的校补,共計 3617 个小韵,其中 2094 个清声母小韵,1523 个濁声母小韵。根据邵光祖《切韵指掌圖檢例》,《廣韵》有 3890 个小韵。参看上文第 29 面及注⑤。

寒”等字，桓韵也是一个韵母，包括“官寬桓”等字。無論寒桓分韵不分韵，“干看寒”的韵母总是和“官寬桓”不同。离开反切，單純就韵部分合是考訂不出音韵系統的。研究音韵，必須記住这一点。

四 《切韵》的重要性

《切韵》的重要性可以分成三方面来說。第一，《切韵》如实的記录了一个內部一致的語音系統。我們能够对当时的汉語音韵系統有比較全面的認識，主要是根据《切韵》系統的韵書。

第二，研究《切韵》以前的語音系統，要从《切韵》往上推。上文已經說过《切韵》不是兼包古今的韵書，并且指出当时还沒有这个条件。这兩句話之間有沒有矛盾呢？沒有矛盾。因为語音演变是有規律的，一个时代的語音系統反映較早时代的語音系統。可以举一个現实的例子来說。北京語音沒有入声，可是根据北京語音，还是可以看出某些字音古代一定是入声，某些字音古代一定不是入声。北京語音中，[p-]、[t-]、[k-]、[tɕ-]、[tʂ-]、[ts-] 等六个不送气塞音塞擦音声母，逢陽平一律是古入声。例如：

拔白薄別博，達笛毒奪德，格革國，極局急絕節，宅濁直竹拙，雜賊昨足卒

北京語音中，[-n] 和 [-ŋ] 兩个鼻音韵尾字一律不是古入声。例如：

滿飯山天限眞人近春困間雲，忙方讓兩羊狂網冷兵輕送用

同样的道理，《切韵》系統是当时的語音系統，可是其中反映出《切韵》以前語音的情况。比如《切韵》有东、冬、鍾三韵（举平声包括上声去声），根据反切，东韵有兩个韵母，現在用“東”和“中”分別表示，在上古音里东韵“東”类字（一等）和鍾韵字諧声押韵，东韵“中”类字（二三四等，簡称三等）和冬韵字諧声押韵，《切韵》一个韵的兩个韵母反映古代兩个不同的来原。东韵“東”类字和“鍾”韵字諧声的例如：

重鍾韵：　動東韵“東”类

公東韵“東”类：訟鍾韵

東韵“東”类字和“鍾”韵押韵的例如：

縫鍾韵：總東韵“東”类：公東韵“東”类

（《詩》《召南》《羔羊》三章：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東東韵“東”类：蓬東韵“東”类：容鍾韵

（《詩》《衛風》《伯兮》二章：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東韵“中”类字和多韵字諧声的例如：

冬冬韵：　終東韵“中”类

宗冬韵：　崇東韵“中”类

東韵“中”类字和多韵字押韵的例如：

仲東韵“中”类：宋冬韵：忡東韵“中”类

（《詩》《邶風》《击鼓》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憂心有忡。）

又如《切韵》的支、脂、之三韵，在現代大部分方言里都沒有分別，可是就上古音說，这三韵的来历是不同的。

第三，研究現代汉語，可以用《切韵》来說明各方言的变迁，和方言之間的关系。上文已經說过，《切韵》不是兼包各地方音的韵書，《切韵》的語音系統有一定的标准。既然如此，怎么能用《切韵》来說明各方言的变迁，和方言之間的关系呢？这个問題要略加說明。我們不能假定所有現代方言都是从《切韵》系統演变下来的，可是我們可以假定《切韵》时期的方言，音类上头的差別比音値上头的差別小。我們也可以拿現代方言的情况来类推。拿北京和济南說，这兩处的話一听就能分出来，音値差別相当大，可是音类差別不大。这兩处都有陰陽上去四个声調。兩处的調値（声調的高低升降）相差很远：

	陰平	陽平	上声	去声
北京	˥55	˧˥35	˨˩˦214	˥˩51
济南	˨˩˧213	˦˨42	˥55	˨˩21
例字	飞天	人雲	苦米	送旧

可是北京和济南調类（哪个字屬哪个調）差別不大。古平声清声母字北京、济南都讀陰平，如“飞、天”。古平声濁声母字北京、济南都讀陽平，如“人、云”。古上声清声母字和次濁声母字北京、济南都讀上声，如“苦、米”。古上声全濁声母字北京、济南都讀去声，如“淡、舅”。古去声字北京济南都讀去声，如“送、旧”。总起来說，古平上去三声字，北京济南兩处今調类都相同，只有古入声，兩处今調类有一部分不同。古入声清声母字北京讀陰陽上去四声不定，济南都讀陰平，如“黑”字北京陰平，“竹”字北京陽平，“鉄”字北京上声，“作”字北京去声，济南这四个字都是陰平。古入声次濁声母字北京济南都讀去声，如“麦、藥”。古入声全濁声母字北京济南都讀陽平，如“十、滑”。声調如此，声母、韵母的情况也类似。济南的[ẽ]韵和北京的[ən]韵音値差得很远，可是济南的[ẽ]韵字和北京的[ən]韵字大致相当。例如“本、門、分、眞、枕、沉、深、人、根、肯、恨、恩”等字，济南都是[ẽ]韵，北京都是[ən]韵。拿現在方言的情况类推古代方言的情况，我們可以假設《切韵》时期，方言之間音类的差別不大。《切韵》前后其他音韵史料，也是符合这个假設的，不过本文不能細說。这是一層。

其次，上文已經指出，《切韵序》云“遂取諸家音韵，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为《切韵》五卷。”《切韵》所根据的書里头一定包含有書面語成分和方言成分（这个方言的口語在那个方言里可能只用在書面上），不过这些成分都折合成《切韵》的語音系統。我們对于現代

方言知道的不多，对于古代方言知道的更少，不过还是可以举兩个例子来說明。比方烙餅的东西，北京叫“鐺”(鐺)[꜀tʂʻəŋ]㉗，济南叫“鏊子”[ŋɔ꜄·tsɿ]。《廣韵》庚韵：“鐺，鼎類，楚庚切。”《廣韵》号韵“五到切”下：“鏊，餅鏊。”我們不知道《切韵》所根据的語言到底用“鐺”还是用“鏊”，还是兩个都用。現代方言告訴我們，凡是用“鐺”的方言，这个字的音韵地位是“楚庚切”；凡是用“鏊”的方言，这个字的音韵地位是“五到切”。

又如“針灸”的“灸”字，北京讀[ᶜtɕiou]上声，和数目字“九”字同音，梅县讀[kiu꜄]去声，和“救护”的“救”同音。廣韵上声“有”韵“举有切”下：“灸，灸灼也，又居又切。”又去声宥韵“居祐切”下：“灸，灼也，又居有切。”北京“灸”字从古上声来，梅县“灸”字从古去声来。我們也不知道《切韵》所根据的語言，“灸”是上声还是去声，还是上去兩讀。我們只能說，現代方言的“灸”字有的从古上声来的，有的从古去声来的。同义字(如“鐺”与“鏊”)和异讀字(如“灸”有上去兩讀)，其中可能有一个是書面語成分和方言成分。㉘

《刊謬补缺切韵》所收同义字和异讀字比《切韵》多。比如“篩”字㉙，北京讀[꜀ʂai]，浙江溫州讀[꜀sɿ]。全本《刊謬补缺切韵》平声支韵“所宜反”下：“簁下物(《廣韵》作“下物竹器”)。籭盏，亦作簁，又所佳反，亦篩箷。”又佳韵“山佳反”下有：“籭盏，又山猗反。”上声紙韵“所綺反”下有“簁籭簁。”北京“篩”字讀音从“山佳反”来，溫州“篩”字讀音从“所宜反”来。《切三》支韵“所宜反”下有“簁下物”，佳韵“山佳反”下無“簁”或“籭”，可以假定《切韵》本来如此。

《廣韵》字数，据卷首所載：

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言㉚

注一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

所收的字和注都比《切韵》多的多，內容丰富，用起来就更方便了。比方說，“塊”字《廣韵》有兩个讀法，一个見隊韵：“塊，土塊，苦对切”；一个見怪韵“苦怪切”下：“凷，俗云土塊”。北京“塊”字讀[kʻuai꜄]，和“怪”字[kuai꜄]韵母相同，从“苦怪切”来。杭州“塊”字讀[kʻuei꜄]，和“悔”字[huei꜄]韵母相同，从“苦对切”来。蔣斧藏本《唐韵》和《刊謬补缺切韵》，“塊”字都只有隊韵“苦对反”一讀，沒有怪韵的讀法，我們可以假設，《切韵》原本大概“塊”字也只有隊韵一讀。这就不能解釋北京等处“塊”和“怪”韵母相同的讀法了。

又如《廣韵》沒韵“戶骨切”下有“榾”字，注云：“果子榾也，出《声譜》。”北京說[꜁xur]、桃[꜁xur]、杏[꜁xur]，[꜁xur]就是“榾兒”，“榾”讀[꜁xu]，讀音和“戶骨切”完全符合：[x-]声母陽平和匣母入声符合，[-u]韵母和“骨”字[ᶜku]相同。广州說[uɐt꜇]，也是“榾”字，讀音也与“戶骨切”完全符合：零声母陽入相当于匣母陽入，[uɐt]韵母和“骨”字[kuɐt꜆]同韵母。蔣斧藏本《唐韵》和《刊謬补缺切韵》沒韵都沒有“榾”字，可以假定《切韵》原本也沒有这个字。

又如《廣韵》禡韵“必駕切”下：“垻，蜀人謂平川为垻。”四川云南平地叫“垻子”，抗战时到过四川的人知道重庆有沙坪垻，成都有华西垻，“垻”字讀[pa꜄]，讀音和“必駕切”相合。《刊謬补缺切韵》禡韵無“垻”字，蔣斧藏本《唐韵》“必駕反”下：“垻，蜀人謂平川为平垻，加。”末了有一“加”字，表示《切韵》原本無垻字。

又如《广韵》效韵“所教切”下：“潲，豕食，又雨濺也。”“豕食”和“雨濺”，这兩个意思不相关連。北京雨从窗戶进来叫“潲雨”，“潲”讀[ʂau꜄]，和“所教切”完全符合。成都管“泔水”叫“潲水”，“猪食”叫“猪潲”，平常用潲水餵猪，所以“潲水”和“猪潲”是同一回事。“潲”字讀[sau꜄]，讀音也和“所教切”符合(成都[s-]、[ʂ-]不分，都讀[s-])。《刊謬補缺切韵》和蔣斧藏本《唐韵》效韵“所教反”下“潲”字注仅云“豕食”。可見《切韵》原本“潲”字沒有“雨濺”的解釋。

以上几个例子可以說明《廣韵》增加的字和訓解可以帮助我們了解現代汉語方言。《集韵》字数比《廣韵》更多，卷首韵例說总字数是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其中新增的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总字数中减去新增的得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与《廣韵》卷首所載字数相合。《集韵》的音韵系統已經和《廣韵》略有不同，不过《集韵》增加字还是可以补《廣韵》之不足。例如《集韵》去声宥韵“息救切”下：“鏥銹鏽，鉄上衣也，或作銹鏽。”“銹”字各方言都用，北京讀[ɕiou꜄]和“息救切”相合。又“余救切”下：“釉，物有光也，通作油。”現在說瓷器陶器表面塗的一層有光的东西叫“釉”，北京讀[iou꜄]，和“余救切”相合。《刊謬补缺切韵》、蔣斧藏本《唐韵》、《廣韵》都沒有“銹”字“釉”字。

“續、俗”兩字，《切三》、《刊謬补缺切韵》、《廣韵》

㉗ 注意，不是說讀[꜀tɕʻiaŋ]的字。

㉘ 《切韵》的同义字和异讀字不一定有一个是書面語成分和方言成分，一个方言里头当然允許有同义字和异讀字。我們只是就韵書中同义字和异讀字在現代方言中分布不同提出一些假設而已。“特别字”(音韵地位特别的字)就是各方言中来历不同的字，看《湖北方言調查报告》第1494—1507面。

㉙ 《廣韵》“篩”有四写法，五个讀音：平声支韵“所宜切”下：簁下物竹器。”“籭盏也，又山佳切。”脂韵“疏夷切”下：“篩…又竹器也”佳韵“山佳切”下：“籭竹[器]名。皆韵“山皆切”下：“𤨏簁籭，古以为玉柱，故字从玉，今俗作簁。”上声紙韵“所綺切”下：“簁籭也，《說文》曰，簁箄，竹器也。”加上《刊謬补缺切韵》的“箷”，共有五个写法。讀韵書必須注意形音义三方面，不能專看字形。

㉚ 看上文第29面及脚注⑤。

都同音，都在燭韵，«廣韵»“似足切”。“續、俗”广州都讀[tsok$_2$]陽入，苏州都讀[zɔʔ$_2$]陽入，讀音都和«廣韵»等符合。北京“續”讀[ɕyᵓ]去声，“俗”讀[꜁su]，兩字不同音。北京燭韵的“足”讀[꜁tsu]，“促”讀[tsuᵓ]，“粟”讀[꜀su](古清音声母入声字，北京今讀陰陽上去不定)。“俗”字讀[꜁su]，韵母和“足、促、粟”等相同，邪母入声今讀[s-]陽平，讀音和“似足切”符合。“續”字讀[ɕyᵓ]，韵母和“足、促、粟”不同，邪母入声今讀去声，讀音和“似足切”不符。«集韵»去声遇韵：“續，辞屡切，連也。”，北京“續”字讀音和“辞屡切”完全符合。

«集韵»去声效韵“豹，巴校切”下：“趵、跳躍也。”浙江溫州[pɔᵓ]，是跳躍的意思，讀音和“虎豹”的豹相同，音义全和«集韵»“趵”字相符。济南有“趵突泉”，“趵”字讀[p'ɔᵓ]去声，泉水上躍，高出水面三尺左右，晝夜不停。泉水命名，显然取“趵”有“跳躍”之义。«刊謬補缺切韵»、蔣斧藏本«唐韵»、«廣韵»效韵都沒有“趵”字。这个字是«集韵»增加的。(全本及敦煌本«刊謬補缺切韵»入声覺韵“北角反”下有“趵”字，訓“足击”，«廣韵»“北角切”下同，«集韵»“北角切”下：“趵，从足击也。”这个字和去声的“趵”字音义有別。)

最后必須指出，方言里有些讀音是«切韵»系韵書不能解釋的。例如“鼻”字广州讀[pei^2]陽去，和«廣韵»至韵“毗至切”相符。“鼻”字苏州讀[biɪʔ$_2$]陽入，是从古入声来的。北京沒有入声，“鼻”字讀[꜁pi]陽平，也表示这是古入声字。«切韵»系韵書里“鼻”字沒有入声讀法。可是孙奕«示兒編»卷十八“声譌”条有“以鼻为弼”的說法，可見“鼻”字古代有入声讀法，不过«切韵»系韵書沒有收这个讀音而已。

至于晚起的字，当然不能从«切韵»系韵書得到解釋。例如北京“甭”讀[꜁pəŋ]，是“不用”兩字的合音，苏州“𣍐”讀[fiæᵓ]陰去，是“勿(不)要”兩字的合音，北京“卡片、卡車”的“卡”讀[꜂k'a]是譯音(“卡片”譯英文card，“卡車”譯英文car)。

总起来說，現代方言的語音現象，大部分都可从以«切韵»的語音系統得到解釋。

天津市語言学会成立

天津市的語言科学研究者和語文教学工作者为了加强联系，共同推动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話、現代汉語規范化、中学汉語教学、河北省方言調查等多方面的工作，在1957年1月6日成立了天津市語言学会。它的任务在于：(一)团結本市的語言科学研究者和語文教学工作者，加强联系和协作，交流工作的經驗，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二)以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开展学术活动，促进語言科学的發展，提高語文教学工作的質量。

在成立大会上，除了报告筹备經过、討論并通过会章、选举文史館長王襄等十人为理事外，还邀請王力教授作学术演講，题目是«中国語言科学的近况及其存在的問題»(原文將在本刊下期發表)。听講的除会員外，还有来宾百余人。

这个学会准备进行各項活动，如組織調查研究，編譯出版，学术报告会，討論会，座談会等。学会已有会員約五十余人，包括天津市高等学校(南开大学、河北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学院)中等学校教师及文史館的語文專家等。会員的人数正在增加，他們所代表的面也在扩展。(湄)

«語言研究»創刊

«語言研究»編輯委員会編輯的語言学專門刊物«語言研究»第1期已經在去年12月出版。該刊«發刊詞»指出：“很久以来，語言学界就感覺到需要有一个專門刊物，專門刊物是推动科学研究的有力的工具。”«語言研究»的創刊在一定程度上満足了这个需要。

本期刊載了四篇研究汉語的文章。罗常培、呂叔湘的«現代汉語規范問題»和格·謝尔久琴柯的«汉語标准語規范化的重要性和一些原则»这兩篇在現代汉語規范問題学术会議上的报告，是近年来我們語言学界的重要文献。陆志韋的«汉語的并立四字格»研究了并立四字格的各种結構类型，作者說他“为的是希望大家注意到并立四字格的多样性，然后分头做些深刻的研究。这种工作会帮助我們認識汉語是怎样的一种語言”。朱德熙的«現代汉語形容詞研究»分析了形容詞的簡單形式和复杂形式在意念上和語法功能上的区别。

研究少数民族語文的論文在第1期里占有相当多的篇幅。这些論文是：傅懋勣的«帮助少数民族創立和改革文字工作的情況和問題»，格·謝尔久琴柯的«苏联創立文字和建立标准語的經驗»，金鵬的«藏文动詞曲折形态在現代拉薩語里衍变的情況»，傅懋勣、刀世勳、童瑋、刀忠強的«云南省西双版納允景洪傣語的音位系統»，馬学良、邰昌厚的«貴州省东南部苗語語音的初步比較»，喻世長的«布依語几个声母的方音对应研究»。

季羨林的«吐火罗語的發現与考釋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論述了四十多年来各国学者研究吐火罗語的情況，并进一步指出“最早的汉文里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直接从梵文譯过来的，而是經过中亞古代語言，特別是吐火罗語的媒介”，說明了吐火罗語在中印文化交流初期所起的作用。

«語言研究»的創刊是一件值得庆賀的事，我們希望全国語言科学工作者都来关心它、支持它，使它能發揮应有的作用。(鏗)

关于云南省的民族語文工作

谢尔久琴柯

（中国科学院語言学顧問）

一

承認民族和語言的平等，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解决民族問題时总是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上的。

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这样写道："誰不承認和不坚持民族和語言的平等，誰不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爭，誰就不是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①

毛澤东同志正是遵循着列宁的这个原則的，还在1940年，在談到中国共产党抗日統一战綫的政策时，他就指出了"求国內各民族之間的平等"的必要性。②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他号召共产党党員："必須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民众的領袖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济上的解放和發展，…。"③

人民中国的民族語文工作者应当經常記住毛澤东同志在党的七中全会上所說的話："少数民族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④

在1956年9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論是在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主要报告中，或是在大会許多其他代表，如烏蘭夫、賽福鼎等同志的發言中都令人信服地談到人民中国在解放后的七年里，在解决民族問題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一次証明了中国共产党党員忠实于無产阶級国际主义的偉大思想，忠实于列宁民族政策的不可动搖的基础。

周恩来同志在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党員在民族政策方面所必須遵循的总路綫，提出了那些在民族語文問題方面必須实现的任务。周恩来同志表达了整个大会的意見，他說："不論在少数民族聚居、杂居或者散居的地方，他們的民族平等权利、宗教信仰自由，風俗習慣和語言文字，都应該受到尊重，对那些还沒有文字或者文字尙不完善的少数民族，应該积極地帮助他們創制和改革自己民族的文字。"

党代表大会的决議，特別注意到發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經济和文化的問題，并且把提高中国許許多多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問題同帮助他們进行改革文字、創制文字的任务直接联系起来，还同帮助他們加强用民族語言出版刊物的任务直接联系起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提出少数民族地区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必須完成的任务时，特地說，这些地区的社会改革"应該根据各族人民和公众領袖的意願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有步驟有准备地进行，以适应当地經济文化事業發展的需要"。

毫無疑問，八次党代会对民族問題的决議和我們这次云南民族語文指导工作委員会第一次全体委員会議的任务有着直接关系。这次会議正是在云南大部分少数民族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并广泛展开合作化运动时召开的。存在了几百年几千年的社会經济閉塞的生活方式在改变着，云南的無数少数民族正从原始公社、奴隶制度和初期的封建社会制度直接过渡到确立社会主义的生活和劳动方式。

二

很自然地，云南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社会經济和政治發展方面快步前进时，不可能繼續停留在那种黑暗和愚昧無知中，停留在到解放为止他們所处的那种十分低的文化水平中。政治和經济方面迅速前进的运动，要求文化和教育方面以同样的速度向前运动。

苏联人民偉大的領袖——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苏联国家成立的初期不止一次地指出說："提高文化的任务是当前首要任务之一。"⑤列宁把全民識字問題看成是"一般政治的"問題，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問題。

39年前，偉大的十月革命的政治变革發生之后，列宁曾說道："我們面临着別的任务——文化任务，这种任务也許可以被称为是'小事情'。但是要消化这个政治变革，应当使得人民大众能够明了它，領会它；应当达到使得这个政治变革不止是停留在宣言阶段。"⑥

列宁認为，文盲是苏維埃政权、年輕的苏維埃国家的主要敌人之一。他說："不識字的人是站在政治之外

---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12頁。

② 《毛澤东选集》，724頁。

③④ 《毛澤东选集》，1108頁。

⑤ 《列宁全集》，第33卷，51頁。

⑥ 同上書，50頁。

的。必須首先教他学文化。"①正是因此，在列宁領导时期，在人民委員会下設立了扫除文盲非常委員会，这个非常委員会立刻展开了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后来順利地完成了这項工作。

但列宁認为，只限于簡單地扫除国內文盲是不行的。1921年10月17日，在全俄政治教育幹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指出："單是扫除文盲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苏維埃經济，但在这一点上，仅仅是識字还不行。我們需要把文化大大提高。…

应当力謀使会讀会写的能力用于提高文化水平，使农民有可能应用这种会讀会写的能力去改进他的經营和他的国家"。②

"…沒有完整的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农民的徹底的合作化"，——在《論合作制》的这篇文章里，列宁这样写道。

我个人以为，在中国帮助农民——其中包括少数民族的农民，組織农業合作社的中国同志們应該經常記住偉大的列宁的这些話。为了在农民集体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改造，迫切要求迅速提高农民文化水平，要求在他們之間进行文化革命。

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实現最重要的文化教育措施的第一步，就是为他們創立合理制定的、現代化的文字。

还是在1940年初，毛澤东同志曾写道："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漸成为它們的文化。"③

在那个时候，毛澤东同志就公正地指出了"…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別又互相联結起来"④的必要性。毛澤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就在現在，对我們来說也是十分重要的。正是現在，当人民中国在建設社会主义的时候，需要尽快和尽可能地提高那些正在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积極地直接地建設着的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同时，也就是現在，应当使文化教育变成最簡單和最易于掌握的事情。所有那些，不論是在哪种程度上阻碍人民群众教育的成長和普及的，阻碍人民文化水平提高的，都应該从人民的道路上淸除掉。而如果人民已有的文字难于掌握和普遍推广，如果这种文字妨碍文化和教育在人民群众中迅速地順利地普及，那就应該使它完善，对它加以改革，以新的文字来代替它。

正因为如此，毛澤东同志还在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論》一文中就曾談道："文字必須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⑤在汉族人民群众中普及教育的任务也要求改革汉字。如大家所知道的，这种文字已經存在了数千年，并且在偉大的汉族人民的文化發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汉族人民承認自己旧文字的历史功劳，但也很好地懂得現在这种文字已經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他們准备对它进行最合理的改革。

三

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同样在相当久以前就有着自己的文字。个別的傣文也已經存在了数百年之久，如傣仂文（西双版納）和傣俩文（德宏），和它們并存的还有傣绷文和金平文。不久以前还出現了用汉語的注音字母为基础的新平文。

民族文字存在时間的長久，也說明了这一民族文化發展时間的悠久。傣族文字已經存在了几百年的这一事实，就說明了傣族人民文化的長久存在和發展。但在对社会現象进行評价时，我們应該不仅估計到它們的历史作用，而且也要从今天的立場出發。現在人民中国的傣族居民（共約480,000人），在語言方面只分为兩个方言区，但他們却使用五种文字，这是否合理呢？这些文字的某几种旣沒有推行很广（例如"新平文"和"金平文"），也沒有足够的威信（"新平文"、"金平文"和"傣绷文"）。

一个在語言方面只有兩种方言的民族繼續使用五种文字，这当然是不合理的。应該联合和团結民族成为統一的整体，而不应該借助不同的文字系統把它人为地分割为几部分。

大家都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傣族居民中，最有威信和流傳最广的文字系統，是反映中国傣族語言的兩种主要方言的傣仂文和傣俩文。減少中国傣族居民文字类別的決議，將会促使傣族人民互相接近和更緊密地团結，并且將使文学、出版、学校和电影等事業更容易發展，更容易为民族文化服务。

但是还要知道，就是"傣仂文"和"傣俩文"也是很久以前創立的。在这兩种文字生存的悠長时間內，傣族的語言已經大大改变了。因此，文字就远远地脫离了居民們活生生的口語，人民活的口語和文字之間發生了脫节現象。而且，使用"傣仂文"和"傣俩文"的实踐發現了这兩种文字在教育学上的缺点。改革这兩种文字系統使它完善的必要性，对大家来說都是很淸楚的，而且在近年来也已經做到了这一点。現在，兩种經过改革的文字已經开始在学校中和印刷上使用。

傣文是否需要改革呢？当然需要。傣族人民因为改革得到好处了嗎？当然得到了。不論是孩子或是成年人，將更容易学習自己的文字和自己的民族語言，可以更快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了。

在創立新文字改革旧文字的时候，我們应該懂得，

① 《列宁全集》，55頁。
② 同上書，51—52頁。
③ 《毛澤东选集》，679頁。
④⑤ 同上書，680頁。

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为了使他們向更美好的生活前进。毛澤东同志在自己的一篇报告中說："文化工作者必須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須联系群众，而不要脫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願。"①

現在，当創立新文字和改革旧文字的时候，文化工作者应当考慮的，正是群众在文化迅速的成長中，在以最快的速度积極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的这些个要求。

現在我們来談談傈僳族的文字問題。在人民中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时候，文化工作者，其中包括傈僳族的知識分子及其領袖人物，是否能繼續忍耐这种狀况：从其来源、文化和語言方面来說是統一的傈僳族，却被完全不同的三种文字体系——汉字类型的一种音节文字，以及兩种拼音的，但显然是不太成功的文字（其中一种是以二十世紀初由傳教士柏格理創制的旧苗文字母为基础，另一种則是利用大写的拉丁字母正反形式）人为地分为几部分。看来，現在未必还有誰贊成傈僳族保留那种老方塊字。但也未必有誰現在还能証明在群众中非要保留另兩种文字不可。这兩种文字旣不能完全地也不能簡便而准确地表达傈僳語的語音結構和調类，在教育学上它們是不完善的，并且使傈僳族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少数民族在內的，世界上絕大多数的民族中孤立起来。

是否还可以允許这三种古老的、不合理的文字体系繼續把統一的傈僳族分成几部分呢？当然不能，要知道这三种文字使民族团結發生困难，只能造成各部分彼此之間互不友好的关系，不能給傈僳族提供現代化的，在技术上是最完善的印刷裝备的可能。我以为容忍这一切是不合理的。如毛澤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应該"热忱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拖延人民向前的發展。傈僳族的文字工作者应能很好地懂得这一点。

傈僳族的很大一部分居民信仰基督教。因此，人們曾告訴我，有一些傈僳的基督教徒不願拒絕他們在做礼拜时和教会書刊中所使用的那种旧文字。对这个問題我想說几句話。照我想，沒有誰能够或是应該要求这种为傈僳族新造的文字在教堂礼拜时也必須使用。在世界大多数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中，教会書刊都是用旧文字体系印刷的，但非教会的生活都要求更現代化的文字和新的"非教会的"鉛字。例如苏联俄罗斯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在他們的教堂礼拜中，在印刷宗教教会書刊时都是用旧的，所謂教会斯拉夫文字，而在印刷其他的——非教会書刊时，則是用已經存在了二百多年的新俄文。在通行天主教的西欧，教会書刊都是用拉丁文印刷，做禱告时也是用拉丁語，但人們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則是說各种不同的民族語言，并且采用現代欧洲的字母。

在新教徒——路德教，以及基督教內部其他現代派別（再領洗教派，美以美教派以及基督教內部的其他教派）那里，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因此傈僳族的全民文字可能是新文字，而在基督教会中，如果个別的傈僳族基督教徒願意保留旧文字的話，旧文字在他們之間当然可以繼續保留。

新中国的思想体系要求各族人民最亲密的友誼，要求他們的团結一致。所有能促进这些的，都应当被認为是正确的和进步的。对这些应当給予支持。所有人为的分离各族人民，引起他們之間的不友好或彼此仇視的作法，所有这些，在我們的生活中都是被否定的，并且应該为反对它們而斗爭。

还要知道，現在还存在着这样的文字，它們完全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例如佧佤族的文字也就是这样的。許多佧佤人都不認为这是自己的文字，他們把它看成是陌生的，因为在創立这种文字的时候，沒有考慮預定使用这种文字的那种佧佤方言（布饒）語音結構的許多特点。同样，拉祜文也有不少明显的缺点，它已經不止一次地被修訂和改革。但是它的已修改的面貌还不是很清楚的。例如：它应当反映出什么样的标准音，拉祜族的統一标准語又將在那种方言的基础上發展？最近，在拉祜語各方言、土語經过詳細研究之后，看来，对拉祜的文字也应該进行徹底的改革。

景頗族的文字也需要改善。本世紀初，为景頗創立文字的时候，看来是以緬甸的景頗方言为依据的。当时自然也不可能考慮到近几十年来所确定的个別語音的表达法（如吐气的輔音）。因此，現在对景頗文字作一些修改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文字应該为說其他方言的景頗族服务；此外，考慮到在中国为其南部語言所进行的亲屬語言字母的統一工作，某些語音的表达法也应該改变。

中国国外的載佤人現在有兩种文字体系：一种是根据傈僳文的类型，用大写的拉丁字母的正反形式制定的，另一种則是以翰邁的景頗字母为基础。中国的載佤当然只需要一种制定得最合理的文字，在这里要估計中国載佤語的特点及尽可能使載佤文和景頗文取得一致，因为景頗和載佤基本上是一个民族。由于上面所說的这种情况，对載佤和景頗来說，采用同一种文字基础，这可能是最好的出路。在为載佤語所制定的字母表上，显然应該能反映出載佤語的特点，而这种字母表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应尽可能和中国景頗族的字母表統一起来。

我在談到对个別字母表必須作某些修正和改革的

---

① «毛澤东选集»，1032 頁。

时候，还应当提到一点，即居住在云南省东北部的苗族居民意識到自己的旧文字(柏格理文)明显的缺点，决定要根本改革自己的文字。就在不久前(1956年10月31日——11月7日)在貴陽举行的苗族語言文字問題科学討論会上，已經通过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而制定的新的文字方案。

四

云南省最近几年中，將要进行为居住在本省的少数民族創立和改革文字的巨大的工作。事实上，这里有这样一些民族，如僾、沙、哈尼、西蕃、白族、瑶族，以及某些其他民族都將是第一次得到自己的文字。而文字改革，看来將要包括这些民族，如傣(改革后的傣仂和傣㑚文字方案已經在开始現实化)、苗、佧佤、傈僳、拉祜、納西、景頗、載佤。

当然，为了实現所有这些極其重要的政治、語言和教育工作，需要巨大紧張的劳动，需要不仅是本省的許多机关，同时还有中央的許多机关的經过严格規划的和相互配合的工作。

大家都很清楚，人民中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設要求国內的文化革命。但是，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滿布稠密的教育網，如果在这个国家里文盲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那么它的任何种的文化發展都不可能实現。可是要知道，云南少数民族中的文盲数字比这还要高。为了使中国的，其中也包括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在文化發展中得到肯定的进展，就必須建立起很多用学生的本族語言进行教学的学校，并要用懂得学生所說的本族語言的教員幹部来保証学校工作的进行。要建立用各民族自己的語言进行工作的出版社、戏院、电影院及其他文化机关。沒有这些就不可能在少数民族中实現文化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央出版机关才对民族教育和文化問題給予了这样多的注意。輕視民族教育問題和民族語言文字發展的人和机关，显然是不明白在各民族学校进行和巩固了民族語文教学之后，民族文化的發展將要以更强大的速度进行。他們忘記了，只有在民族文化發展的条件下，过去落后的民族才可以眞正成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極建設者。

在民族語文工作中，旣不能容忍大民族沙文主义的傾向，也不能容忍地方民族主义的傾向。輕視少数民族語言和文字的發展問題，不顧或有意妨碍用少数民族的本族語言所进行的民族教育，也將意味着是以大民族主义的态度对待人数較少的民族。在1956年10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二中全会上，毛澤东同志再一次提到了对这种态度不可容忍。

中国少数民族語言工作中存在的地方民族主义的特征之一，我以为是想使个别少数民族的工作者看不見語言問題中的，其中包括新社会政治术語問題中的那些团結中国各民族的劳动人民、使他們更接近的那些东西。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現，看来，好像是企圖把民族語言發展和整个汉語隔离开来，不允許在新創的、首先是社会政治术語中有来自汉語的詞，虽然大家都很好地知道，中国新的社会政治术語，首先是从汉語加工制造出来的，是在新中国卓越的政治活动家的著作中，在以馬列主义为方針的党的和其他社会政治文献中加工出来的。

現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設时代，在社会經济發展还处于各种不同阶段的云南多民族和多語言的居民中的語言工作，在这种条件下当然無疑是复杂的和困难的。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工作才要求对它給予更多更全面的注意。

培养教学、編輯出版幹部，以及用民族語言編写教科書和其他文献的作者集体的工作，現在就应該开始了，不要等到当所有部門都批准了为云南少数民族所設計的新字母方案时才动手。

应該說，在云南的中国科学院語言調查队，最近几年中在研究和划分云南大部少数民族的語言和方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它已經为不少語言准备出了主要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徹底解决这些民族的文字和标准語問題时所不可缺少的。

五

如我所知的，在确定新字母表和新标准語的規范时，常發生这样一些爭論，即在制定这些規范时，应从何种方言出發，在創立标准語和字母表时，应以那种土語为基础。

应該知道，世界上的所有語言通常都分为許多方言和土語；存在于这种語言的方言和土語間的差別，一般是不很大的。沒有經历过資本主义發展的部族，有时具有較多的語言的地方特点，有較多的地方的方言和土語，并且在它們之間的差別通常是很大的。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資本主义时代，巨大的文化、政治和經济中心在形成着，它們把各地的居民吸引到自己这里来。在資本主义时代，存在于各个居民集体中的，資本主义社会阶段發展以前的經济閉塞和隔离現象正在消灭着。

云南的少数民族沒有經过資本主义發展道路，彼此很少交往，沒有团結着他們的大小程度不同的社会經济和政治文化中心。这些中心及彼此較多的交往只有在解放后，和特別是在国內社会主义建設的条件下，才可能在他們那里發生。因此他們語言內部的差別

目前还相当显著。在創立文字时，当然不能不考虑这一点。

但是，在創立文字时，我們应該努力做到一点，即借助这种文字来团結人民。为全民族确定一种标准語时，我們应該以一种最大的、流傳最广的、很多人都知道的和有威信的方言为基础。当然人民統一的标准語，以后也將要依靠这种語言的所有方言来丰富和發展自己，但是，它的基础却只能是这些方言中的一个。

还要知道，每一种基本上只有一种語法和詞彙的方言中，都可以包括一些土語，这些土語常是以自己的語音結構使彼此相区别，就是說，因自己的發音不同而区别。因为我們要創立民族統一的标准語，所以我們也就应該确定統一的标准音，但由于一种語言，甚至它的一种方言常常有几个土語，也就是有几种不同的發音，所以我們应当从它們之中采用一种作为标准音，以后学校里將要学習它，电台將要用它来广播，演員和其他的文化工作者將用它来說話。也只有統一的标准語和統一的标准音有可能在語言文化方面团結、联合人民。因此，正确地选擇基础方言和标准音是極其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必須想到整个人民，想到全民統一文字和全民統一标准語的創立和發展。必須好好地考虑——以哪种方言为基础可以更容易、更好地發展标准語，哪种語音容易和便于大家使用，哪种語音是大家都知道的，是流傳最广、最有威望、在全民中最有代表性的。只有这样的方言，只有这样的語音，才是应該用作全民的标准的。

那些有时仅仅因为某种方言和語音是自己家乡的方言和語音，因而坚持选擇它們作为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的同志是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習慣，地方的利益都应該服从全民的目的和利益。

必須特别注意确定为各种語言所使用的、統一的和社会必須的社会政治、科学技术和学校教育术語的工作。这里不允許有分歧。同一种現象、同一种物体和同一种概念，不能只根据各个作者或翻譯者的意志和願望而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在創制社会政治术語时，重要的是要会选擇能正确表达某个社会政治現象或概念的詞。在最接近的亲屬語和文字中，如在傣仂和傣俩，景頗和載佤及其他文字中，絕不希望用不同的詞——术語来表达同一种概念。否則將人为地导致这些标准語間的不必要的分歧，而不是使他們互相接近。

按照不同的語言建立特殊的术語委員会，应該是必要的，这些委員会应該为用这种語言所写的各种文献，确定全民必須遵用的术語。也是这些委員会应該規定出，在哪些情况下应該用本民族語言手段来創立术語，又在哪些情况下最好用汉語借詞。

现在云南已經成立本省少数民族語文指导工作委員会，积極参加包括云南各民族代表在內的整个委員会所領导的民族語文工作，这是將要順利完成由省的領导交給委員会的任务的最好的保障。（吳 乐譯）

譯音汉字帶来的麻煩

錢騰蛟

有位讀者問圖書館管理員：“《格蘭特船長的兒女》这部書的作者还有一部書叫什么？”管理員查了查說：“这个作者沒有另外一本書。”他又說：“有，报刊上都介紹过的。哦！想起来了，叫《十五小豪杰》，对嗎？”管理員又查了一查，搖搖头說：“不对，《格蘭特船長的兒女》的作者是儒勒·凡尔納，《十五小豪杰》的作者是朱尔·威尔恩。”那位讀者不同意說：“刊物上明明講的是一个作者，怎么会錯？”兩人爭执不休。

圖書管理員最后想起应該查一下原文本，查的結果証明兩本書的作者就是“Jules Vern”一个人，可見用方塊汉字譯外国人名眞是給人添麻煩。

× × ×

苏联最新的“TУ-104”噴气式飞机的出現，使人們很兴奋。报紙上也登过这种飞机的消息和照片，就是不懂俄文的人，对于俄文字母TУ也發生了兴趣。可是，去年11月15日新华社从北京發出的一条电訊里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去苏联是坐“圖——一〇四”飞机去的。

懂俄文的人可以从發音上猜出，“圖”原来是TУ的譯音。可是不懂俄文的人也許要誤会成又有什么新的一种“圖”式的飞机出来了。

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把TУ改为“圖”。如果說为了使人能念出声音，为什么不用我們的拼音方案（尽管还是草案）的字母呢？如果說草案用了不好，为什么不用注音字母呢？

语文短评

128 我憤而連他們允許我續教的"宗教史"也拒絕不教了。(人民日报 1956 年 10 月 28 日 8 版)

"拒絕"本有否定意义,加上"不"变成肯定了。可去掉"不教"或者"拒絕"。(張 瑋)

129 因之愼密保护这張唯一的他們的祖先的遺像。(人民日报 1956 年 10 月 30 日 8 版)

正确的詞序应該是"他們祖先的这張唯一的遺像"。(孙經国)

130 必須指出,以色列甘願充当西方殖民者棋盤上的小卒…,这不但对以色列本身决不会帶来任何好处,而且也必將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声唾弃。(人民日报 1956 年 11 月 1 日 1 版)

"对…帶来…"沒有这种格式。改法:1) 把"对"字换"給"字,2) 把"帶来"改为"有"。無論采用哪种改法,都应該把"决不会"調到"不但"后面去。(石 川)

131 …1953 年工業增長的速度是最快的一年…(人民日报 1956 年 11 月 15 日 7 版)

"速度…是…一年"不通。应改为"1953 年是工業增長速度最快的一年。"(原野、流水)

132 我想我虽然早年在上海也常常举行个展,但是在解放以后,特别是在北京,却未敢展出。(人民日报 1956 年 11 月 30 日 8 版)

把"个人画展"省略成"个展",在画家中間也許已經通行,放在日报上还嫌生硬。(雨 田)

133 这条煤气管全長一千三百公里,通过烏克蘭和俄罗斯联邦兩个加盟共和国和十几个州。(人民日报 1956 年 12月 23 日 5 版)

后一个"和"字要不得,因为这十几个州是在这兩个加盟共和国境内,屬于这兩个加盟共和国的。"和"应作"的"。(孙經国)

134 对保守党在小業主中之不得人心,可以从一个出租汽車女業主的例子看出。(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12 日 6 版)

这个"对"字要它何用?反而打乱了全句的結構。(孙經国)

135 正式的"塔龙"大会必須在寮历 12 月 13 日由国王主持下开始。(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20 日 6 版)

沒有"由…下"的說法,只有"在…下"或是"由…"。如果用"由","主持"之后接"开始"也还是有点别扭,只好把全句改成"塔龙大会的正式开幕必須…由国王主持。"(許自成)

136 这一天,所有的大臣、高級官員和外国使节們都到場,各个展覽館等也开始活动。(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20 日 6 版)

上文有"各地的展覽館",可見展覽館不止一个,用"各个"是对的。上文也說过,除展覽館外还有临时商店、飲食鋪、小攤、大舞台、小戏院,"展覽館"之后的"等"字就指这些,也沒有用錯。問題是能不能既用"各个"又用"等"。汉語沒有这个習慣(别的語言恐怕也不会有)。道理也不难懂;"等"的意思是"及其他",只有把展覽館总起来說(当作一个总和說),才能用"及其他"(=商店、飲食鋪…);現在前面用上"各个",把展覽館拆散了說(指一个一个的館),就不大好"及其他"了。可以把"各个"改做"所有"。更省事而絲毫不損害意思的表达的办法是干脆把"各个"砍了。說实話,現在的文章里类似这里的"各个"这种本可不用、用了反而害事的东西可眞不少。(許自成)

137 美国政府所要求的是要預先批准美国去进行一种行动,这种行动是英国和法国几个月以前曾經干过的,而且受到輿論的非常严厉的譴責。(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20 日 6 版)

但是早在 1 月 7 日,索耳兹伯里就已和女王見过面了,討論了英国的政局。(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17 日)

这兩句話,只要念一遍,就会感覺到:第一句的"的"和第二句的"了"擱的都不是地方,該挪到句子的末了兒。这种感覺是有理由的。"受到輿論的非常严厉的譴責"跟"英国和法国几个月以前曾經干过"都是說明"这种行动"的,应該全部放在"是"和"的"中間。現在用"的"字在半中間煞住,后半截就脫了鉤,好像無所屬了。同样,第二句的"就已"和"了"中間应該包括"和女王見过面"和"討論了英国政局"这兩件事(其实就是一件事),不該在說到一半的时候就用"了"字煞住。这兩句都是譯文。可以想見譯者在一句之內也是"步步为营"地进行工作的。难道翻譯工作就这样沉重,虽然是不太長的句子,也不能一气呵成嗎?(許自成)

138 …也有些群众团体为增进文体活动的比賽友誼而設宴…。(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22 日 8 版)

这个句子念起来很不自然。"增进…友誼"自然是通的,但是什么叫做"比賽友誼"或是"文体活动的比賽友誼",实在費解。(野 帆)

139 拓朴学这个名称可能是为人們所陌生的。(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27 日 7 版)

"为…所"式之后,一定是跟一个及物动詞,而"陌生"是形容詞,不能作动詞用。这里用了就是不通。全句可改为"拓扑学

这个名称，人們可能觉得很陌生"或"拓扑学这个名称可能是陌生的"。(鍊　柔)

140 北京市京剧四团吳素秋的兩位好琴师都被别的剧院挖去了，現在她沒有琴师唱戏。(光明日报1956年9月30日2版)

琴师只是伴奏，不是唱戏的。可把"唱戏"改成"伴奏"，也可以改为"她現在唱戏时就沒有琴师了"。(谷兴云)

141 我們二十一人，当場被暴徒剝掉了上身衣服，拿去燒掉。(中国青年报1956年10月20日4版)

容易誤会成"二十一人"被暴徒"拿去燒掉"。应改为"…当場被暴徒把上身衣服剝去燒掉。"(流　水)

142 在一天傍晚十点多鐘，我来到北京。一下車我就去了望着北京的全景。(中国青年报1957年1月3日)

(一)"傍晚"是天快黑而沒有黑的时候，即使在夏天，"十点多鐘"也不是"傍晚"了。(二)"了望"是登高远望的意思，北京車站不在高山上，不可能"了望"，更不可能望見"北京的全景。"(邁章)

143 我們就有可能从过去吸取教訓，使今后工作中，不重犯或者少犯过去的缺点和錯誤。(教师报1956年9月7日3版)

(一)"使…中"沒有这种結構，应該把"使"改做"在"。(二)"犯"和"缺点"配搭不攏，把"缺点"删掉或者和"錯誤"分开，另用适合的动詞"…少出現缺点、不重犯或者少犯过去的錯誤。"(刘鳴凱)

144 在旧社会里竟会把一个知識分子的妇女遭到这样不幸的下場，眞使我难受。(文汇报1956年10月31日2版)

(一)句子缺少一个主語，应把"把"去掉，讓"妇女"作主語。(二)在旧社会里，人們遭到不幸是很平常的。"竟会"則有"意想不到"的口气，这里用"竟会"語气不对，应删去。(三)"知識分子的妇女"也不成話，应把"的"字去掉。(徐偉)

145 假如，一人光吃不請，来而不往，众人其不惱之吝嗇、小气，称其为白吃，久而其能不远之。(吉林日报1956年11月17日3版)

这里三处用"其"字，第一处和第三处都应該用"豈"字，第二处应該用"之"字。兩处用"之"字也只有第二处用对了，第一处应該用"其"字。乱用文言虛字，以增加所謂"文气"，实际的效果却使人感覺十分拙劣。这种文字如果出現在中学生的作文里，还情有可原，現在却出現在省級报紙上，就不得不指出来引起人們注意了。(微知)

146 接着她們就在洗臉房里、走廊上，大大方方地抱怨起这里的一切了，…(人民文学1956年11月号50頁)

(一)"抱怨"不可能有"大方"和"小气"的分别。作者的意思，也許是"毫不客气"。(二)"起"和"来"一般总是連用的，光有"起"不用"来"配合，結構不全，应在"了"前加"来"。(刘作义)

147 走到拖拉机跟前，霍站長早在那里端詳那木头連接机呢。(人民文学1956年12月号22頁)

沒有"早"字，用"呢"，有了"早"字，用"了"。(程好問)

148 想到剛才来的时候，在那拥挤極了的郊区汽車上，因为她抱着这个軟軟的包裹，显得蹣跚不爽，竟有人以为她是怀了孕，習慣地站起来給她讓座，因此引起不少支眼光打量她肚子的情景来，不覚好笑。(人民文学1957年1月22日)

从"剛才"到"肚子"，一共70个字，都修飾"情景"。这样長的定語，在汉語里是少見的。恐怕至少有一半讀者，讀到"情景"的时候早忘了它是"想到"的对象，还只当是那些眼睛在"打量她肚子的情景"呢。(至于"眼光"不能論支，那还是小事。)(程好問)

149 …解放以后，他怎样看到了新社会，看到了一些深深地被感动了的事情。(人民文学1956年12月号110頁)

誰被感动？事情？(程好問)

150 甘惜分同志指出，由于我采取了資产阶級客观主义的立場和观点，我覚得他这批評是正确的。(文艺报1955年第20号)

"由于"是表示原因的，有原因就得有結果。而且表結果的那句話才是句子的重心所在。如果光有原因沒有結果，那只能是半截話。这里正是犯了这个毛病。(莫子錡)

151 "法国电影周"的上映，將促进中法兩国人民的友誼…。(文艺学習1956年10月49頁)

上映的是电影，不是"电影周"。应把"周"字删掉，或者把"上映"改成"举办"。(雨田)

152 但是，在碰到許多具体問題上，大家的意見就有了分歧。(学習1956年11期36頁)

"碰到"和"上"搭配不攏。可把"碰到"删掉，或把"上"改为"的时候"。(原野、流水)

153 在我們編輯部經常收到一些青年的来信中，揭發不合理的現象，控訴自己对坏分子欺压打击的情况是不少的。(中国青年1956年9期)

(一)"在"和"中"用在这里模糊了句子的成份，而且显得累贅，可删去。(二)用"对"字不得当，句子不合邏輯，而且把編者的原意弄反了。应改为"被"或"受"。(三)既然上文是"一些"，就不是較多的了，因之和下文的"是不少的"矛盾。可把"是不少的"删掉，把"一些"改为"許多"或"不少"。(廷穆)

154 在炎热的太陽下，在冰天雪地中，不間断的行軍作战，以至把他的手指甲和脚指甲都冻掉了。(一个朝鮮小战士，部队初中語文課本第一册〔旧〕)

不知何时何地，有如此"炎热的太陽"，竟至于把小战士的"手指甲和脚指甲都冻掉了"。(肖兵)

书刊评介

«現代汉語»第一册，楊欣安編著。西南师范学院語文專科函授講义，重庆人民出版社，1956 年 8 月第一版。24 开，150 頁，定价 0.42 元。

編者在«前言»里面說到这本書是“結合初中語文教师的实际需要来編”的，打算“按照初中汉語課本的內容順序，編成四册，現在先出版第一册。这一册包括緒論和語音兩部分，語音部分是主要的”。以后“还要出学習指导書，在指导書里將談到每一單元每一章学習的目的、要求，突出重点，指出哪些是必須掌握的，哪些是供作参考的”。这一册講义的語音部分，講声母辨正、韵母辨正、字調及声調辨正的几章，注意到四川音和北京音的一般对应規律，对于四川人学習普通話是有帮助的。

这本書的內容，在某些地方，对問題的提法还可以商量。例如：1）說明現代汉語的特点，編者認为“汉語每一个音綴（字）大都只包含声和韵兩部分，比某些外国語言一个詞包含好多字母要簡單得多。”——把汉語的字去比外語的詞，把汉語的声、韵去比外語的字母，这个比法不够恰当。2）在講“詞”的那一节里面，編者認为“荔枝”的“枝”虽可分出，但分出后要加“子”，成为“枝子”。——这个提法值得考虑，因为象这样所謂“联綿詞”里面的方塊字，每每只表音而不表义，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荔枝”可写作“离枝”或“荔支”，不能光拿“枝”字来說。3）把拼音种类分为“双拼”和“三拼”，沒有从音素系統去分类，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缺点。

此外，本書的插圖錯誤比較多，其中第 50 頁 11 圖“ㄋ(n)的發音方法”和第 53 頁17圖“广(ȵ)的發音方法”情况最严重。

第 11 圖“ㄋ(n)的發音方法”里的軟顎和小舌下垂得跟舌根相接在一起，第 17 圖也是这样。編著者对ㄋ(n)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的說明（原書 50 頁）是这样的：

> 8. ㄋ(n)舌尖阻、鼻声、濁声。發这个音时，用舌尖抵住齿齦，擋住气流但不放开、軟顎下垂，气流从鼻孔中流出，声帶要振动。

这段文字里所說的“軟顎下垂”可以有这么兩种情况，那就是：(1)軟顎和小舌跟舌根相接触，堵住气流通往口腔的通道；(2)軟顎和小舌悬空，不跟舌根相接触，不堵住气流通往口腔的通道。如果根据 11 圖来看，很显然只有(1)是对的，这样一来，就会使讀者無法了解ㄋ(n)的發音跟兀(ŋ)的發音究竟有什么区别。事实上發ㄋ(n)音时，气流通往口腔的通道是开着的，尽管“舌尖抵住齿齦，擋住气流”，不讓气流从口腔出去，可是，口腔在發音时是要起共鳴作用的。至于广(ȵ)的發音，实际上小舌跟舌根也不完全接触。

本書虽然有上面所說的这些缺点，我們認为在缺乏現代汉語教科書的今天，还是一本値得采用的教本。書中的錯誤，除了希望讀者注意以外，也希望編著者能很快地进行必要的修正。（木它、楊長禮）

«方言調查方法»，岑麒祥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 9 月第一版。32 开，82 頁，定价 0.36 元。

本書的“序例”里說“为了推广普通話和整理語言史，方言調查研究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此事急待广泛展开。本編的刊行希望能在这一方面略有所帮助…”作者用意很好，我們欢迎有这样的書出版。

本書的內容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緒論，作者在說明了方言的科学定义，方言形成的原因及汉語方言分布的概况后，指出方言研究的意义和方言研究的方法。作者把研究方言的方法分为靜态的和动态的兩种，靜态的是描写方言学所用的，动态的是历史方言学所用的。这兩种方法虽然有区别，但又有密切的联系。

从第二章至第六章，作者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要求来說明方言調查的方法。

作者告訴我們：在对方言的本身进行調查以前，先要进行“外部的調查”，例如，我們調查的对象是以一个地区为單位，那就要了解这个地区有几种方言，它們在地理上的关系怎样，等等。如果調查的对象是以某一方言为單位，那就要了解这方言的主要区域在什么地方，除这个地方外，是否还有别的地方說这种方言，它們之間有何区别，等等。

在对方言本身进行調查以前，除了要进行“外部調查”，还要掌握記音的本領，因为方言調查的主要对象是口語。如調查者不能很好地辨别他所听到的声音并把这些声音記录下来，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作者給我們介紹了用听覺、視覺、触覺和实驗四种辨音方法，还給我們介紹了国际音标。

作者分别从“概略的調查”“方言志”“方言地圖”三方面說明怎样去調查方言本身。所謂“概略的調查”，就是調查一种方言的大概情况；“方言志”是对一种方言作詳略的記述；而“方言地圖”，則是用地圖的形式来表現出方言的分界綫。三者虽各有特点，但关系也很密切，为了叙述的方便，作者將它們各列一章来說明它們的目的、作用、內容以及調查的方法步驟等。

讀了本書以后，我們有下面几点意見：

第一、本書內容知識介紹較多，方法介紹很少。作者对于“音素的概念”和“音标”兩部分講得頗为詳細。“辨音”和“記音”兩部分有些地方显得叙述不够。例如講辨音时說用千草插进被調查者的嘴唇或牙齿之間来測驗他的發音器官的动作（見第 19 頁），作者沒有說明有什么样的現象就表示發音器官的哪一部分有了哪种动作，从而知道所發的音如何如何。又如講記音的方法时說寬式記音是把一种語言或方言的音位分别記出，而严式的記音必須把各种音位的变体用最精确的方法一点一滴記下来（見第 33 頁），并沒有解說音位和音位的变体是什么，可以設想，讀者不了解这一点，也就难以知道什么是寬式記音和严式記音。关于講記声調的問題（見第35頁）有一点値得商量：記录方言时不是先知道要記的这一方言有几个調类而再記它們的調値，而是先听听看这一方言有多

少不同的值的声調而再定它們的类，也就是說由調值定調类，而不是由調类定調值。在未調查广州話之先，不可能先知道广州話有陰平、陽平…中入、陽入九类声調，然后再說各类的調值如何。

第二、本書有些地方容易使人發生疑問。例如說"报告者在社会上应有相当地位"(39頁)，把"調查者兼任报告者"(54頁)这种方式算在"間接調查法"內，这些話都很难找到正确的解釋。

第三、書后的附录內容丰富，是一篇精彩的文章，但占本書四分之一的篇幅，就全書来說，似乎給人有跟正文不大相称的感覺。(何育、溫端政)

《汉語方言調查字音整理卡片》，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印。科学出版社，1956年11月第一版。布面紙盒裝，2136張，定价12.00元。

方言調查在我国过去虽然有数十年的历史，也有一定的成績，可是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群众性的工作。目前，全国汉語方言初步普查工作已經展开，需要全国的語言工作者和語文教学工作者都来参加，同时，也需要为普查用的工具。这套卡片編印出来可以說是很及时的。

調查方言，語音是一个重点。这套卡片是为調查語音用的。它是配合了《汉語方言簡表》(丁声树、李荣編，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出版)而編印的。方言調查工作者先用那本《簡表》，把某地的方音按照《簡表》的次序逐一記录下来，再过录在这套卡片上，加以整理，就可以把某地音系弄清楚，同时还可以进行某地語音和北京語音的对应关系的比較研究。

这套卡片共有2136張，1—112号是声母例字，114—226号是韵母例字，221—2136号是音系基础字，例字和号碼和《簡表》是一致的。每張卡片上有省区、市县、乡鎮(調查地点)、年月日(調查时間)，發音人和記音人姓名等欄。为了便于比較方音和北京音的异同，每張卡片上都注明北京音，用的是拼音字母和寬式国际音标兩套，音标外加[ ]号，以便識別。

这些例字是經过选擇的。如1—13是区别唇音声母的，其中还包括[m-]、[ʊ-]的区别、[f-][xu-]的区别等，例如1."布"2."步"北京音都念[pu]，有些方言里則"布"念[pu]，"步"念[bu](如吳語)，声母有清濁之别；6."門"北京音念[mən]，7."聞"北京音念[uən]，有些方言里則都念[men](如吳語口語音)，[m-]和[u-]混淆了；8."飞"北京音念[fei]，"灰"北京音念[xuei]，有些方言則都念[fei](如湘語)，[f-]和[xu-]混淆了。我們要使用这套卡片，除了要細讀《簡表》前头的《說明》外，还应該参看李荣《怎样求出汉語方言音系的輪廓》(本刊1956年12月号)。在这篇文章里，对于这些例字的作用有很好的說明；并且还說明了怎样整理出声母表、韵母表和同音字表来。懂得了这些，就能很好地进行普查工作。

这套卡片印制頗精，《簡表》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里个別的錯字(例字)都已改正。只是定价太貴，不易普及，算是一个缺陷，以后似可改印普及版，使它能發揮更大的作用。(玄　常)

《汉　語》，彭楚南著。新知識出版社，1957年1月第一版。32开，38頁，定价0.14元。

这本小册子是作为初中教师講授汉語課本第一册第一章的参考書而写的。本書一开始就用淺显的笔調叙述了語言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汉語在世界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接着从語音、詞彙、語法等方面介紹了汉語的發展狀況；在談到汉語的特点这一章时，作者特别提出了自己对現代汉語中目前还在爭論着的若干問題的看法，从而批判了某些有害于汉語發展的錯誤論調；最后还談到我們应該如何正确地認識推广普通話和汉語規范化的問題。

总的說来，这本書不仅使讀者能获得汉語的基本知識，也能帮助讀者初步弄清楚存在已久的关于汉語的一些爭論的內容。

在推荐这本書的同时，也有必要指出这本書講得不很完善的地方。比如关于普通話的音节数目問題(見23頁)，在还没有得到一致認为比較确切的数字以前，只能作約計数的介紹，但作者很肯定地說"普通話的音节只有420个"。再如本書中所使用的一些語言学上的术語，如構形法，屈折語、分析語等，假使在叙述中能作一些簡明、扼要的解釋，就更能帮助讀者了解本書后几章的內容。此外，本書第六頁列举古典文学作品的名称沒按年代先后的順序排列，也不能不說是一个小小的缺点。(超　粟)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4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編輯部編輯出版，1956年11月。

这一期載有王力、魏建功、周祖謨、梁东汉合著的《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文中从汉字的特点和發展的趋势，說明汉字必然要走上拼音化的道理和汉字改革的客观要求，并且強調汉字改革的可能性有它的現实的有力基础。在談到"关于文字改革的一些問題"中，除了認为方言問題"不是一个怎样極其严重而不能解决的問題"外，对于同音詞問題和接受文化遺产問題，也認为"都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汉字的缺点和汉字必然要改革这些道理，在今天可以說很少会有人再加怀疑了，汉字一定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应該說是絕大多数人已有的一致認識了。問題在于仍有少数有影响的人对汉字改革的可能性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有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主張改革仅停留在汉字簡化和整理阶段。有些人認識了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可是沒有認識到它的可能性；有些人即使認为可能，也还躊躇于改革当中的若干困难問題。这篇文章的發表，对于所有認識上还不大清楚的人說，实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本文結合学术上和实踐上的道理全面地闡明了汉字改革中一系列的問題，特别是同音詞問題，說明得十分透徹。对于接受文化遺产的問題，作者認为既然汉字并非廢除，仍將永远有人研究，并且可以通过翻譯来学習古典文献，这就不成問題了。但是这恐怕还未必能說服那些仍然担心"社会分裂"的人。(寄　予)

《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第1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編輯委員会編。

本期發表了丁勉哉的《試論同一性的附加語》。这篇文章根据許多語言材料指出同一性附加語經常以抽象名詞为中心語；同时也研究了同一性附加語和其他句子成分的关系(同一性附加語和它的中心語在意义上、結構上的关系，它和限制性或修飾性附加語并用时的先后次序)，以及这种附加語的內部結構。

誠如作者所指出的，同一性附加語是重要的語言事实，因为它大量存在。以前对同一性附加語的研究是不够的，只有呂叔湘先生《中国文法要略》和語法小組《語法講話》提到过这个問題。但是作为研究汉語語法的著作来說，这兩部書当然

不可能在每个問題上花費很多篇幅，同一性附加語的問題也就叙述得比較簡單。这篇論文相当深入地研究了这个問題，应該説对理解語言事实、对进行語法教学都是有帮助的。

研究同一性附加語和别种附加語在句子里边的先后次序，是确定語法規范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作者在这方面的工作似乎还不够細致。在这里，作者只把其他名詞附加語分为"限制性"和"修飾性"兩种，这是比較概略的分法，在研究同一性附加語在句中的地位的問題时，这样分还是不够的。就拿"限制性"附加語来說，就可以細分为若干小类，有的表示周徧（如"所有、一切"），有的不表示周徧（如"这种、那种"），它們有的既能放在同一性附加語前面，又能放在它后面，有的却只能放在前面。如"那种不許有停頓、不許有間歇的思想"和"不許有停頓、不許有間歇的那种思想"都可以說，但是"一切不許有停頓、不許有間歇的思想"却不能說成"不許有停頓、不許有間歇的一切思想"。这些地方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堅）

«学术月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7 年1月（創刊）号。

这是今年一月創刊的一个"以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展开学术討論，促进学术研究为宗旨"的綜合性学术刊物。創刊号所發表的周斌武的«論語言中的詞»一文很值得在这里介紹一下。

作者在这篇文章里首先認为：尽管語法学家們还不能給詞下一个"公認的普遍适用的定义"，但这并不等于說我們就無法認識和理解語言中的詞。这是正确的。

全篇分三部分对詞在語言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論述。第一部分論証了"詞是語言体系的樞紐，是語言的基本單位"，語言内部的各个成分之間的关系是相互依附和相互作用的。从音素（語言結構的基層）到句子（語言結構中最复杂和最严密的成分），这种結構关系是由簡單到复杂、由粗疏到严密的。詞不仅是語言的基本單位，而且还在語言結構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它是处于詞彙和語法之間的成分，这使得它能够成为語言結構的樞紐。

第二部分論述了"詞的基本屬性和詞的内容与形式問題"。詞依靠了它的物質要素（声音）和非物質要素（意义），才保証了語言有可能作为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作者在論証了詞和人們的意識、概念等的关系后，得出这样的結論："詞是現实的抽象和概括的物質工具。"詞在語言中的基本职能是"定名指实"。但是事物的名称、概念和事物的本質、屬性并沒有必然的联系。在这一节里，作者还对詞的意义和詞的声音之間的关系以及它們的發展作了論述。

第三部分是"关于詞在語法結構中的性能問題"。作者認为詞一旦接受了語法的支配，进入到句子中去，就得改头換面，扮演着句子結構中的某一角色，成为句子結構的一部分，而不同于它在詞彙中的本来面目。所以，詞彙中的詞絕不等于語法中的詞。作者强調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虽然本文有很多論据是复述别人的意見，但是經过作者的綜合分析以后，讀者就更容易理解到語言中詞的問題。不过，如能多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說明，那对讀者就会有更多的帮助。（徐　征）

小学教师要重視声調学習

龐安福

要打好推广普通話的基础，我認为中小学的語言教学应該把語音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在小学，兒童对語音很有敏感，教师本身如果不重視标准音的学習，再不注意教学标准音，那么兒童以后再学起話来就要費很多力气。

北京語音教学的理論和实踐，大家近来談得很多了，这里我仅以河北完县的語音和北京音的差别为例，来談一談我的一些看法。

我覺得完县人要学好北京音，首先应該从声調学起，因为声韵方面沒有多大問題。这同大部分北方話一样，只是声調上有差别。完县声調和北京声調对比起来，陰平和去声兩地都相同，不同的是陽平和上声，比如，完县人把"百貨公司"讀成"白貨公司"；"你看过«辽远的乡村»这部电影嗎？"完县人讀成"泥看过了圓的乡村这部电营嗎？"；可見完县人把北京的陽平念成上声，而上声念成了陽平。因此，完县人只要注意把自己以为是陽平的調改成上声，把上声改成陽平，就像北京音了。陰平和去声虽說兩地相同，但也有例外，如"衛"（北京去声），完县却讀成"葦"（北京上声）。陽平和上声方面也有个别的字不能适用兩者对应的規律的，如"結、栎、黑、話"等。

要是从調值上来分析，完县陰平是33，陽平是214，上声是35，去声是51。看起来完县陰平調还是和北京陰平調不完全一样的。

此外，我从所接触的河北省其他地区，如易县、貨县、涿县、雄县、新城、容城等十几处的語音上来考察，都是声調上同北京音有差别，調类虽都是四个，（但是灤县只有三个），可是調值多少都有不同。所以，小学教师在学習北京音和教学上应該特别重視声調，同时在調查河北方音时也要首先注意这些地方。



对語言学界的四点建議

郝万全

我还是一个青年学生，但是我早已立下志願，終生从事汉語研究和教育工作。可是我对祖国語言学界的目前情况并不滿意。例如有关汉語語法的一些基本問題（如詞类），至今还处在众說紛芸、莫衷一是的狀态中，还没有一部被大家公認的、具有規范性的語法書。这样，不但对語言教学工作不便，而且跟祖国其它各方面一日千里的發展速度不相适应。因此我要向有关語言研究的机構和語言学工作者提出下列四点建議：

第一，我認为語言学界有必要繼續展开对資产阶級唯心論及一切非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解放以来，尤其是自斯大林的《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一文發表之后，我們的語言学界在这方面确实得到不少成績。但是这不等于說唯心論及一切非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語言学界不起作用了。比如現在还有一些人企圖抛弃汉語的特点，用生搬硬套別种語言規則的方法来研究汉語，这难道不是唯心論的观点嗎？也有些人光从定义出發，無視于汉語的客观实际，这种研究与解决問題的办法，难道可以說与唯心論的观点無关嗎？可是語言学界对这些方法与观点的批判，并不像一般人所要求的那样重視。就拿目前在《中国語文》上所刊載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来看，不但批判的篇幅極少，而且批判得既不深刻又不大胆。只有到了單憑自己的論点实在不足以說明問題的时候，才把被大家所公認的别人的缺点拿来作为自己論点的陪襯，趁此人云亦云地批判上几句。真是到了問題的要害处，倒一笔表过，不痛不痒。正是由于語言学界采取了这种“互不侵犯”的态度，才使得語言学界直到現在对某些基本問題的看法还不能趋于一致。因此我向語言学者們建議，首先应当更好地运用馬克思主义这一唯一正确的理論武器，来解决汉語当中的实际問題。其次应当更好地在語言科学研究中貫徹党所号召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我們要善于养成服从眞理、向謬論作堅决斗爭的勇气。

第二，我向有关語言机構和語言学工作者建議，在集中力量解决語言科学当中的某些基本問題的同时，还必須为培养年青一代的語言学工作者而努力。解放前，語言学这一門科学很少有人过問。解放后，虽然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是这种輕視語言科学的偏見是否在我們学术界消除了呢？我看并不見得。我們語言学界仍旧显得“士气不振”。例如：經常在語言刊物上發言的人，眞是可以說“屈指可数”，反正老是那几个人在这些刊物上换班式地出現。但是，这难道就可以說年青的一代都对这一方面没有兴趣嗎？我看也并不見得。也更不能說年青的一代都没有才能，没有鑽研問題的精神，其它科学部門的新生力量不是增加得很快嗎？由此可見，問題并不在于年青的一代对語言科学没有兴趣或没有才能，而在于語言学界的領导方面和語言学工作者的老前輩没有多做些鼓励士气的工作。

第三，我認为語言学界有必要集中力量来解决目前在汉語教学过程中东搖西摆的現象。正如前面所說，由于目前还没有一部被大家公認的、具有規范性的語法書，因此老师們講授时忽而采取这一家的学說，忽而采取那一家的学說。甚至在解决同一个問題的时候也东引一句西引一句，不管所引的是否根本矛盾。知識不广、判断能力薄弱的同学們自然而然地只好“牆头一顆草，風来兩边倒”。这些現象的产生，我們师生都应当負到相当的責任，但是主要責任还应当由我們的整个語言学界来負。虽然在解放后，尤其是近二、三年来，語言科学研究机構和語言学工作者，在語法研究方面付出了相当多的劳力，但論起效果来，可以說样样都有成績，却样样都没有弄清楚。因此我向語言科学研究机構及一切語言学工作者建議，今后是否可以先集中尽可能集中的力量，对汉語某些基本問題进行更有組織、更有計划、更有效果的探討与爭論。这样做縱然不見得一下子就能得出大家一致公認的結論，但是对解决某些基本問題是会有利的。

第四，为了提高我們学習語言科学的兴趣，丰富我們的語言知識，从而逐步提高我們的認識水平与判断能力，并为研究工作与教育工作打好基础，我們就要求更多的、質量較好的参考書。目前有关語言方面的書籍实在太少，这当然一方面由于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很少，另一面也是由于語言学方面的書籍每一种的印数都太少，一些較为大家所喜爱的書籍剛一出版就买不到了。而前人所著的、頗有价值的書籍，像馬建忠的《馬氏文通》之类，又何尝不可重印一下呢？总之，我們是迫切需要更多的、質量較好的有关語言学的書籍，我們誠恳地希望有关方面及語言学工作者能为我們在这一点上多想些办法，多帮助我們一下。（于西北大学）

关于句子的分类

——对胡附、文煉《現代汉語語法探索》的商榷之三

孙毓苹

关于句子的分类，作者主張分为名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动詞謂語句和主謂謂語句四类。这种分类跟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語法講話》的分类大致相同，只是把体詞謂語句改称名詞謂語句，把有“是”字的句子从动詞謂語句中分出来放进名詞謂語句。《語法講話》說：“体詞是名詞、代詞、指示詞、数詞、量詞的总称。这些詞彼此互相結合，或者前头帶有修飾語，这样組成的体詞結構，都可以簡称为体詞。拿体詞做謂語的句子，叫做体詞謂語句。”作者在名詞謂語句之下說：“以名詞或名詞性仂語作謂語的主要部分的句子，叫做名詞謂語句”（110頁）。但是在名詞謂語句中却有“二加二是四”这样的例子。“四”是数詞，不是名詞。可見作者所用的名称是跟內容不尽相符的。作者認为把体詞謂語句改称名詞謂語句，可以省去“体詞”这个术語。这里可以引用作者自己的話：“語法規律的建立，一方面要求概括，一方面要求周密。如果仅仅为了方便，追求簡單化，結果很难正确地說明語言現象，不能帮助别人掌握規律”（見《語文学習》1955年12月号

32頁)。況且"体詞"这一术語，不仅已为国內許多語法書所采用，而且也見于苏联学者研究汉語語法的著作，如龙果夫的《現代汉語語法研究》，这个术語似乎有保留的必要。

《語法講話》在体詞謂語句里，从未提到过"表語"这个名称，而作者在名詞謂語句里却屡次說到"表語"，如"'是'后面的表語，可能是一个詞，也可能是一个名詞性仂語，也可能是一个主謂結構"，"还有少数的名詞謂語句，主語与表語之間一般不用'是'，表語总是名詞性仂語，不單独用一个名詞"(110－111頁)。呂叔湘、張志公等先生在講到描写句、判断句的时候，都曾用过"表語"，指的是"是"字后面的成分。作者既然采用了"表語"这个术語，又何以單独用于名詞謂語句，而不用于形容詞謂語句呢？

作者既主張主謂謂語句單独成为一类，而在名詞謂語句中却有这样的例句："我們最欢迎的消息是志願軍打胜仗"。固然"志願軍打胜仗"这个主謂結構是有名詞性的，但是如果因为它有名詞性而归入名詞謂語句，那末"我头疼"这个謂語有形容詞性的句子也得归入形容詞謂語句。要解决这个矛盾，出路似乎有兩条：(1)凡是謂語(包括前有系詞"是"的謂語)是主謂結構的句子，一律归入主謂謂語句，不管这个謂語是"什么詞性"；(2)主謂結構是"什么詞性"的，就归到"什么謂語句"里去——主謂謂語句一經散伙，結果还是从謂語对主語的作用着眼，恐怕又要回到作者所反对的"判断句、描写句、叙述句"这个分类去了。

关于汉字筆画檢字法的商榷

黃美陶

《中国語文》1956年8月号刊載了丁西林同志的《汉字的笔画結構及其写法与計算笔画的規則》一文，着重地討論了汉字笔画究应如何計算的問題，并說明它在檢字法里有着相当广泛的用途。我打算就这兩点提出商榷。

(一)筆畫数目与筆順問題

这篇文章里規定了笔画分写与連写的規則，这对便利計算笔画数目来說誠然是比較科学的办法。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更全面地考虑到笔順問題？人們計算笔画数目的时候，常常是一面象写字似地比划着而又一面数着笔画数目的，如果計算規則所定的笔画順序跟一般習慣的笔画順序脫节，在实际应用中便会無法达到所理想的效果。笔順習慣是長期养成的，如果为了要遵守某項計算規則而改变它，在我看来，这样的做法群众是难于接受的。我們不妨按照文章中連写規定的一些笔画順序举例談談：

甲、女字旁的"ㄥ"連写。按笔順習慣应該先写"ㄑ"，而后写"丿"，最后才写"一"，这样的写法不仅是受了"女"字写法的影响，就是在"順"的要求下，也覺得这样要好写一些。

乙、二边形和三边形的左下角一律連写。这样規定对有些字来說是合适的，例如"亡、山"等字都合乎笔順；但对有的字不仅笔順不合，甚至还会影响到笔画長度的掌握以及字形大小的不好安排，例如"匣、臣、亘"和"廿、世"等字如果左下方都联成一笔写来，要給字形笔画的适当安排是有困难的。

因此，我認为規定笔画連写不能光从減少笔画数目出發，照顧到笔順習慣还是十分必要的。

(二)筆畫数目在檢字法里的局限性

丁西林同志的文章的首段就提到研究笔画数目的用途是："为了在大小不同的收字范圍里都用它作檢字工具。"这就牽涉到笔画数目是否适用于檢字法的革新这一問題。

根据笔画数目檢字在某些場合比較方便，比如为数不多的姓氏笔画順序，特别是报章、杂志中的姓氏排列情況。如果使用卡片或在收字較多的場合就会显得十分麻煩，有时往往不能适应查字者的急切要求。例如上海的电話簿，由于同姓的人多，再加上笔画数目相同的姓字也較多，要查一个人名，往往要数到名字的第二个或第三个字才能找到。这說明利用笔画数檢字是有局限性的。

本来檢字法的改进工作，早在二、三十年前就超越了"数"的范疇(如四角法的使用)。这是在字典、詞書上，在圖書館里，在需要編排很多人名的場合，都有迫切需要易学、易記、易檢的方法的必然趋势。計算笔画数本来是易学的，但不一定"易檢"，也不一定能把某一个字排在固定位置上，因此"易学"的基本优点也就受到了限制。

我們也不能指望笔画的簡化可作为"計数"的有利条件。簡化字虽然可以少数几笔，但由此又要把它們归并到笔画数目相同的类別里去，不仅增加了排列的困难，笔画数相同的字多了，檢字时也必然会不方便。

現在一般采用先数笔画后按笔順的檢字法，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笔画順序紊乱，沒有統一的准則可循。光用笔順檢字跟單純"数笔画"同样不便，于是只好拖住"数笔画"的办法跟它一起，勉強相輔而行。

那么，抛弃笔画数目和笔順，是不是就沒有別的办法呢？我認为一个接近檢字法的最高水平——一学就会、一望而知，一檢即得的檢字法是可能出現的。当然，修整后的笔画規則为收字范圍小的使用場合聊备一格也未为不可，但重要的还在于政府重視研究与大力領导下，多拟制一些比較完善的檢字法来供給全国人民試用，以滿足广大人民在文字改革第一步中的需要。

本刊从去年6月号起，分期發表了李荣先生所写的有关方言調查的文章(普通話語音研究班講义一部分)。其中关于討論文白异讀問題的一篇，因为本期稿件拥挤，延至下期續刊。

又《語言学講話》之二，也因本期篇幅不够，須俟下期發表。

本刊編輯部

动态 《汉語的構詞法》討論紀要

1957年1月9日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学术委員会召开了扩大会議，討論陆志韋等的研究报告——《汉語的構詞法》。参加会議的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員王力、呂叔湘、罗常培、黎錦熙、魏建功、語言研究所学术委員会委員叶聖陶、叶籟士、陆志韋、郑奠、傅懋勣、陆宗达、吳曉鈴、馬学良和在京的語言学家林汉达、張志公、蕭家霖、赵卓、周定一、張寿康、楊伯峻、孙崇义、孙德宣、馬雍、蕭璋，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代表团团員鄂山蔭、宋采娃也出席了会議。

会議由呂叔湘主持。首先由陆志韋扼要地介紹了这个研究报告的目的、方法和基本內容。他說：报告是不成熟的，更談不上是完整的。在談到目的和方法的时候，他說：这个研究报告的目的是在理論上确定"詞"这个概念在汉語語法上的地位，更是希望能为拼音文字的正字法提供一些意見。方法是扩展法，但是有些地方对扩展法有所补充，例如怎样处理長串的名詞組，怎样認識后补格和动賓格的是詞不是詞。关于报告的基本內容方面，他首先提出了"虛字"。他說：了解虛字不單是語法分析的关鍵，也是研究構詞法时最先接触到的語言現象，对窄义形态成分的看法，他以为那些成分只是汉語構詞法的局部問題，因此把它放在最后一章討論，这可能是一种偏見。并且对难以断然决定的問題如"吃了飯了"的兩种"了"字的写法，"的"字的写法，要求大家在这方面多提意見。接着他着重談到了后补格和动賓格。他說：在后补格上最难处理的格式是"走出来"和"打得倒"之类。关于"打得倒"报告上暫作三个詞处理，"打倒"是一个詞。"走出来"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法。照报告的說法，"走出来"是一个詞，"走不出来"是三个詞。"走出一个人来"的"来"不是同一格式，"来"是語助性質的成分。这是本組的工作者参照了方言和語音輕重而得出暫时的决定。在談到动賓格时，他說：我們几个人沒有一个一致的意見，因为对"鞠躬"，"鞠一个躬"，"一个躬都沒有鞠过"那样的語言現象不能得到一致的認識。这兩章上希望大家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我們考虑重写。

会議中展开了热烈討論。一致認为这个报告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科学著作，把構詞現象分析得細致深入。肯定了扩展法是構詞法研究上有力的武器。

黎錦熙基本上同意这个报告，他說：报告在照顧拼音文字方面，处理詞典收詞的标准方面，归納的类型系統方面都是合适的。不同的意見是：(1)構詞中的字类往往轉类，例如："捐稅"的"捐"，"医藥"的"医"已經是名字，不是动字了。(2)現在的副詞多半是由形容詞轉来的，作为構詞的詞素，举出名字、动字、形字就够了，不必用副字。

王力指出，报告中的構詞条例有些过繁，作为科学报告是越詳細越好，作为拼音文字联写条例則越簡單越好。并且指出，要确定北京土話和普通話之間的关系；普通話的語音以北京音系为标准，并不是每一个具体的字音都得照北京口語，詞彙、語法更是如此。同时要考虑規范化的問題，有些格式如"小点兒心"，"学了三年徒"，"發財得很"北京話能說，从規范化看来应当抛弃。此外对报告本身的体系也提了不少意見。

張寿康覚得研究的基本精神——詞是从句子中分析出来的，不是先有了先天的詞然后才構成句子——值得商榷。并且建議把詞的本义和引申意义的問題單立一章討論。又認为構詞法的研究跟拼写法的研究不能等同起来。

林汉达認为文言成分、生僻字、不健康的成分报告中不应收。并且对个别的詞的确定上，提了一些具体的意見。

陆宗达提出三点意見：(1)要分別处理文言成分和口語成分；(2)并立格中的对立格很重要，应另立一章討論；(3)把复合詞这一名称改为合成詞。

魏建功在發言中提出詞义学和語法学的关系問題，詞义学对研究構詞法可以有所帮助。

張志公建議分析要精細，結論要簡單。扩展法与詞义有很大关系，他認为研究構詞法要更致細地联系造句法。

傅懋勣說，这个报告基本上是以北京現代口語为材料，参考其他方言較少，材料可能有局限性。排比詞类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什么結構常造成什么詞类，可以从其中找出一些規律来。他說这个报告对少数民族語言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

馬学良建議和汉藏語系的語言进行比較研究，認为这样可以更清楚地認識語言現象。

在会上發言的还有蕭璋、楊伯峻等，他們都提出了許多很好的意見。曹伯韓提了書面意見。苏联汉学家鄂山蔭虽然沒有發表意見，但在会上表示一星期以后和陆志韋仔細面談。

最后陆志韋对大家的批評表示衷心的感謝，并要求把补充意見随时寄給他。 **(管建智)**

新書預告

（估計定价）

書名	著者	譯者	定价
教育學和教育史　第二輯		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譯	0.42 元
先進教師經驗的研究和推廣	苏联　娟·阿·麦尔尼科夫等編	海　嵐譯	0.55 元
我怎樣指導中學高年級作文	苏联　維·維·李特維諾夫編	金初高譯	0.33 元
初中數學教學經驗		孙以芾譯	0.85 元
代數學（下册）	苏联　德·克·法捷耶夫著	奚今吾等譯	0.90 元
初中代數課堂教學計劃（第二分册）	苏联　特·恩·丹尼索娃等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譯	0.46 元
小學算術應用題的解答	苏联　恩·恩·尼基丁著	陈登頤譯	0.48 元
小學算術簡單應用題的教學法	苏联　尔·恩·斯卡特金著	管承仲譯	0.28 元
人體解剖生理學實驗指導	苏联　雅科夫列娃著	殷文治譯	0.55 元
動物學教學法	苏联　雷柯夫著	雷鳴哲譯	0.90 元
地理教學中的綜合技術教育問題	苏联　薩依洛夫編	董一若譯	0.55 元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每册定价人民幣 0.24 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本刊上期 1 月 22 日出版

中國語文

月刊

1957 年 2 月号

总第 56 期

1957 年 2 月 22 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海甸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45 号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代訂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三个月 0.72 元，半年 1.44 元，全年 2.88 元；寄費：1.平邮寄費不計，2.挂号邮費由訂戶負担。　1—38,830 册